

光啟雜錄

聖奧斯定傳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發行

Nº 62

聖奧斯定傳目錄

第一章	兩種遺傳性	一
第二章	天真的罪惡	六
第三章	魯西愛普賴烏斯(Lucius Apuleius)的禱文	一〇
第四章	私慾的攻襲	一五
第五章	最初的悔改	二一
第六章	摩尼的陷阱	三九
第七章	流血的靈魂	四〇
第八章	福斯多的無知	四七
第九章	席麥古斯的識拔	五五
第十章	盎博羅削的沉默	六二
第十一章	盎博羅削的訓誨	六九
第十二章	覺悟的起點	七八
第十三章	一個在期望中的新郎	八六
第十四章	第二次的感化	九九

第十五章	維多利奴的表樣	一〇九
第十六章	聖安當的師表	一一八
第十七章	小孩子的命令	一二五
第十八章	棄俗精修	一三五
第十九章	白里安宅的學府	一四〇
第二十章	「如麋鹿之希泉」	一四八
第二十一章	莫尼加之死	一五六
第二十二章	羅馬的學者	一六七
第二十三章	創立修會	一七六
第二十四章	晉陞主教	一九一
第二十五章	攻斥異端	二〇五
第二十六章	一封寫給天主的函牘	二二四
第二十七章	兩個領域	二四二
第二十八章	暮年的苦境	二六二
第二十九章	偉大人格	二七五

聖奧斯定傳叙

聖奧斯定，羅瑪帝國時代，非洲紐密第亞人（354-430），是一位最大的拉丁聖師。

他生平的嘉言懿行，西文記載甚詳：在古今各時代中，其傳記之刊行於世者，不知凡幾。

至於中國文字方面，除陳雅各司鐸（le P. Jac. Tchen）所著八大聖師傳略（一九二五年刊行，土山灣 n. 60）中，曾有聖奧斯定之傳略外，我們在其他聖傳中，也可找到聖人的傳略：

例如馮秉正司鐸 (Je P. de Maille) 所著聖年廣益 (土山灣 n. 38) 等類是也。

現在，我們又將這本比較詳盡而且新式之聖奧斯定傳介紹與讀者見面了。此書乃由意大利著名作家巴彼尼 (P. Pini) 氏，於數年前 (1929) 所刊行之著作，泛譯而成。全書文字，係用普通國語，并加以新式標點，期能使讀者一目了然。

我們希望，由此書之刊行，能够發生三項美滿的效果：

1°. 使讀者均能愛慕天主，而且感謝天主，因聖教會之能產生如許大聖人，此其一。

2°. 使讀者均能做效聖奧斯定之能克治其偏情私慾，并能善於體念天主之聖寵，此其二。

3°. 特別的，使現代的一般青年們，還沒有得着宗教真理的，或過於傾心於物質生活與人世快樂的，其能翻然覺悟，知道完全的真理，僅在聖教會中，而人生真正的幸福和快樂，亦僅在於履行教友的本分，於以得到精神生活的裏面，此其三。

一九三六年，八月廿八日，聖奧斯定瞻禮日，徐家匯光啟社謹識。

聖奧斯定傳

第一章 兩重遺傳性

奧勒利烏斯奧斯定 (Aurelius Augustinus) 是羅馬帝國時代非洲的紐密第亞 (Numidia) 人。他於紀元後三五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在紐密第亞一個叫塔加斯特 (Tagaste) 的小鎮上誕生。那時候正是羅馬總皇公斯當定二世御極後第二年，也是第三十一代教宗聖利倍利烏斯 (S. Liberius) 在位的時候。

奧斯定的父親巴特利西 (Patricius) 是異教人，但他的母親聖婦



莫尼加 (Monica)，却是個世代奉正教的信友。後來巴特利西經莫尼加幾次三番的勸導才保守，臨死才受洗。依照當時的風俗，奧斯定誕生後，並不就領洗，好像那洗潔的聖水，特留着要做他三十三歲上戰勝的賞報。

關於奧斯定父親巴特利西的事蹟，我們知道得很少。有人說他是一個法官，有一點產業，可是少得很，不夠供奧斯定上學讀書。後來多虧鎮上一個有名人物的資助，奧斯定才能入學。

巴特利西是一個心地良善的人，可是他的脾氣很壞，極容易發怒。他一生是一個縱慾的人，對他的妻子，常不忠實。他是在三十七年，上去世的；他死的時候，奧斯定才十七歲，莫尼加也不過四十歲。

奧斯定不愛他的父親，他也不喜歡巴特利西的性情，他很明白

後來他不得不努力奮鬥來克服的偏情私慾，都是從他父親得來的。奧斯定所以能成爲千古不朽的人物——聖人——無非是因着他能抑制他父親一切的遺傳性。

可是奧斯定對於他母親莫尼加的感情，却大不相同了。他也像大多數的偉大人物一樣，從他的母親得到最好的德性和智能。幾時他提起他的父親，常帶着些憤恨的口吻，總沒有孺慕之情，對於莫尼加他却寫了長篇文字，來尊崇伊。這些文字，在他的著作中，要算是最熱誠，最懇切的了。

莫尼加嫁得很早，照熱帶上的風俗，伊大約十四五歲上就出閣了。伊能得丈夫的歡心，姑媳間的感情，也還相得。不幸伊的婆婆，聽了下面人們的壞話，便漸漸厭惡她的媳婦了。可是莫尼加一味溫和柔順，

逆來順受，終於使伊的婆婆明白僕人們搬弄是非，親自叫兒子把那些下人們責打一頓。從此以後，姑媳間感情融洽，更無猜忌。

莫尼加是一個有智識的婦人。伊的丈夫發怒時，咆哮如雷，很是可怕。伊一言不發，悄悄地走開，等他火氣稍退了，伊才很溫和地給他解釋他的錯誤。伊的丈夫雖然很凶暴，但是因着伊明智堅忍的態度，不但伊一生從沒有挨過打，還能維持着家庭間的和平。伊忍耐的力量，固然是因伊小時候在家庭中和從教會裡，受過謙遜的教訓，可是伊秉性溫良，心思靈敏，也使伊增加了不少耐性。

伊贊同丈夫的主張，要使奧斯定求學上進。但那時候，伊當然沒有這樣的奢望，希望他成聖。伊只願意他將來能做一個文學教授，那是又高尚又能賺錢的職業。伊的目的，是要兒子飛黃騰達，名利雙收，

這是我們不能不表示同情的。再從別一方面講，奧斯定的父母，對於奧斯定這種期望，却使他獲得千古不朽的聲名。倘使奧斯定不受教育，在塔加斯特的街道中和牧場上，消磨他寶貴的青春，他決不會成就一個博學的聖賢，用他的學問來，光照愚蒙，傳揚信道。

莫尼加幽嫻貞靜，虔敬基利斯督，可是巴特利西却絕對相反。他是一個冷淡的外教人，不情願做基利斯督信徒，也許是完全不信，而且確然是個專重肉情的人。奧斯定大了以後，他的母親見他有些像父親，就很爲惶恐，會私下誥誡他，爲愛天主的緣故，切勿敬拜邪神偶像；再則無論如何，不可犯姦淫罪。奧斯定至少守着這母親的第二誠命。

這時奧斯定已到了成人時代，從這裡起，我們該記着他是有兩

重遺傳性的就是他父親無拘束的肉慾，和他母親溫和的神秘性。這兩重的遺傳性，正所以解釋他行爲上所有的矛盾，許多性情上的抵牾，和他一身，似乎是兩個人的劇烈奮鬥。他有精微和靈敏的感覺，斟酌理的判斷力，深思而近情的睿智，沸騰而洋溢的熱情，可是他也有趨向於形上事理的能力。他有反基利斯督的心情，這是他父親的心情，他不知不覺受這種自相矛盾的稟性的影響，所以他迷惑在摩尼教兩元論的異端中，有九年之久，也就不足怪咧。

第二章

天真的罪惡

在他的自傳裏，奧斯定告訴我們他最初的微笑，最初的哭泣，他對於世界外觀最初的感覺；在什麼時候他第一次識辨人我的分別；

幾時他的保護人逆了他的意志，他怎樣啼哭，對自己報復。他觀察別的兒童，更設身處地來推想到他自己，便在常人所稱爲「天真時代」的情況下，看出了原罪的形跡。

兒童時代，在奧斯定看來，是免不來罪惡的，也不像是人生一個快樂時期。在他天主的領域一書中，他說：『一個人假使叫他再去度那兒童時代，誰能不恐懼呢？還是情願死咧！』這兒童時代，許多人以爲是最有福樂，好像是地堂中殘餘的一角的，奧斯定却以爲無異地獄。他在六歲上，這地獄的變相，是一個學校——塔加斯特的一個小學校……那手執戒尺的教師便是魔鬼的魁首！

奧斯定懂不得他爲什麼必須讀書，服從他的長輩。這個孩子，不久要成就一個聰明的學子，後來要成就一個博學的教師，最後還要

成一個誨人不倦，受人尊敬的聖哲，起先却厭惡書本和學校。他所引爲奇恥大辱，使他覺着十分煩惱的，便是教師的朴責，不是因爲身體上受了痛苦，却是因爲這種朴責，使他感覺着太不公平。他於是開始祈禱了，他很誠懇地祈禱，求天主賜他免受這種責罰。他於是明白他在全世界上，只有一個後援，一個希望——就是一個天主。

兒童時代的種種遊戲，使他覺着比讀書有趣得多。他老來還抱怨他的大同學們時常禁止他加入各種遊戲。但是他天性是自負的，便是在遊戲中，無論如何，常常要爭得勝利。幾時他看見自己要輸了，就不惜用欺詐的手段來取勝。

遊戲以外，他也酷嗜戲劇。常喜歡到戲院裏觀劇。這還不夠，他更愛和他的同伴們，實行扮演。這一種的嗜好，不久就引他犯了兩種罪

惡——說謊和竊盜。他說謊來逃避他的師長和父母的監視；他從家裏偷竊來的東西，是爲買得他同伴們孩子氣的歡心，好得到他們的幫助。

那時候，他還沒有失去對耶穌的信仰。有一次他害了很危險的病，就急急要求領洗。他的母親正想依允他的要求時，他的病忽然好了。這洗禮便因此延擱下來，大概這是因爲他的母親知道他傾向罪惡，所以不願給他付洗，使他的罪惡加重。

以後，他仍是繼續犯罪，到了將近成人的時候，他是一個反抗的學生，一個熱心的喜劇家，一個騙子，一個說謊者，和一個竊賊——總之，是個一無足取的人，但是更壞的事情，快要發作咧。

第二章

魯西愛普賴烏斯 (Lucius Apuleius) 的禱文

奧斯定年歲漸漸長大，對於讀書的厭惡心，也就漸漸減少了。他漸漸變得很喜愛讀書，對於韋吉爾 (Virgil) 的著作，尤其是有深切的愛好。他曾自認假使有人不讓他讀這種書籍，他一定要哭出來。

那時候，他覺得自己獲有那修詞學上必要的優長，好在文藝界爭光鬥勝；這便是好記性和敏捷的辭令。他在學校中，漸漸走上了成功的路。他好幾次在同學前講述背誦，很受同學們的讚美。他喜歡誇耀他的文才，竟弄得有了些書獃氣，幾時脫口說了一句粗俗話，就覺得比犯了一個罪還難受，假使同學中沒人犯着和他同樣的毛病，他就要憤激成怒。總之，在這時候，奧斯定是一個很有希望的青年。他的

父親對他狠有許多快慰的幻想，想他不久便可以成功一個名師，好到羅馬去賺斗量的金錢，一朝僥倖，也許置身朝廷，榮膺要職。這樣一個聰明伶俐的青年，在塔加斯特的尋常小學校中，已沒有甚麼可學的了。因此巴特利西籌集了必需的款項，決計送他的兒子到馬多拉 (Madaura) 去，好在那裏學得好口才，和希臘的古文學。

那時候，奧斯定大約正有十四五歲，他聽得了他的父親預備送他到馬多拉去的消息，當然是非常快樂。因為他願意逃避他母親的監視，況且馬多拉和塔加斯特比起來，似乎一定是個大城市，住在那裏，當然很快樂。

馬多拉離開塔加斯特不過幾英里；他所以在教育界著名的緣故，是因為他是金驢 (Golden Ass) 的作者，哲學家魯西愛普賴烏斯生

長的故鄉。愛氏是第二世紀的一個文學家和哲學家，著作很多。他研究過各派的哲學。涉獵過各種神秘道理，遊歷過世界上許多名勝地方。環繞了幾乎有半個地球。他在羅馬很受當世學者的推崇。後來他死在加笏日，享盡了人世間的榮譽。

奧斯定對着這樣一個大人物，就是他的父親和他的師長們，常常指示着做他的模範的人，當然不能不去攻讀，和欣賞着他的著作，尤其是因為他自己也正走着和這人同樣的道路，還住在愛普賴烏斯的本鄉，對於這著作家的印象，自然要更加活潑了。事實上，奧斯定在他天主的領域一書中，屢次提起愛普賴烏斯，引用他的言語。在他四三年間寫給馬賽利奴斯 (Marcellinus) 的書信中，論及幻術的重要，記起了金驢便援引作者對於魔鬼的註解，來做個例子。

我確實相信愛普賴烏斯的著述，最先影響到奧斯定的明悟。這也許是浮泛的，但是已夠左右他的思想了，不但使他喜歡研究哲學，引導他接受一種新感想，而且也引導他對於神聖的神秘，得到更深的觀念。愛普賴烏斯的確不是一個尋常人物。他不但是個詞章家，更不像他同時代的人物，不是個固執的唯理派，或是專好譏評的老學究。在他的魔術論中，他不但爲幻術辯護，也爲哲學辯護。他的言辭非常誠懇；他對於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利士刀德思想的認識，不是浮泛的。他金驢一書的結束，是一篇誠懇的禱文，稍加改正，便可作爲信友們的禱辭。他是個詭辯家，却也是個神秘家。一位拉丁文學史家，稱他有誠摯的衷情，有哲學和宗教信仰的氣味，要尋求那無窮的神秘，可以引人趨向天主教義的。他果然沒有走進聖教會，却已站在門

限上了。

奧斯定和愛普賴烏斯有自然的同性。這是因為他們的性情極相類似，都愛好華麗的詞藻，精微的思想。他們兩人都天賦着先知先覺的才能，一般具有信仰心。總之，他們兩人，都是一種不可思議的人物。

愛普賴烏斯喜歡攻習幻術。奧斯定後來也曾研究過星象學，就是憑着星象來占驗休咎的學術。直到好多年後，他在密良時，才完全拋棄了。

作者以爲奧斯定起先崇拜文學，幾乎成了文學的奴隸。愛普賴烏斯却是個最先解放他的人。奧斯定讀他的著作，吸着他神秘的氣息，便喚醒了他宗教的餘情，使他能更深切地感覺着天主教義的神

秘。

也許在馬多拉，一天溫和的晚上，這位未來的聖哲讀着那金驢上的一篇禱文，使他記起從前他母親屢次說過的話，「人類神聖的和永久的，安身之處，賜予人類恩寵的，「普施之主，」爾常以慈母的愛情，拯救困苦之世人，爾以爾之蔭庇賜人。靡晝靡夜，靡時靡刻不若是……」

但是這馬多拉的柏拉圖派哲學家的勢力，到了下一年，竟被肉慾的風浪破壞了。奧斯定受這種風浪掃蕩着，便捲入了漩渦。

第四章

私慾的攻襲

巴特利西是一個小地主，進益很微，不久就覺着不能繼續供給

他兒子在馬多拉的費用。奧斯定於是不得不回家，在塔加斯特虛度了一整年的光陰。他在十六歲的一年上，和一般濳佚的友朋爲伍，一任他自己偏情私慾的支配。

他的父親却並不灰心，更竭力籌款，預備送奧斯定到加笈日一個更著名的學校裏繼續求學。同時，奧斯定因爲在塔加斯特沒有事做，又沒了學校裏校規的拘束，便非常放縱，而且很迅速地屈服於性慾的攻襲之下。

他正在危險時代。在熱帶上他的身體發育得很早。又加着他父親的遺傳性，自己富「于情感的本性，惡的表樣」而且閒散着，外來的惡表又天天的來誘惑。這種環境，使他性慾衝動，不可遏止。好好一個青年，便成爲性慾的奴隸了。從十六歲到三十二歲中，奧斯定簡直

是一個縱慾的人。

他自己也曾這樣說過。但因此而屢次表示深切的悔恨。凡曾讀過他的懺悔錄 (Confessions) 的人，必然察見在這時期中奧斯定肉情的感覺，是非常強烈的。可是傳他行事的作家，往往畧過奧斯定這時期內性慾的衝動。對於他這一種不堪的罪惡，加以掩飾。其實，這個大可不必，因為奧斯定自己敘述得明明白白，毫不隱諱。足見人類本性是軟弱的；犯了罪，只要能悔改，勇於改過，這便是聖人們的本色。

奧斯定心中，住着一個天神，也住着一個魔鬼，這幾年中，是由魔鬼指揮着的時期。他一生最後的四十四年中，乃是聽從天神引導的時代。他青年時代的罪惡，絲毫不減損他將來聖德的光輝。因為他此刻墮落得越深，越見得後來天主聖寵作用的神奇。

回憶到這一生中放浪的時期，奧斯定會抱怨他的父母，當時沒有強迫他娶妻，好遏制他性慾的衝動。他的母親莫尼加，雖然也會懇切囑咐過她的兒子，不要和婦女們發生關係，却也反對他結婚，怕成婚後，要妨礙他的學業，使他們對於他的期望，不能實現。奧斯定對他母親的勸告，只當做老婆婆們的廢話，毫不理會。所以依舊自暴自棄地放縱着，起先在塔加斯特是這樣，後來到了加笪日也是這樣。從他十六歲上，從馬多拉回來以後，到十九歲上的三年中，更是放肆的，不得。他雖然也繼續讀着書，但是他在精神上常常受肉情的牽累，爲肉情所驅使。

他喜歡戲劇，所以常常到戲院裏去觀劇。有時候也許是因爲要躲避惡魔的糾纏，或許是不過要使他的母親喜歡，奧斯定也到聖堂

裏去，但是便是在聖堂中，那邪淫的魔鬼，也來誘惑他，他於是對天主呼籲道：『當光榮爾的典禮正在舉行的時候，而且就在你的聖殿內，我還敢願意那害人的邪慾，想設法稱我的心意嗎？』這樣看來，也許就是在聖堂中，奧斯定初次遇見，而且思慕，那後來做他情人的女子。這個女子，當然也是一個基利斯督信徒。

奧斯定這種放縱的生活，一半也是因為他愛好虛榮的緣故。他說：『我真糊塗極了。我常常聽得人們誇耀他們不名譽的行爲，便想學他們的樣，好像假使我不和他們一般，投到黑暗裏，做着可恥的邪淫的事，就要見不起人面一般。所以我犯這種罪惡，不但是出於淫佚的本性，也是爲了受我的虛榮心所左右。』

他希望早婚，並不是假的。這足以證明他並不願意永久度着不

良生活。他誠懇地渴望着一個永久的結合，使他能終身忠實于一個婦人；即使他不能認這婦人做他的妻子，也可以終身和她厮守着。所以他在三百七十一年上，十七歲的時候，就和一個加笱日女子結合同居。這女子的名字，從來沒有人知道過；奧斯定和她共同生活了十多年，沒有間斷，直到三百八十五年上，莫尼加強迫他拋棄時，才和她分離。

奧斯定和這女子結合後第二 year 上，——三七二年——這不知姓名的女子，就生了一個兒子，取名愛達多 (Aedeodatus) 解釋「天主的賜物。」他和他的父親，是在三八七 year 上從聖盎博羅削 (St. Ambrose) 手裏受洗的。這樣，奧斯定十八歲上，就做了父親。也許是因爲愛他的兒子，和生育這兒子的母親的緣故，他放蕩的行爲，便從此檢束得多。

他們的結合，雖然不是正式的婚姻，可是奧斯定却因此有了家庭觀念，享受着家庭的快樂。

第五章

最初的悔改

在三七一年上，奧斯定自己快要做父親的時候，他的父親死了。可憐的巴特利西，竟不能看見他所期望的孫兒，和他兒子的飛黃騰達，就撒手長逝了。奧斯定對他父親的死，只在他的辯道集（*Contra Academicos*）中，約畧提及，在懺悔錄中，不過連帶提及罷了。可是他對於他母親和他「不提名姓的女友」的逝世情形，却用動人的，流利的文辭，詳爲敘述。所以我們可以歸結到說他對於父親的死，並不十分哀痛，其中的緣故，我們也知道。或者在他的心目中，父親死了，他倒可

以自由行動了。

他父親去世的時候，奧斯定已在加笏日了。他的友人羅曼尼奴斯 (Romanianus) 把資斧供給他，使他能到他所願意到的地方去。這宗資助，諒必是很充裕的。因為奧斯定不但能維持自己的生活，和繳納學費，而且一年以後，他還能養着一個女伴侶和一個小孩。

加笏日是斐洲的首都，除了羅馬外，要算他最繁盛最富庶了。那裏繁華熱鬧，商賈雲集，車馬絡繹，戲院林立，各種宴會無虛夕；也是個學校薈萃之區。羅馬人妒忌他，曾經想毀滅他。我們可以想像這塔加斯特的鄉下孩子，忽然變了一個城裏人，是怎樣情景？想像他睜眼在熱鬧的街道上，在人叢中擠着走去，飽看了許多壯麗的建築物，和牆壁上的古畫，覺得耳目一新。

奧斯定到了加笪日就報名入了一個共和黨人創辦的學校肄業；不久，就和他的新同學們漸漸混熟了。這地方上的風氣很壞，青年學生們很自由，因此大都放縱不羈。其中有一班膽大妄爲，不負責任的份子，竟組織了幾個不法的集會，專好惡作劇，至於無所不爲。他們專喜歡和新來的學生們作對。任意欺侮他們，難爲他們，當作一種快樂。奧斯定起先也受過他們欺侮，後來和他們混熟了，就做了他們的朋友。但是奧斯定雖然和他們混在一起，却從不會參加他們那種殘酷，可惡的勾當，不過作「壁上觀」罷了。

至於學業上，奧斯定當然是很用功，因爲他於詭辯和修辭一道，漸漸超越儕輩，成了全班之冠了。就在這時候，因着他勤學的結果，他的本性，便漸漸搖動，入於第一步的遷改。

在許多研究修辭學的學生所當讀的書籍中，薛舍羅（Cicero）的著作，當然是其中之一。[?]薛氏著作中有凹凸集（*Hortensius*）一書，是一部辯護哲學的會話，不幸如今已失傳了。奧斯定讀了這本書，便立刻覺着一種精神上的變化，他所有的傾向和意志，都變更了。

薛氏既不是一個偉人，也不是一個創造的哲學家。他不過擷取希臘哲學的精華，用他精微的智力，加以琢磨罷了。但是他是一個一切思想和智慧的愛好者，還有一種能以活潑的色彩，繪出他個人評論的天才。他在各種學派中，最同情于柏拉圖派。他雖然不很贊成詭辯派，却也駁斥伊必鳩魯（*Epicurus*）的學說。總之，他是一個和平的懷疑派。

此後，奧斯定完全遵循着薛舍羅思想的途徑，以爲精通文字，是

一個明慧的人所能追求的最微妙的終向。愛普賴烏斯已經指示給他，有比這個更好的東西，但是還不能變更他的趨向。現在薛舍羅把不偏不倚的希臘學派的理想介紹給他，這種理想使人神趨於近似。他引導奧斯定和造物主更爲接近。這外教人和諧誠摯的勸誡，重新使奧斯定傾向於他兒童時代的天主教義。

所以奧斯定寫着說：『吁，吾主，這本書變更我的思想，使我祈求爾，把我所有意志和願望，完全變更了。我忽然察覺了我所有空虛的希望，的卑鄙，我的心被激動到不能相信的熱忱，渴望獲得永久不變的明智，而且我也曾求，所以高舉我的心神，回歸於爾。』他繼續說他讀着這本書的時候，覺着這書中所說的話，比那文章的格調，更爲親切有味。

奧斯定的腦筋中，確已發生變化了。他但想高舉他的心神，不再琢磨他的舌劍唇槍了，專求神道的真理，不再尋章摘句，咬文嚼字了。他重新在祈禱中和天主說話，也不再縱情聲色，自暴自棄了，假使這些好志願，能一一實行，那麼，奧斯定十九歲上，便可以改過遷善。可是他過惡的歷程還沒有完畢；他在因着尋求天主而回復他的本來面目以前，還該認識罪惡，直追到罪惡的根苗。假使奧斯定就在這時候歸化了，他可以做成一個有才學的基利斯督信徒，可是決不會做出許多豐功偉業，或是做成一個聖人。凡是上升都是下墮的回躍，一升一墮，恰成正比例。

這時候，奧斯定對於薛舍羅的哲學，正研究得津津有味。在那一本會話裡，他讀着薛氏對於自由放縱，和行動沒有規則的人生，是深

惡痛絕的。薛氏又詳論只依着自己意志生活的人生，是極不好的；肉慾的快樂足以變換個人形體上的外觀，毀壞身體，而且使人冒着危險和恥辱。奧斯定從這本對話中，得到一種凡是明智的人，所有的福樂的印象。從此，他腦海中，常深印着一種事實的觀念：就是認識真理的意義，便是認識天主，而且人生的福樂，只在這種知識中包含着。奧斯定願意得到福樂，而且專心一志的尋求着這完滿的真樂。可是要獲得這福樂，必須尋求天主，必須獲得這天主。他的懺悔錄中，開首有句名言至論說：『：：且我們的心，必待奔赴爾前，息止於爾身之後，才得安定。』他這句話，便是從薛舍羅的凹凸集中得來的。

但是他該到那裡去尋求天主呢？就是說尋求這保證福樂的知識呢？奧斯定曾經聽見基利斯督信徒們說，全能天主曾對世人說過

話，他的默啟，是在某幾部聖書中包含着。因此他便去買得了一部聖經開始誦讀。

但是太遲了！他研究了多年的修辭學，專愛那典麗喬皇的詞藻，所以只覺着聖經的文辭，平淡凡庸，不能賞識他的古茂樸實。在他看來這聖經似乎又幼稚，又枯澀，他體會不到道書中神秘的美妙。他會說聖經文字，是從一扇矮門裡進來的，一個人要跨過這門檻，必須是個小孩子，或則彎着腰進去。那時候他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了，可是也還不是一個真正的大人。而且他的傲氣——一種最奇特的傲氣，屬於語言上的傲氣——阻止他彎着腰來跨進這門口。因此他還得繼續盲着十三年之久。他第一次的歸化，恰如曇花一現，一生下就死去了。

第六章

摩尼的陷阱

雖然如此，這一年上，奧斯定確曾經歷了一種歸化，不過這是錯誤的歸化。他加入了摩尼教派。(Sect of Mani)

那時候，在加笪日有幾個蹤跡詭異，能言善辨的人，自稱習知真理，且能把真理傳授他人。——並不是必須盲然接受的，默啟的真理，却是一種明顯的，可以思議的真理，一切的神秘，都在這真理的光明中溶化無餘。這班人也和基利斯督信徒們一樣，宣講一種從東方得來的信道，尊奉一個被害身死的人，做他們的祖師。

這一派的教主摩尼生於二一五年，誕生的地方是巴比倫一個叫馬爾定 (Mardin) 的小村子。他的父親富搭克巴柏克 (Futak Bab-

ak) 因爲得了天神的指示，命他禁食肉，戒酒色，便加入了摩搭西拉 (Moghtashah) 會。摩尼就在這種社中會教養成人的。他在十三歲上，天神又來顯現，把神聖的真道，啟示給他。兩年以後，在賽保爾 (Sapor I) 一世初登帝位的時候，他就開始宣傳這種新信仰。那時候，看來賽保爾的兄弟曾幫助他。賽保爾自己起先也相信他，但是不久又回復了他最初的信仰，便把摩尼驅逐出境。他於是週遊亞洲全境，在印度、土耳其、西藏、中國等處，宣傳他的教義。所以在十三世紀以前，摩尼教盛行於亞洲各國。

賽保爾 (二七二年) 和繼承王位的何墨氏 (Iornuzd) (二七三年) 死後，摩尼的門徒，便叫他回到波斯。那時候，新君巴拉姆 (Bahram I) 一世在位，他們以爲從此可以過安樂日子了，却萬料不到二

年後，這位假先知，就在二七五年，三月間被捕，解到京城裡，活剝了皮，然後斬首，還把皮填實了草，掛在縊人架上，號令示眾。

可是摩尼雖然死了，他的教派，却並不跟着他消滅。他留下了許多著作，和門徒。摩尼教便漸漸傳佈到各處，不但傳到了亞洲，便是歐洲全境，也中了他的餘毒。不滿一百年後，更流行於阿非利加洲。因此奧斯定被其蠱惑，陷入迷途，執迷不悟地堅信着九年之久。

有人要問，奧斯定渴求真道，怎會相信了這波斯的異端教呢？他在這摩尼教的道理裡，究竟見到了什麼呢？我們要解釋這個問題，就不得不先將摩尼教的教義約畧研究一下。摩尼教是一種鬼神，左道，幻想，和哲學，混合的產物。簡單地說，就是把波斯祆教的大神余羅阿斯德（Zoroaster）和基利斯督混雜在一起的一種信仰——誇大的余羅

阿斯德和誤解的基利斯督。把天主第三位聖神，降在富搭克巴柏克的兒子身上。他翦裁了各派異端的邪說，把他調和了，來補充自己的教義，所以更容易使人迷惑。

摩尼教主要的觀念，只不過是古代阿弗斯特 (Avesta) 和格諾西斯 (Gnosis) 的原則，就是永久抵觸的「二元」——『光明之父』和魔魁，善神和惡神，光明和黑暗。摩尼的「二元論」比祆教或是格諾西斯派的主張，更為激烈。因為他的主張，不承認「光明之神」對於「黑暗之神」的真實的克勝，或是「正直之神」對於「惡神」最後的勝利。一切的東西，不論是有生命的，或是無生命的，都有這兩種性質，就是互相混雜的光明性，和黑暗性。便是在人身上，也有兩個神靈；一個光明，一個黑暗。所以摩尼教僧侶所守禁慾的戒律，目的在

使那光明的神靈，不受黑暗的神靈的羈勒，庶幾死了以後，得以進入光明的樂園。

據摩尼說來，那在外觀上只是個人的耶穌，降來人世，是爲把這兩界中根本的，而又不能調和的差別，教訓世人，但是人們——便是信奉基利斯督的人們——却不會明白他的本意。於是這宣慰者，這聖神，（就是說摩尼自己，）降來人世，把怎樣援救光明出於黑暗的方法，明示給世人。他的教訓中，有尋常禁慾主義的箴誠，再加上些印度佛教的戒律。凡人必須嚴戒食肉飲酒，戒砍伐樹木，戒殺生，戒用手操作，戒婚姻，戒和婦女們交接。

摩尼教人仿效着天主教的規模，建造教堂。便是他們設立神職班的品級，也是一樣。他們擁戴着國君做教主。教主手下有十二個宗

徒。再下是七十二個門弟子，或主教，稱爲『明智之子』。主教們可以祝聖司祭，和五六品。以下便是僧侶，等於天主教的修士。信徒稱爲「聽者」。奧斯定入了摩尼教，只做了「聽者」。後來攻擊他的仇人誣他做過司祭，實是不確。

摩尼教中，付洗時不用油，舉行彌撒不用酒。每逢星期日，信眾齊集堂中，誦經，唱聖咏。三月中舉行大典禮，叫倍麥（Bema）爲紀念摩尼的殉難。這是仿效着天主教的復活節的。教徒抄寫教祖的遺書，算是一種大功德。他們手抄本中書法的精美，是著名的。抄本裝訂也非常講究。他的著作很多，神秘（Alysteries）一書中，詳叙猶太古教和耶穌新教的關係，及靈魂和肉身的關係原理（Principes）一書中專論兩種神靈的兩性。生活的福音（Living Gospel）是帶着馬西盎（Marcion）氣

昧的基利斯督傳寶藏 (Treasure) 一書是講人類兼有兩種性質，和怎樣援救光明性的方法。沙布蘭根 (Shapurakan) 是講信從真道的人最後的歸結。箴言 (Precepts) 是救世的旅行記。創教人的函牘 (Epistles of the Founder) 規定着僧侶生活的規律。這些書都譯成了拉丁文。奧斯定讀過的却不少。在三九六年上，他曾專著一書，駁斥那創教人的函牘。

奧斯定怎會入了摩尼教呢？我們讀了他自己的記述，便可以明白了。他在信仰之益 (Utilitate Credendi) 一書中，寫着道：『我們誤入歧途，並沒有別的原因，只不過因為那班人到處宣稱，說他們不怕權力壓迫，只願用純粹簡單的理解，引導凡是願意聽道的人們，接近天主，援救他們出於罪惡罷了。』這樣看來，奧斯定所以受他們煽惑的，第

一原因，便是由於驕傲。他年紀正輕，便是靈魂上的事情，也不願意承認聖教會，和由天主默啟而來的神權，所以他皈依了摩尼教，以救自己的靈魂。

那時候，奧斯定是個唯理派，也是個唯物派，所以他不能有純神的觀念，因此也不能相信基利斯督的天主性。摩尼教的教義，是明明白白屬於物質的。據摩尼教人說來，不但黑暗是物質，光明也是物質。當然這是精微的物質，和尋常的物質不同，但總是物質。天主自己，包含着這種光明，和他所造的日月星辰一般。因此，在奧斯定的意想中，天主是個薄的發光的物質。萬物既然分有着光明，他自己當然也是神的一份子。這樣摩尼教的教義，同時滿足了的唯物觀念，和他的傲性。

在他的懺悔錄中，奧斯定還詳述着另一緣由，在那時他看來似乎是很重要的。就是他在古聖經中，覺着有許多地方是非禮的，喪失廉恥的事實上，摩尼教人信奉新經和聖保祿宗徒的書信，（當然是這樣支配着，來適合他們的教義）但是他們廢棄古經，宣稱古經是由天主的仇敵所啓示的。但奧斯定雖然這樣說，却還有一個原因，他沒有提及，這原因大概是一切原因中，最有力的原因。他沒有提及，恰是因爲他自己全不覺得，又不能用定理來解釋的緣故。他心中常起劇烈的紛擾，很受痛苦，以致在摩尼教義中，找見了幾乎肯定他個人兩重性的理論。摩尼教的二元論差不多恰稱奧斯定心中的兩重性。他的心中，善和惡，光明和黑暗的交戰，是一種日常的經驗，他也覺得自己懷有兩個神靈：一個要引導他接近神智和天主，一個使他陷溺

於邪慾，犯着虛榮驕傲的罪。因此摩尼教是很適合於他真正的本性的。摩尼教的基本道理，對於他有解除罪惡的意義。

多年後，奧斯定入了光明之境，就是基督的真光，便說摩尼教人是驕傲，狂妄，邪僻，強辯的；他們的道理，是魔鬼設着的陷阱。但是這時候他深入陷阱，極端迷惑着。他對於這新信仰非常熱心，竟成了他們的宗徒，還用他的口才來感化了幾個朋友，便是羅曼尼奴斯，奧諾拉多斯 (Honoratus) 和安立比 (Alypius) 等。

他在塔加斯特替摩尼教傳教。他曾於三七四年回鄉教授文法，便對他的親友們宣傳他的新信仰。看來他竟然也想勸化他的母親。但是這可憐的莫尼加見他的兒子背了教，就惶恐得了不得。她氣憤極了，竟把他趕出門外。於是奧斯定不得不到羅曼尼奴斯家中暫住。

幾時。

莫尼加爲了兒子的錯誤，日夜悲傷哭泣。她當她的兒子，差不多是已死了。一天夜裏，她做了一個夢，夢見她自己，在一根木尺上挺身立着。一個面容快樂的青年，向她走來，問他爲甚麼這樣悲傷。莫尼加便把一切事情告訴他。這青年聽了，就安慰她道：「看啊！你現在在那裏。他也在那裏啊！」莫尼加回過頭來，就看見奧斯定也在這根木尺上，在她身邊站着。後來莫尼加把這夢告訴她的兒子。但是他是一個詭辯家，聽了便替他自己解釋道：「母親，你有一天要到我現在站着的地方來和我在一起。」莫尼加大聲喊道：「不！不！那人並沒有說我要到你站着的地方去，却是你該到我現在站着的地方來！」

第七章 流血的靈魂

奧斯定在十三歲上，離開塔加斯特去攻讀文學，他在二十歲上，從加笈日勝利回來，便在本鄉教授修辭學。他離家的時候，是一個聰穎的，但是胆怯無聞的青年，回來的時候，却已長大成人，差不多已有了些聲名，隨時可以參加宗教上的辯論，在戲台上和衙門裏，儘能和人爭競。他出門的時候還是貞潔的，回來却帶了一個女子，和一個兩歲的小孩。這個女子除了在名義上不能算是他的妻子外，實際上，那一樣不是他的妻子呢？他以前是個基利斯督信徒，至少他的傾向是這樣。此刻却變成了一個熱心的摩尼教徒，專想勸化他人了。

他的父親是死了；他的母親不許他住在她的家裏；一切事情都

變換了。但是羅曼尼奴斯——這小鎮上最有名望的人物——却把他留在家裏，和親兄弟一般款待他。他還有許多弟子，其中有一個叫愛立比的，後來和他常常在一起。

依外表的情狀看來，奧斯定是很快樂的。他享着家庭的幸福，有良友的慰藉，弟子們的欽敬；勸教又順利，可算是一「志得意滿」了。事實上，奧斯定那時候的確覺着快樂。他熱切地求得聽眾的讚賞。他相信他得了真道，用摩尼教富麗堂皇的典故來發揮這教義。因此他享着盛名，雖然只是小鎮上的盛名，但是聽眾的掌聲，在這志高氣昂，二十歲青年的耳朵裏聽來，總是萬分悅耳的。

有時候他下了講台又跑到戲台上去串戲。無論喜劇悲劇，他總能炫耀他的好嗓音，和演劇的才能。有時他編些劇本，或是劇本中的

詩歌。可惜這些著作都散失了。我們不能知道他二十歲上的詩是怎樣。但是我們只要讀他的懺悔錄就確實知道他是個詩人。有時候還是個大詩翁。

他這樣忙碌，還要教着許多學生，事情真多極了。可是他還以為不夠，更去研究星象學。學習推測命運的方法，不管書上說的學理是否謬誤，不顧朋友們的勸告，一心推究星宿，來占斷未出世孩子們的命運。他這種研究，已流於幻術了，但是還不至陷於邪術。一次，有一個通魔的男巫，來勸他做一種巫術性質的祭獻，許他在將到的比賽中得到勝利。奧斯定聽了，很為忿怒，立刻拒絕他，說，即使能贏得實心的金冠，也決不許有一個蒼蠅為他犧牲。

奧斯定回到塔加斯特以後，在這兩年中，沒有甚麼進步。非但不

進步，反更退步了。他想信了摩尼教以外，還加上了星象學的左道。他肉情的願慾，雖然因私娶而抑止了，但是求名的心，却一天比一天增長着。這兩年是乾枯，沈悶的時期，外表旺盛，實際衰萎。但是奧斯定正在洋洋自得的時候，忽又起了風波，使他的快樂，頓時變成憂苦；死亡，涕泣，流離，奔竄，做了這兩年的結末。

在他的故鄉中，奧斯定遇見了一個小時候的朋友，他們兩人情意相投，不久便成莫逆。奧斯定待他的情誼，竟還在羅曼尼奴斯之上。他們兩人的思想，學術，志趣，好惡，彼此相同，一天不見面，便都「爽然若失」。這個青年，本來也是信奉基利斯督人家的子弟，但是因着奧斯定的勸誘，便誤入歧途，信仰了摩尼教，這樣他們兩人友誼上最後的障礙，也就除掉了。奧斯定和他相交了約有一年，這青年忽然害了

一場大病，一天，當他昏昏沉沉躺着的時候，他的家人就給他付了聖洗，奧斯定見了這種情形，心裏很不以為然；他以為他的朋友恢復了知覺以後，一定要跟着他譏笑這個聖事，一會兒這青年甦醒了，奧斯定便放膽把這付洗的事來取笑他。豈知他的朋友，却冷冷地正色瞧了他一眼，開動他慘白的嘴唇，警告他道：『倘使你願意繼續我們的友誼，請你以後不要再說這樣的話。』奧斯定聽了，萬分難過，却不明白那好朋友怎會變得這樣快，還當他是因為病得厲害，所以神經錯亂了。可是不多幾天後，這青年便病劇死了。

這朋友的死亡，好像奪了奧斯定所有的一切。他在精神上，受了一個重大的打擊，似乎他的靈魂已被摧毀了。他覺得他的靈魂正流着血；他的故鄉，變成可厭惡的了，他的家庭，成了受苦的牢獄。這朋友

已死了；天地間沒有了他，這世界似乎是空虛的，無望的荒野。他在世界上再沒有尋得安慰的地方了。不論在美麗的山林裏，或是在醉人的風景裏，在歌舞遊戲裏，在社會上的交際裏，便是在晚間快樂的時候，都覺得一無安慰。他憎厭世界上的一切，便是光明，也覺得可厭了。他既求不到安慰，又得不到安息，連自己也懂得怎會變得這樣。他問着自己爲甚麼這樣悲傷，但是也找不到答案。他腦筋中常常有矛盾的思想；他願意死，却又恨着死，因爲死奪了他的好友；他厭倦了生活，可是他一想到生活的結局，又很惶恐，因爲到了那時，所有往事的記憶，要完全消滅。

在這種情況下，惟一的解救是眼淚了。奧斯定對於他父親的死，從沒有表示過哀悼，這回愛友死了，却悲哀不能自遏。便是事隔多年，

他偶然提起了這個好友，總是用熱烈失望的言語來表示他的哀悼，好似小說中多情的丈夫哀悼他的愛妻一般。他這樣發狂般的悲悼，除了後來哭他的罪過以外，再沒有像這番的熱烈了。他一生多哭泣，小時候是無意識的哭泣，在少年時代爲愛人的不幸而哭泣，後來回頭改過，更哭得「涕泗縱橫，淚如潮湧」咧。

他的母親莫尼加爲怕他失掉靈魂，不住對着他流淚，勸他改過，却不能感動他。可是現在她已經找到了一個不相識的同志了，那人便是奧斯定不提名的朋友。在奧斯定一方面呢，明知道他的眼淚，都是爲了哀悼他那已死的好友；實在，却也是爲悲悼他自己憂苦的靈魂，悲悼他母親的憂悶，和自己在口才及名譽的傲惡中，虛度過的生

活。這痛苦的悲觀，也有暫時開明奧斯定心目的效驗，給他明白離了

情愛，人生所有似乎最快樂，最富足的一切情景，怎樣就會變得慘淡無光。他常有尋求福樂的精神，因此便不能久於忍受這刺心縈懷的痛苦。他再也忍不住留在塔加斯特了，只想遠離他適。他的心事概不告訴他人。便是在他的母親面前，也絕不提。他只對羅曼尼奴斯訴說他的心事。羅曼尼奴斯素性非常慷慨。雖然很不願意他的朋友再離開本鄉，却仍供給他出奔的資斧。

所以懷着悲哀的情緒，奧斯定竟像私逃一般，逃到加笏日去了。

第八章

福斯多的無知

到了加笏日以後，奧斯定重新研究哲學，因此精神上稍得了安慰。第一引起他注意的，便是美學。他曾著了一篇美育論，也研究着音

樂，幾何，數字學 (Theory of Numbers) 和天文學，因為研究天文學，他對於摩尼教的信仰，便漸漸動搖。迷信摩尼教的人，都以為他們的教主，就是降來人世的聖神，所以他當然是不能錯誤的。摩尼的著作中，包含着不少關於日月，行星和其他天上物體的理論。這種天文學上的謬說，却引起了奧斯定的好奇心。奧斯定也曾浸淫於希臘天文學家的著述中，因而發見這位自稱聖神的啟示，和那幾個科學家的測算，很有許多不同的地方。經過好幾次的深思熟慮之後，他斷定那些希臘天文家是對的，這自稱聖神的教主是錯誤的。

雖然如此，奧斯定却依舊到堂禮拜，繼續他的傳教的事業，勸化新教友加入這個荒謬的教會。因為在加笏日沒有人能解除他的疑惑，給他有力的證明，使他明白摩尼並非是不能錯誤的。後來他聽說，

一個摩尼教的主教，快要到加笪日來了，他是一個著名的博學士，通曉現世和來世中一切的神秘。奧斯定以爲這樣的人，當然能給他完全滿意的解答了，所以這位主教——知識的泉源——一到了加笪日，奧斯定便不耐煩地等待着，專候他解釋疑難。

這位主教名叫福斯多 (Transitus) 也是一個紐密第亞人。他很有口才，奧斯定生平聽人演說，從沒有聽得過比他講得更好的人。福斯多上了台，他便洗耳恭聽，起初覺得很有意味。但是他聽罷了以後，覺得那博學士所講的，他都已在書中見過了，或是聽人講過一千遍。最後奧斯定得到了一個機會，和福斯多會面，便立刻把許多難題提出質問：就是所有摩尼關於天上物體的教導，和希臘天文學家推測的結果，顯然的矛盾。但是這位主教，竟爽爽快快地回說他對於這些事

情全不知道；他也不敢自作聰明，假充明白。實在呢，他的確不懂得。奧斯定和他面談了幾次以後，便發覺福斯多主教，只不過是一個宣傳家，稍爲有一點文才；他誇大的智慧，不過在同僚中，比人會說些罷了。據奧斯定說，福斯多也知道自己學識不足。可是他率直的態度，却不失掉奧斯定的信任心。因爲奧斯定依舊和他來往，和他討論文學，一同誦讀他素來研究的著作。

後來福斯多被流放到一個島上，就在那裏消磨了他的餘年。他心中懷恨就寫成了一部批評古經的巨著。後來奧斯定在紀元後四〇〇年上，曾著了一部書逐章駁斥他。但是便在那時候，奧斯定還稱道他有好口才，不欺罔。

也許這時候，奧斯定已經有了到羅馬去的意思，希望得到更優

厚的進益，和更廣大的聲名。他知道福斯多曾在羅馬做了多年的摩尼教會的主教，很有些有勢力的人擁護他，所以他對於福斯多尊敬
的表示，不見得完全不是爲了自利起見。這時候奧斯定只是個雄心
勃勃的教授，要得到有力者的擁護，穩妥的方法，惟有使人知道他的
才學和他對於福斯多的敬仰。他留住在羅馬的時候，就見到他的算
計，確是不會差得。

這件事情的物質一方面是如此。在精神一方面呢，摩尼教派中
一個道高望重的領袖自認無能，却造成了奧斯定覺悟的起點。福斯
多對於奧斯定不是魔鬼的陷阱，却是一柄利刃，在他本人完全不自
知覺中，割斷了當初牢縛着奧斯定的巨索。奧斯定的信仰是搖動了，
但他並不立刻脫離摩尼教，因爲他還沒有得着更高超的真道，光照

他的明悟。可是他以前表現過的熱忱，此刻已成陳跡了。他的心變了，好比一個心想脫逃的兵士，身子果然還在軍營中，但是他的心，早已不在了。

勸他離開加笏日，到羅馬去尋機會發展的人，大概是奧斯定同教的朋友們。可是加笏日學生們的可惡，却也使奧斯定下了赴羅馬的決心。據奧斯定自述，這班學生，成羣結隊，到處橫行。不但教師們受他們作弄，便是全市的人民，也給他們擾害。上課的時候，教室中往往有不相干的大隊學生突然闖入，擾亂安靜的秩序，把桌椅等一切東西推翻打倒，便一哄而散。那些著名的搗亂黨，更是頑梗兇惡，無法無天，專和教師們作對。從前奧斯定為情勢所迫，也曾和他們在一起混過。此刻他做了教師，他們便毫不客氣地來侮弄他了。奧斯定知道羅

馬學生，却沒有這種惡風氣，校規也比較嚴肅。非洲文人到羅馬後飛黃騰達的很不少。因此他便決計前往羅馬。

這時候，莫尼加已跟着兒子同住在加笪日了。所以奧斯定要到羅馬，他的母親便是唯一的障礙。莫尼加聽說兒子有到羅馬去的意思，便放聲大哭。她的悲哀憂悶，比以前更深一層了。她兒子的靈魂已給摩尼攫去了，母子倆在精神上，便從此隔絕。現在摩尼教人又來誘惑他遠適異域，還要奪去她十月懷胎，三年哺乳的肉身，使她永遠不能再和兒子見面。她的兒子一過了海，便落在那些引壞他的人們的手中，就永遠失落了！

奧斯定要勸止母親的哭泣，就不得不出於欺騙。他說：『我竟對我母親說謊，這樣的一個母親！』但是莫尼加却也不相信，緊守着奧

斯定不肯失離一步，一天晚上，她跟着他到了碼頭上。奧斯定推說要到一隻船上；送一個朋友動身，和他作最後數小時的相聚，叫她到港口附近小山上，一座小聖堂裏暫等一下。這回，奧斯定居然把他的母親哄得相信了，就此脫身而去。可憐莫尼加上了當，儘等着不見兒子回來，便在這小堂裏，於哭泣和祈禱中，度過了漫漫長夜。

這隻帶着奧斯定的船，就乘風破浪很快地離開了阿非利加。離開那奧斯定五年後行將重來的地方，那時候他在精神上是改變了，他相信天主了，就是他的母親爲他不住地涕泣哀求着的天主。莫尼加等到天明，便走出堂來，去尋覓她的兒子。但是一會兒就明白已受了欺騙。而且這殘酷的欺騙，是出於她鍾愛過於一切的人，便不由得一陣心酸，墮入了失望的深淵，站在海濱，痴望着來往的船隻。他不

見了兒子，心中但有無限的悲哀。奧斯定一心想到羅馬，全不顧念母親的情愛；但是莫尼加的眼淚，也不是徒然的，天主許奧斯定脫身到意大利，只是打發他去領受那給他新生命的聖寵罷了。

第九章

席麥古斯的識拔

奧斯定到羅馬，是在三八三年將近年終的時候。他帶着福斯多和其他非洲朋友們的書信，到了羅馬，便投奔一家同教的教友人家，當然很受優待。這一家所在的街道，便是非洲人僑居的區域。

那時候，摩尼教在羅馬是懸爲厲禁的。羅馬政府在二八七年間，曾頒佈很嚴厲的禁令，凡是摩尼教的信徒，一經告發，便要判處死刑，或是發到礦山上做長期的苦工。後來羅馬皇帝戴奧道綏 (Theodosi-

(5) 又於三八二年重伸禁律，摩尼教徒被捕後，大多數被判死刑。可是在首都中信仰摩尼教的人，依舊不在少數，據說便是在天主教的聖堂裏，也有摩尼教人混雜着。所以奧斯定在羅馬不但遇見了許多同教的教徒，還和摩尼教的僧侶們來往。

他剛到羅馬在那一家住下了之後，忽然害了很厲害的寒熱病！大概是瘧疾——病勢很凶險，有性命之憂。可是這時候，他的良心泯滅了，竟和從前兒童時代病危的時候，大不相同了。他想不到，也不願望領洗。但是相隔千里外的莫尼加，正時時想念着他。他雖然欺騙她，捨棄她，她却從沒有一刻工夫，忘了爲她親愛飄泊的兒子祈禱，求天主賜他救得靈魂。她不知道兒子正在害病，但是她知道他的靈魂，害着病，受着痛苦。什麼事不能使母親的心預知呢？便是遠隔重洋，一個

母親的心，怎會不能揣測兒子的病痛呢？確，在這生死關頭，奧斯定因着他母親的祈求，流淚，得免於兩重的死亡。

如今奧斯定的肉身是得救了，但是他靈魂上的治療，還在醞釀着，緩緩地，而且痛苦地，醞釀着。他依舊和摩尼教人混在一起，他們招留他，在病中服侍他。可是奧斯定和他們在一起住了幾時，便察覺那些僧侶的絕俗主義，大都是能言而不能行的。但是他仍爲那一罪惡是他自己願欲以外的東西」的觀念所眩惑，以爲「罪跟着我，却不是我自己。」這是因爲這種觀念，可以使他脫卸罪罰，免除追悔的痛苦。摩尼教這樣的教理，所以許給作惡的人，一種良心上懦怯的平定，當然爲人所歡迎，容易得到偉大的成功的。因爲一個人作了惡，受良心的譴責，是很痛苦的。誰能麻醉他的良心，使他睡着，一定很感激他。

奧斯定這時候既不是一個堅定的摩尼教徒，也還不是一個已得光照的公教信友。他的思想，紛歧雜沓，心中熒惑徬徨，弄得沒了主意。於是他又返回到哲學，把薛舍羅的書，重加探討。我相信奧斯定在羅馬時，必然讀過士林派的哲學書，而且像其他猶豫不決的人們一樣，很受了懷疑派學說的誘惑。後來他見到士林派的哲學，有兩種學理，一種是爲普通略窺哲學門徑的人們用的，還有一種是專爲少數的入室弟子的。在第一種學理中，有兩條說人是不能灼知真理的；凡是明智的人，必將懷疑一切的事物。奧斯定讀了懷疑派的哲學，便把這兩條深印在腦筋中。那時候，他的弟子而兼朋友的愛立比已先他到羅馬來研究法律學了。只有愛立比可以和他暢談衷曲，所以奧斯定不時把這些和其他的問題，和他討論。

回復了康健以後，奧斯定開了一個修辭學學校，收了許多學生，但是不久他又遭遇到不如意事了。加笱日學生是搗亂黨，羅馬學生是賊黨。他們天天到學校裏來上課，可是到了付學費的日子，便跑得精光，都到別的學校裏去了。這樣的經歷使奧斯定覺得十分憤恚。他雖然不重錢財，但也未嘗不想謀利。因此他就恨這班賊一般的學生們，甚至厭惡他所願望的羅馬。

他的摩尼教的朋友們，又來援助他了，就在這三、四、五年的夏季中，羅馬總督昆都斯奧勒利烏斯席麥古斯（*Quintus Aurelius Symmachus*）因有要公事去覲見羅馬皇帝槐朗帝尼二世（*Valentinian II*）和皇太后儒斯第那（*Justina*）到了密良（*Milan*）。他是一個文人，所以對於文人，很肯提拔。他在密良勾留的時候，密良人就托他在羅馬代覓一

個擅長修辭學的教師。不知怎樣，這消息被摩尼教人知道了，便向那有權力的席麥古斯舉薦他們的非洲朋友。那總督要考試這候選人的才學，便出了一個演講題。奧斯定做了一篇演說稿，親自演講一遍。席麥古斯對這演說家和他的作品，都很滿意，便立刻遣送他到了密。良。

那時候羅馬皇帝已不住在羅馬了。席麥古斯做着羅馬總督，便是皇帝的留守，他的職位是何等尊崇，權勢是何等顯赫啊！一個無名的外省人，竟受這樣的長官識拔，這榮譽可真不小呢！席麥古斯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好人，而且有時候還是一個仁厚的人。果然他教人重慈悲，講仁愛，但是當皇帝發解罪犯到羅馬要在殺場上屠殺的時候，他太高興了，再則，假使有一個罪犯，願意在監中先期自殺，不願意

到法場上受顯戮，以昭炯戒，他又非常生氣。

他不懂得天主教義，他是一個外教人。雖然他不承認他曾難爲過基利斯督信友，却顯然不反對那些妨碍天主教義進展的摩尼教人。正因席麥古斯有反基利斯督的傾向，奧斯定才得被派充任密良的職位。

席麥古斯大概是因文學而得名的。他接待和獎勵才智之士，不論他們是什麼種族。奧斯定所以能入選，一半是因爲席麥古斯賞識他熟悉經典的才學，不完全是因爲摩尼教人的推薦。可是假使奧斯定是一個基利斯督信徒，他一定不會得到這樣的異數的，尤其是在席麥古斯和他的親戚意大利公教信友領袖盎博羅削主教（Ambrosio）公然反對的時候。

豈知他所識拔的青年教授，三年後，就要皈依天主教會了。而且使他歸化的人，正是那席麥古斯勝利的對手，正是那位主教盎博羅削。

第十章

盎博羅削的沉默

到了密良，奧斯定先去謁見盎博羅削，一來表示敬意，二來聯絡感情，爲自身將來發展地步，因爲盎博羅削是密良最有勢力的人。也許席麥古斯也會教他到了密良便去拜謁。據奧斯定自述，說盎博羅削以父親的慈愛接待他，就從這時候起，他對於這位大主教，便發生了仰慕的心。但是依據他其餘的敘述，我們知道這兩個大人物間的關係，却從沒有進於懇摯，密切的境界。事實上，他們兩人從沒有做過

真要好的朋友。在四二一年上，奧斯定曾寫着說他對於盎博羅削，常常像父親一般的尊敬他，可是尊敬便含着疎遠的意味了。奧斯定對於盎博羅削的確是常常熱誠地感激着，但是在盎博羅削一方面却常帶着一種沉默的態度，這種態度雖不能說是冷淡，却也不夠作爲友誼的表示，更不夠視爲慈父的眷顧。盎博羅削年壽很高，活到三九一年才去世。後來奧斯定擢升主教，和他同列，他也曾讀過奧斯定的幾種重要著作，可是這位密良大主教，雖然著作等身，函牘山積，却從沒有提起過奧斯定的名字。然而盎博羅削很是和藹可親，他雖然一生嫉惡異端，守正不阿，但是秉性溫和仁愛，便是對於外教人理應援助的，也總不吝援手。

那麼，在這兩位聖教會的大聖師間，怎會沒有誠摯的情誼呢？盎

博羅削曾在講道中光照奧斯定的明悟，也會讚美他母親的熱心勸他讀古經中的先知依撒依亞傳，最後還用聖洗的水，給他生活於基利斯督中的新生命，却從沒有和他深談過，勸過他告解或是問他有甚麼疑惑。他從沒有邀請奧斯定作私談，而且也不想勸化這有才學，將來思想上，光榮上，要超過他自己的大人物，加入聖教。

我以爲盎博羅削沉默的態度，以及奧斯定沉靜的進展，不能打破這種態度的緣由，是由於他們兩人性情志趣完全不同的緣故。盎博羅削的祖上是羅馬人，他生長的地方是脫來物 (Treves) 有北方人莊嚴的氣概，和安定的神情。反之，奧斯定生長在非洲是熱烈的，豪爽的。此刻盎博羅削是一位主教，而且確是有聖德的主教。但是在未受神職以前，他是一個有財產，有名望的人，做過法官和政治家。便是此

刻做了主教，除了管理教務以外，也不時兼做着政治要人，奉了皇帝命令，處理內政和外交上的要務。奧斯定是一個屬國的平民，只是一個讀書人，只有屬於精神一方面的事物，和靈魂上的動止是重要的，他無意於交際，來往，和政治上的風雲變幻，便是實際生活，也都不放在心上。盎博羅削的學問，在未做主教以前大概是屬於法律一方面的，後來棄家修道，才研習神學。他的神學，大抵是從希臘的司鐸們得來；奧斯定的學問，却完全屬於文學一方面，而且差不多都是辣丁文學。盎博羅削不喜歡詭辯的哲學，他自己的著作表示他是個聖經的詮註家，和倫理學家，不是一個只憑空想的神學家。奧斯定却恰是相反，對於形上學問比聖經更爲熟諳，對於哲學上的討論和辯駁，也比講解聖經和倫理學更有興味。盎博羅削一生絕無污點。他在四十歲

左右做了司鐸，（大概生於三三三年）畢生守貞不娶。可是我們知道奧斯定從十六歲起就為情慾所控制；直到他改過遷善的時候，他覺得沒有一個女子和他作伴，竟是不能生活。盎博羅削的絕色守貞。那時候在奧斯定看來，是很難受的苦事咧。

除了以上的推測外，還有幾件事實我們也該注意。奧斯定到密良來，是由於席麥古斯的舉薦。在盎博羅削的心目中，席麥古斯是異教人中一班死黨的首領。這種觀念不是沒有理由的。盎博羅削既然不信任席麥古斯，那麼，他所舉薦的人，當然也不免有些懷疑。況且奧斯定未到密良以前，盎博羅削一定會知道他是一個摩尼教徒和星象家，因此就有了成見。這一點已夠解釋盎博羅削的態度了。再則盎博羅削處於主教的地位，管轄很大的教區，事事要親自處理，親自

籌劃，今天進宮入覲，明天又要趕到羅馬參加會議，或是急忙到脫來物料理要公。他既須照顧治下疾苦窮困的信友，又須預備主日上的講道，構思評論來攻斥異端，協和各國的君王，這樣忙碌的一個要人，會客談話的時間，當然少極了。

奧斯定不時去謁見他，而且隨時可以請見；因為盎博羅削的住所誰也可以去得，不必等候多時，才見着的。他去謁見的時候，往往看見這位大主教給許多人包圍着。這些人有的是來求他援助的，有的是來報告各樣事件的。——在這樣忙碌的時候，當然不能多談了。——或者盎博羅削正在進茶點，這幾分鐘的休息，是很難得的，奧斯定一定不好意思去妨碍他。有時候他看見盎博羅削靜悄悄地獨坐着，手裏拿着一本書，一邊看書，一面思索，可憐奧斯定這幾天正因摩尼教道

理的虛妄而忐忑不安，同時又受那懷疑派學說的誘惑而委靡不決，因此精神上覺得非常苦痛，他有一肚皮的疑問要傾吐，却又像骨鯁在喉，竟一句也說不出。他怕驚動這位主教，耐心等他抬起眼來，微笑着問他的來意，可是盎博羅削却一點也沒有甚麼表示，足證他對於這煩悶的來客的心事是知道的。所以奧斯定只得在他身邊靜悄悄地坐着，默默地忖度着，心中替那主人尋求不說話可恕的緣由，却又常常希望他到底要說話，說一句問候，或是邀請的客氣話，但是好些時候等過了，盎博羅削還全神貫注在書上。末了奧斯定很失望似的輕輕歎了一口氣，站了起來，悄悄走出了主教公署，竟不敢動問一聲。

第十一章

盎博羅削的訓誨

然而盎博羅削雖然抱着疎遠的態度，却大大幫助了奧斯定。我們竟可以說奧斯定的歸化，除了莫尼加外，盎博羅削是許多最有力的工具中的一個咧。這多才多藝的大主教，雖然因為責重事忙，對於奧斯定沒有直接開導過。但是在密良大堂中，却常對着眾人講道，往往講長篇的道理。盎博羅削不是一個淵博的神學家，也不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但是他知道怎樣盡他主教的職責。做一個保護而兼訓誨的領導人。他做領導人的方法，確是再好沒有了。他確實信得過他所訓人的教誨，而且全心全靈全力地相信着。他愛他的羊羣，過於他自己，過於他自己的親族，過於光榮，過於各國的君后。他爲基利

斯督服務，爲真道，爲羅馬聖教會，和窮苦人，服務。他不怕權勢，也不怕死。他不像現代有幾位主教們一樣，只在封齊期內講一次大道理，大瞻禮日才和教友們相見，還要親自講解要理問答，每主日上，總親自講道，便是平日也往往如此。不論孩子們或是老人們，不識字的，或是有學問的，他都一律看待。他那偉大的胸懷，充滿着基利斯督的和慈父的愛。他既屢屢講道，又費去許多預備工夫，去默想聖經上的精言奧義，參考聖巴西畧 (Basil) 和亞大納削 (Athanas) 的書信。我們現在所有盎博羅削的著作，大部份是他主日上的演講集，在他演講的時候，由人速記下來，經他校正的。他雖然是個實驗的治理人才，和著名政治家，却也有高深的神秘觀念。他以前做過理藩院的總裁，可是他的心目中，却常有基利斯督。他說『在基利斯督身上什麼都有。對於

我們，基利斯督是一切的所有。假使你有了傷，要求治療，他便是你的醫師；假使你受熱病的薰炙，他便是涼泉；你要是願意罰惡，他便是裁判官；你需要援助，他便是能力；你要是怕死，他便是生命；你盼望升天堂，他便有道路；你要躲避黑暗，他便是光明；你覺着飢餓，他便是糧食。

「盎博羅削在三七四年上，祝聖主教的時候，他還沒有做過司鐸，而且還沒有受過洗。他也坦然自認，說他還沒有學習，却已不得不教誨他人。他做密良的主教，非但是誰也不能預料，便是他自己，也萬料不到。」

奧斯定每主日上到堂裏去聽道，講道的便是這樣一個人。可是他每次登台講道，來聽講的總擠滿了一堂，個個洗耳恭聽，爭先恐後，

好像是來赴宴一般。奧斯定起先只注意着講道人流利簡捷的口才，但是不多時，便覺得他的說話，句句都有真誠的摯愛，完全從肺腑中流露出來，決不是拾人牙慧的。他於是漸漸注意到所講的內容，不注重他的形式了。後來他發覺摩尼教人欺騙他，竟出於他意料之外。奧斯定不肯相信天主教真實的道理，主要原因中的一個，便是摩尼教人對於古經上民長們和國君們的失德，用譏諷的論調，加上了惡意的批評，做了障礙。他雖則很多錯誤，對於耶穌的純潔，却常懷着很深的敬仰。他不能明白古經上那幾個失德的和腐敗的人物，怎能做真天主的證人，先知和預像，所以摩尼教的道理，說猶太民族的歷史，不過是惡神的反照和工作，很使他心悅誠服。

正在這時候，就是在三八三到三八六年之間，盎博羅削正講着

先知達味聖王的辯護一章。奧斯定是素來喜歡聽盎博羅削的演講的，這時想必也聽過了幾次。這正是奧斯定所需要的，因為達味正是摩尼教人攻擊得最利害的一個先知。他們問犯邪淫罪和殺人罪，像達味這樣的人，怎能做基利斯督的先驅，預像，而且還確確實實是基利斯督的祖宗呢？

盎博羅削便回答說，達味所以是可欽敬的，基利斯督的和聖善的緣故，正因着他的痛悔，和補贖。天主往往許最好的人們失足跌倒，好叫他再爬起來，做成更偉大的人，在尋常的人們面前立個表樣。果然古代許多君王，犯邪淫罪，和殺人罪，像達味一樣，甚至比他更不好，但是能痛悔遷改，俯伏在司鐸面前聽受判罰的有幾個呢？當眾自認他們的罪惡的，有幾個呢？自己加上刑罰，情願做補贖，用愛德工夫來

洗滌罪惡的污穢的，又有幾人呢？聖伯多祿也犯過罪，而且犯很大的罪，因為他背逆了他的老師和天主，可是要耶穌寬宥他，一句愛慕的話，就夠了。那麼這個大詩人和君王，天天流淚痛哭他的罪，麵包和着灰吃，酒和着眼淚喝，倒不應當邀寬宥嗎？盎博羅削這一席話，講得剴切動人；末了，還引聖咏第五十節來做結束，把達味聖王第四端痛悔經中「主將洗我以伊索波（即牛膝草）而我自潔，將洗我，而我自白於雪。」一段反覆解釋，說這是基利斯督受洗的預言和預示的譬喻。

在三八五和三八六兩年上，奧斯定雖然常去聽盎博羅削的講道，可是主日下午的講經，却沒有聽得完全，那時盎博羅削正講着若伯和若納兩經。盎博羅削在三八五年上開講新經中的路加經，也許

奧斯定去聽了好幾次。盎博羅削講解聖經所取的方法，是斐羅（Philo）和奧列根（Origen）的譬喻法，用譬喻來講解聖經却不妨害經中文字上的意義。這個方法，一班師承奧列根的人，往往用得過分了，有時果然不免有流弊。可是在那時候，的確是消除奧斯定摩尼教派的偏見，最適當的方法。在常人心目中看作一種極大的阻礙，而難相信的，道理因着譬喻法的解釋，就變成深奧的，形上學的真理，或是高深的倫理學的教訓了。奧斯定聽了盎博羅削屢次引用聖保祿宗徒「文字殺人，而精神却給人生命」的話，覺得非常動心，就漸漸明白他素來藐視的聖經却是一個滿是神奇，無可疑惑的淵藪，要走進這個境界，只有一條直捷的仄徑。他察覺他所藐視的，不是天主教的道理，却是一種神奇的混合物，就是摩尼教人幻想和假冒的產物。基利

斯督信徒們坦然相信着那不可言傳的神秘，看來要比摩尼教人的自尊自重，高尚得多。他說：『我還沒有求得真理，可是我已脫却了錯誤的纏繞了。』

恰在這時候，他的母親來了。他就把這個好消息，去歡迎她。莫尼加受不住他的兒子拋棄她的痛苦，就和她的另一兒子那維求（Neposianus）追蹤到密良來。這個消息，當然使得她快樂，却和奧斯定所預料的還差一點。她求天主賞賜這個恩典，求得這樣熱切，所以此刻得到了，也就不以為奇。但是她所祈求的恩典，天主只賞賜了一半，所以她很自信地對他的兒子說，在她閉着眼睛去世以前，她一定要看見他站在她的身邊，做一個公教信友。同時莫尼加在密良依舊繼續着做她日常的功課。不久她的做人行事給盎博羅削知道了，在他的口

中，就常常提着她的名字。這位主教也毫不隱諱地說他看重這個母親，過於他的兒子；如果他和奧斯定講話，只爲了要稱讚他母親的熱心。

然而奧斯定這時候對於各端道理，還不肯完全相信。他還要數學的證明，他說：『關於看不見的事理，我願意像一七加三等於十一樣的明白。』他還沒到那夠使他明瞭純神事理的實有的地步。奧斯定雖然不肯再把他的靈魂托付給那班連耶穌的名字還不明白的哲學家，但是缺了這樣的證據——其實是他不能看出這種證據——他依舊處於那懷疑派學說的誘惑之下。

可是在這種種的猶豫，和他心神上的衝突之下，因着盎博羅削的影響所及，他還能決定了兩個救靈的志願：第一，是棄絕摩尼教；第

，二，是做一個天主教的保守教友。

趨向於聖寵的道路，現在在他面前，寬大直捷地展開了。

第十二章

覺悟的起點

這時候，奧斯定的一家人，除了他的一個姊妹還在非洲外，都已到密良了。他的家庭中，有莫尼加，有他的弟弟那維求，有那個不留名的婦人，算是他的妻子，有他的十三歲的兒子愛多達，由他自己教着讀書。他兩個忠實的朋友，愛立比和南勃利地（*Nephridius*），也來了。他的恩人羅曼尼烏斯，也把兩個兒子列桑西（*Licentius*）和屈列才典（*Trigellus*）送來，請他的老朋友教導。奧斯定在密良也結識了好幾個朋友，大都是哲學界中的人物，一個是萬賴公度（*Verecondus*）也做着

教授，一個是馬里五戴奧道魯 (Mallius Theodorus) 他是新柏拉圖派哲學家在三九九年上做過法官的，一個是費密紐 (Firminius) 他於修詞學和星象學頗有名；一個是哲學家歐莫日納 (Hermogène) 還有一個叫陳壁歐 (Zenobius) 是一個考據家，專門研究美學的。

奧斯定現在是三十多歲了，有時他覺得確已獲得世間的光榮富貴，像他的父母所期望，和他自己所夢想的了。然而他還是不滿意，他的心中也不安定。他以為這種不安定的緣故，也許是因為他的富有還不足，聲名也不夠大，否則便是因為他的妻子不能算是正式夫人。可是他又覺得真快樂，不是在這些事情中可以獲得的，或者至少，不只是這些事情中，便有快樂。他左思右想，鬱鬱不歡，一次竟想到盜博羅削面前屈膝跪求，情願完全聽他的驅使，但轉念一想，這種事情，

何必苦苦去勞心思，求得解決，因此又不肯放棄他那猶豫的態度了。奧斯定渴求快樂，沒有完全確定的快樂，人生是很難受的。可是他多方去尋求，却總不能獲得。他在青年時代，串戲和學業上的競爭，可算是得意了，然而不覺得快樂，後來他替摩尼教竭力傳揚，當時心中似乎覺得很高興，但是也得不到快樂。他能文善辯，享着盛名，有情人愛子，享着家庭之樂，總算是人生的幸福了，但是真正的快樂，純全的幸福，却總沒有尋求得到。

然而他必須繼續着教授，繼續着研究，必須維持着家庭的生活，和社會上有益的交際，尊重有權力人的命令和意願，比方在那三五一年上，由席麥古斯的保舉，做了修辭學教授以後，每年必須恭讀一次祝頌皇帝的頌詞，那時候共有三個皇帝，一個是在高爾 (Galle)

的麥克西謨 (Maximus) 一個是在東方的大戴奧道綏 (The Theodosius the Great) 一個就是在意大利的槐朗登二世。奧斯定的職務就在頌讚這個孩子皇帝，不但當着滿朝文武大臣，還當着皇太后，恭敬宣讀。這孩子年紀還不滿十四歲，不過在名義上和服式上，是個皇帝罷了。便是這一點權力，也虧着盎博羅削的會說話和戴奧道綏的保護，才存留着。實際上行使君權的人，是太后儒斯第娜。她是一個埃里亞 (Arian) 人，所以在朝的大臣，大抵是埃里亞人，太后的戚黨。這孩子很不幸，而且終身是不幸。他父親手下的將士們，擁戴他登了皇位，那時候他只有四歲。他的哥哥格拉西盎 (Gratian) 在三八三年上，遭人謀殺。那時候他沒有遭到毒手，也都虧了盎博羅削。可是到了三八七年上，他因着麥克西謨突然攻襲，就逃走了。後來在三九二年上，他二

十一歲的時候，終於在維也納（Vienna）給一個夷狄的將軍殺死了。但是在這時候，他還能平安活着，却又因他的母親要爲他的埃里亞人立教，使他和盜博羅削發生衝突。他是很愛盜博羅削的，所以爲了這事，這孩子的心中，很覺納悶。

奧斯定對着這個金冠紫袍的孩子，能找些什麼話來讚頌他呢？他是一個傀儡，一個提綫戲裏的木偶，完全由着提線人牽動的。但是他却發着命令，而且這命令，却又是不得不服從的。奧斯定必須想出幾句話來頌揚他，還要頌揚那皇太后儒斯弟娜。

在三八五年上，一天，奧斯定帶着他的一班朋友和學生們，到皇宮裏去讀他的頌詞，在街中走着。他的心神煩躁不寧，心房跳動得比平時快上幾倍。他並不是因爲怕當眾演說，所以心中覺着慌亂。他從

小已養成了公開演講，和卽席演說的習慣，況且他是一個文學教授，尤其是已有了充分的預備，當然不會犯着「怯場」的毛病的。但是這時候，奧斯定覺着他的良心警告他，似乎對他說他又要去說一大篇誑話了。他是被迫着不得不這樣做的，他這樣做是爲要博得他人的掌聲。便是那班拍掌讚賞着這些誑話的人們，也知道這些話是虛妄的。總之，這件事完全是齷滑稽劇，而且是一齣不體面的滑稽劇。不論對於演員，或是其他有關係的人們，都是可恥的。

忽然密良城中一條小巷子裏，走出了一個酒氣直衝，瘋瘋顛顛的乞丐，在奧斯定和他的朋友們面前，高歌狂笑，踉蹌地走着，遇見了過路的人，便對他說傻話，開頑笑。他見了奧斯定一班人，想必也說了幾句詼諧的話。這位大演說家，這一天正穿着齊齊整整的禮服，看見

那喝醉的老漢，雖則衣衫破爛，却是快樂非常，不由得輕輕歎了一口氣。這一聲歎氣，不是哀憐他，正是嫉妒他呢！

他回過頭來，對他的朋友們說道：『看啊，這個乞丐，多麼比我們快樂啊！我們爲了要尋求快樂，才苦苦讀書，還因虛榮心和深思的苦楚，而受種種的煩惱，他却向人討了幾個錢，買幾杯酒來喝，便快樂得這樣，而且這樣的快樂，我們永遠不會有的。我便當他這種快樂，不是真快樂，可是我們紛紛擾擾，用盡心機，發奮尋求的，還要虛僞得多咧！他的確是滿懷快樂，我却憂心悄悄；他的心是安定的，我的心却很不自在啦！不過，假使有人叫我和他換過來做人，那我一定不幹的；因爲我情願處於我現在的地位，受種種的磨難。這個，也許我是錯誤的，因爲我怎能說我現在一定是走着正路呢？說我的學問一定是比他高

明呢？但是學問沒有給我快樂，酒却給他快樂了。而且現在我怎樣利用這學問呢？我並不用我的學問來教導人們使他們進步，却用來恭維有權勢人，教愚夫愚婦開懷悅耳，拍人家的馬屁，弄些財物到手罷了。便是講眼前，我不是正要去騙人嗎？

『你們一定要說一個人該追究快樂的根源是怎樣。那乞丐在酒中求快樂，我却在愛好光榮中求快樂，你們以為我的心情自然要比較高貴。但是，假使這個乞丐的快樂不是真正的快樂，那麼，我所尋求的光榮，也不是真正的光榮。不到天亮，他的酒醉要醒了；他起身的時候，他的頭腦是清醒的了。可是我為虛榮心所麻醉而躺下，起來的時候，却依舊給虛榮心麻醉着。這樣，我活着一天，便醉着一天，連我自己也不覺得。便是一絲一毫的快樂，也得不到。所以我對你們再說一

遍，說這個喝醉了的老乞丐，是比我快樂。也許在道德一方面，他竟也在我之上，因為他的酒，是祝頌做好事人有幸福而賺得的，我呢，却不過說些謊，來求滿足我的虛榮心罷了。

奧斯定這樣發了一番牢騷之後，覺得抑鬱的胸懷，爽快了許多，便繼續着走他的路，到宮庭裏去宣讀他的頌詞，讚頌那一無足道的孩子皇帝了。

第十三章

一個在期望中的新郎

經過了青年時代精神和肉情的衝突以後，奧斯定現在已到了稍可安息的時期了。但是他要不要休息呢？果然，一方面他想得過且過，享受那世俗上安閒的生活，可是一方面又像有一種更有力的潛

勢力，督促着他去尋求真理，求不到便不得安甯。他在密良的幾年中，不但是爲了哲學上，或是宗教上的信仰而心神不定，而且直到如今，他度着兩種生活，一種是文士的生涯，靠着文藝，辭令，來獵取名利；一種是運用腦力，來尋求至高無上的真理，和真快樂。但是如今已到了必須決擇的緊要關頭了。願意名利雙收，享那世界上的榮華富貴呢，還是要救己靈魂，圖身後的福樂？換一句說，就是要世界呢，是要天堂？依着世俗人的見識，一個人滿了三十歲，便該成家立業，決定終身大計了。這種勸告，奧斯定聽過了，不知有好幾遍，雖然他沒有立即循行，却也並不完全漠視。

這不只是在莫尼加和盜博羅削兩人中，決擇取舍的事。他所要決擇的，却是神形兩種事業，是物質和神靈兩界的決擇。奧斯定在密

良結識了幾個有勢力的朋友，得到了幾個有權力的靠山。他和他們殷勤來往，希望得到高官顯職，或是有出息的差缺。還有人堅勸他娶一個合法的妻子，好得到一份豐厚的粧奩。的確，這種希望，不是沒有根據的。奧斯定要做一個法官，娶妻致富，不是一件辦不到的事。照他所處的地位，富貴並不難求。如果他容納了這三重理想上，獵取富貴的勸告，大概總可以做成社會上有價值和有用的一份子。人情喜歡逸樂，到後來勢必心滿意足就此了却一生。但是真正的奧斯定也必就此死亡了；後世的人們，誰也不會記得世界上有過一個奧斯定了。那個我們現在持着敬愛的心，來依恃着，祈求着的人，我們認識他是聖奧斯定的人，是永遠不會有了！

世界上這一點也不懂得奧妙事理的人，堅持着以爲宗教上的歸

化悔改，尤其是對於才智卓越的人，不過是因着他厭倦了平素的生活罷了。這種人見解狹隘，全不懂得其中的奧秘。恰是相反，一個人度着基利斯督信徒的生活，必須忍受人生種種的逆境艱難，努力奮鬥來壓服自己的私慾偏情，克勝苦難。因為基利斯督信徒的生活，不只是外表的，和虔誠禮拜的生活啦。那班人對於這些情形，連模糊的觀念也沒有，怎能理會得到呢？比方奧斯定如果能如願以償，成立了一個正式家庭，謀得了一個有出息的差缺，便是不依着那不久就要遵循着，天定的途徑，也必尋得別的方法，來卸除他的負擔。他往後四十年中的生活，肩負着主教的重任，宗徒的要務，是個哲學家，又是個神學家，攻斥異端，指迷解惑，導引人靈，保障聖教，他事務的繁劇，比在朝供職的時候，不知要加上許多。然而奧斯定寧願放棄了安閒舒適的

生活，不去做那位尊俸厚的法官，却不憚煩勞，去專務着榮主教靈的事，而且事務極爲繁重，幾乎非人力所能勝任，那才夠使他疲困乏累的了。一個人爲天主做事，勤勞不怠，確乎是有賞報的。這種賞報，是超出本性，不能言喻的。同時，天主也加他神力，使他不覺得職務的繁重，反而視勞動爲樂事。但是現代只重物質的人們，怎會知道呢？

奧斯定自己在確定放棄這安閒生活以前，也曾經過了許多的猶豫，遲疑莫決。第一當然是爲了所謂「經濟問題」。他必須掙錢，不但爲了要維持自己的生活，也爲了要維持依恃着他的人們的生活。他父親傳下的產業很微，如今的收入更不及從前了；可是有名分的，却有四個人，就是莫尼加，奧斯定，那維求，和那在非洲的幼妹。莫尼加帶了他的小兒子到密良來，依奧斯定一半也是爲了家裏的進益不

夠開支的緣故。除此以外，奧斯定還該養活他的兒子愛達多和他的母親，這時候還算是他的夫人。所以奧斯定這時必須工作，還該努力工作，利用機會來多賺些錢。他必須專心幹那教授的職業，凡是能幫助他謀得更好位置的人，必須和他們來往聯絡。因此他又想讀書，更求精進。但是他怎樣去找空閒時間去讀書思索呢？那裏去求得書籍呢？爲了這個問題，他會很費過一番思慮。最後他想和他的幾個最知己的朋友，組織一個讀書會，入會的人，要屏除萬事，一生專務於讀書思索。這個小會社的組織是依據着共產主義的，每一個會員該把所有的財產，全部捐入，作爲公有。他的朋友們，有幾個是富有的，而且是他的莫逆交。這個計劃似乎是辦得到的。這個計劃，奧斯定也和愛立比南勃列第二人商議過。恰好這時候羅曼尼烏斯因事來歐便道，相

訪。奧斯定便把這事告訴他。羅曼尼烏斯因着生性慷慨，又被他的經理人作弊中飽，這時候的景況，已大不如前了。但是他聽了他老友陳述一番困難，依舊許他做那未來社會的經濟扶助人。最後，一切事情，似乎都已佈置妥貼了，只等去尋得了一個相當的地址，那讀書會便可以開始成立。但是正在那時，忽然發生了一個重大阻礙，——便是女人。那幾個未來會員們有的是已經婚娶了，有的像奧斯定一樣，正想娶一個妻子。他們的妻子們，怎肯度着那深思，閉關的生活呢？便是肯，她們能不能安安靜靜，和和睦睦，在一屋子裏共同生活呢！

會員們顧慮到這一層困難，便瞠目結舌，無法解決；種種計劃，便因此瓦解冰消。奧斯定因着他母親的鼓勵，又想到要結婚。這一件事，愛立比却不贊成。他爲了這一層，曾和他的老師爭辯過好幾次。莫尼

加看出奧斯定不能鰥居，又怕眼前和那婦人的關係很不妥當，所以決計教他娶一個正式的妻子，奧斯定本想娶那個和他相交多年，給他生過一個孩子，彼此感情又很相得的婦人做妻子；他後來和她分手時的悲痛，足以證明他是愛她的。可是他的母親，却非常反對，她反對的緣由，第一是因這個婦人很窮苦，奧斯定要支持一家人生活，必須娶一個有陪嫁的女子。第二，這個婦人出身微賤，和這位塔加斯特縣官的公子相配，算不得門當戶對。第三，這位密良大教授，此刻結交往來的都是一班達官貴族，當然不能娶一個出身微賤的婦人做正式妻子，失去自己的身份。據我看來，奧斯定自己呢，覺着她給他生了兒子，感情又很不壞，也許不管這些。但是莫尼加對於這件事情，一定不肯含糊，早已決定替他的兒子物色一個好媳婦；不消多時，已找到

了一個適當的女子了。但是這女子年紀太小，至少須等過了兩年，才能結婚。既然一個女子滿了十四歲，就可以出嫁了，那麼，莫尼加定下的那位小姐，可知還不到十三歲咧。那女家許婚，想必附有一個條件，這個條件就是要奧斯定和他的情人斷絕關係。起先，奧斯定當然不肯答應。後來經不起莫尼加再三涕泣央求，才答應和那相處多年的女伴割愛分手。

這裏，我們在奧斯定的生世中，又遇到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了。奧斯定和愛達多母親的共同生活的確不常是快樂的。據他自己說，起初，她常因着嫉妬，忿怒，疑忌，大發脾氣。但是事實上，奧斯定却和她相處了十四年，足見他不能離開她生活，或者，至少他很愛着她。現在奧斯定竟答應和她分離另娶，這不是一件怪事麼？當然，這不是爲了

宗教關係，雖然奧斯定這時候差不多是個基利斯督信徒了，可是那女人却早已是個信徒了，也許她暗暗裏會幫助過奧斯定，使他回歸到基利斯督。依另一方面講，奧斯定雖然很想回歸於基利斯督，却一定沒有修道做司鐸的意思，況且那時候對於這種不正當的結合，大家都抱着放任主義。

奧斯定愛那婦人，却又遺棄她；他和她相處多年，却又要和他一朝分手。假使他以為有了女人，不能度着純粹的精神生活，那麼，他爲甚麼要去另娶一個閨女呢？爲甚麼一個女人走了以後，再去弄一個來呢？這件事情，我們無論怎樣推究，總不能明白他的用意。

這種忍心的遺棄，是奧斯定一生行事中最可指摘的行爲。假使他是爲了愛他的母親，或是爲了道德上純潔的緣故，才犧牲這個女

人，我們還可以原諒他；可是假使他不過爲了要娶一個出身高貴年輕有錢的女子起見，做這件事情，那麼，我們實在沒有替他開脫的餘地了。這忍心的行爲的真正緣由，究竟是怎樣，那是永遠不能明白的。但是假使這種行爲確是罪惡，天主的聖寵，早已把他燬滅了。

無疑地，奧斯定爲了這個分離，感受很久很大的痛苦。他說，她是強迫着被人攫去的，他們是生生拆開的。她在他的心坎上，深深嵌着。她離開了他，就撕碎了他的心，重重的受了創傷，多年後還在流血。這個不幸的婦人，受着的痛苦是怎樣，奧斯定雖然不會說起，想必還要超過他。她是被逼着，生生離開，不但要永遠離開那多年愛着的人，也就永遠不能再和她那勞苦養育的兒子見面了。關於這個婦人的下落，奧斯定只給了我們一點消息。我們所知道的，就是她獨自回到亞

非利加誓不再嫁。我們可以想像這被遺棄的加笪日婦人哭着離開了意大利就此結束了。

倘使奧斯定也發同樣的誓願，守貞不娶，或者至少等他的未婚妻長大成人，正式婚娶，那麼，這一次的遺棄，還不覺得那麼殘忍啦。可是他却不是這樣。他那強烈的性慾，不讓他戒絕女色。他曾明明白白對愛立比說過，他竟不能獨宿。事實上，愛達多的母親一去之後，他便不能遏止他的情慾了。又去弄了一個女人來相幫他挨過那正式婚姻前的久待。假使那個非洲婦人知道了這回事，更要覺得多麼悲痛啊！她這次的回家，不是等於流放驅逐嗎？莫尼加一心要救她的兒子，不知費了多少心機。如今眼見奧斯定這種行爲，不是要覺着她對那個差不多可算是她媳婦的婦人，這樣嚴厲，都是不必嗎？

奧斯定一生受婦女支配的時期，現在差不多要完結了。和他一生行事有關的，共有四個女人；兩個是密良女人，就是他第二個情婦，和那聘定的未婚妻。但是這四個女人中，我們知道姓名的只有一個。其餘都不過像曇花一現罷了。譬如那個奧斯定已經聘定，後來却又沒有實行婚娶，而且也絕口不提的女子的結局怎樣，我們也就知道了。然而奧斯定在三八七 years 上，將近領洗的時候，又想到婚姻問題了。他問着自己該不該再去愛着一個秀麗樸實的女子，一個受過相當教育，或者至少是聰明伶俐，容易受教，而且有相當粧奩的婦女，他說這句話究竟是不是指着那已聘定的密良女子，我們也就無從知道咧。

第十四章

第二次的感化

一般傳述奧斯定一生行事的人，講起他歸化的故事，往往吞吞吐吐，說得不是直捷爽快，好比描寫深宮曲院，中間一定要加上許多亭台樓閣，園圍門牆，使遊人在升堂入室之先，必須幾經停留曲折，才走到他的目的地。其實，奧斯定歸化的經過，中間雖然有許多曲折，可是細細研究起來，却並不那麼複雜，只要長條直縫，直敘下去就是了。他稟性活潑，不喜安閒，譬如欲進深宮，定必叩門直入。偶然他遇到了泥濘險峻的地方，失足陷入污泥，前進自然要覺得費力；夜裏有星光照引，但是魔鬼也正在那時出沒。他邁步前行，惟有遇到溝渠的時候才停留。有時他走近了「正義之門」，要探頭遙望，側耳傾聽；那裏邊

的歌聲，使他神往，光耀使他目眩，却總不能決定主意，走上那最上層的梯子。好像有一種壓力迫着他退縮。他的傲性，緊緊拉住他，他於是不得不重新做起。

歸化這件事，假使不是受那突如其來，使人睜眼不開的神光照射震倒，像那聖保祿宗徒所遇到的一樣，那麼他的作用，總是緩緩的。正如我們用顯微鏡來聚集日光，使他燃着紙捻一般，必須等日光全歸到，很小的一點，射在那紙捻頭上，才能燃着，只有一綫的日光，是不中用的。可是把許多的光綫，聚集攏來，合在一點，那麼，便是最頑梗的人靈，也必燃着了。

這樣看來，奧斯定精神上所經歷的過程，就沒有大概人所想像的那麼簡單了。他從幼時的基利斯督信徒，變到摩尼教徒，再從摩尼

教徒，變到懷疑派，又從懷疑派，變到新柏拉圖派，從新柏拉圖派，再變到羅馬公教派。奧斯定一生成敗進退的關鍵，不單單是屬於哲理的，也是屬於感情的，倫理的，神秘的。各種不同的學理，不是有次有序的，一個去了，一個再來；却是同時在他心中佔據着，彼此不住地交戰着，而且每一種學理，捨棄了以後，仍留着根，要是不斬除，將來會再長出新萌芽。

在三八六年開始的時候，奧斯定還不得不拔除幾個根苗，足以做他尋求真理的障礙的。第一，他必須拋棄絕對的唯物主義，這是摩尼教的一個餘毒，以為萬物都屬於物質的。其次，他該拋棄新士林派的懷疑主義。這是因為他受了薛舍羅影響的結果，迫他懷疑着求得真理的可能。還有那星象學，也必須棄絕的，因為他雖然讀了文迪

先奴 (Vindicianus) 極有力的駁斥，却總沒有完全拋棄。最後他還該克服伊璧鳩魯派學說的誘惑，他那富於私慾的本性使他強烈地傾向着這一派的謬說。

有兩個問題，使奧斯定精神上受最大的苦痛，這是關於神的身體，和罪惡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顯然是摩尼教義的殘餘。這教派的道理，他確已不要了，可是還沒有完全棄絕。盎博羅削雖曾駁斥過摩尼教人反對聖經的主張，使奧斯定知道切實研求天主教義，却沒有使他理會得全能天主的神性，或使他對於罪惡的性質和根原，有滿意的認識。奧斯定在自己的明悟中，虛構一種奇妙的設想，使他容易會悟全能天主的本體以及他和世界的關係。但是他避去了摩尼教的物質主義，却又誤入了一種近於「萬有皆神」的主義。他想像宇宙

是一個巨大的海綿，到處爲神的水包裹着，濕透着。可是對於罪惡，他却不能想出合理的解釋來。假使天主是純全的，怎能創造了不純全的呢？假使天主是全善的，又怎能產生和容許罪惡呢？

奧斯定在這形上學理不能解釋而感覺極大痛苦的時候，却竟切實棄絕了他所有星象學的迷信。據他自己說實際上他早已捨棄了，可是事實上，曾經有一個叫費米奴的朋友來請他算過命，足見他在密良的時候，人們還知道他是個星相家。雖然他給人說過他差不多已明知算命這件事的誕妄，却也並沒有拒絕這朋友的請求，可是他在和費米奴談話中，發覺那人的時辰生日恰和他父親的一個朋友家中的奴隸的一個兒子完全一樣。那位父執也是個星相迷，然而這兩人的「八字」雖是相同，彼此的地位，却相差極遠，一方面是個

有智識有財產的上流人物，一方面却是個窮苦愚蠢的奴才。據奧斯定的自述，因着這一件事的巧合，他於是不得不斷然承認文迪先奴和南勃利地的駁議了；他不但想法勸費米奴不必講究這無謂的算命，還想出了他種顯見的理證來證明星象學的謬誤。從此以後，他對於星相一門，便永遠棄絕了。

此外奧斯定又認識了一個助他解決關於天主全能和惡神的能力種種問題的朋友。這個朋友是他在密良時結識的許多研究哲學的朋友們中的一個，可是奧斯定沒有提起他的名字，所以我們也無從查攷了。他給奧斯定弄到了幾種譯成拉丁文的新柏拉圖派的著作；這書的譯者維多利奴 (Marius Victorinus) 是個著名文學家，他也是個非洲人而且是新近歸化於基利斯督的。這些著作中有勃洛登

(Plotinus) 的名著 (Enneads) 的片段。和他的門弟子包斐立 (Porphyry) 的幾篇論文，大概是靈魂回歸於天主 (Return of the soul to god) 和悟性論的綱要 (Principles of the Theory of the intelligibles)

這些著作對於奧斯定是一種新穎的啟發，對於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也有人說奧斯定便在受洗以後，還是一個新柏拉圖派的哲學家。這層却錯了。不久我們就可以知道的。但是目下却是他歸化到新柏拉圖派的時期，也是他最後皈依絕對的天主教的過程中，一個必要的步驟。奧斯定本已讀過愛普賴烏斯的著作，對於神秘的新柏拉圖派學說，自必不難領會。但是他此刻在勃洛登和包斐立書中所得的微光，正和他以前在若望經首篇中讀過的一樣，不禁又驚喜。勃洛登的推究，到底使他對於天主得到了一種更高深的觀念，把

天主看作一個惟一的純神，一個無限純全獨一無二的神體了。勃洛登的學說，指示他說，人的靈魂，恰如神靈和物質的結合，就是說純全的和純全的結合。勃洛登又教他，知道絕對的真理，是求得到的，只要我們，不是只信賴着五官的經驗，却把我們悟司的能力，專注於內心的和精神的實有，我們便會漸漸和天主接近，在默想出神中，由他引導到最高真實的泉源，便是那士林派人所信爲必不可求的真理。

同時那天主是純全的發見，便切實解決了那罪惡問題，既然萬物是全善的天主所造，那麼萬物都是善的；罪惡不是物質，像摩尼教人所說的，不過善不在那裏罷了。可是萬物不是一樣美善的，因爲萬物既爲受造，當然多少有缺憾。是萬物的本性，所以有變動的傾向，而且有時候這種變動是敗壞。世界上果然有不和諧和衝突，因此世界

上有不善的外觀和影響。但是這不善是由於各種不同事物間的關係，缺少了和諧而來，不是從事物的本身發生出來的。

在新柏拉圖派學說中，他發現天主教義中的幾端真理，可是他不能認識基利斯督。勃洛登和包斐立是反基利斯督很激烈的人物，他們的著作中，全不提及降生救贖的道理。奧斯定那時雖然還全不知道天主教的要理，却愛着耶穌，正在尋求他。可是他對於耶穌只當他是一個聖賢，因着全能天主的特佑，超出一切的人類，但是他還不知道耶穌自己便是天主。他不能完全認識基利斯督，相信他是一「人神」，惟一的原因，是因缺乏謙遜，新柏拉圖派人確實掃除他心中幾種根深蒂固的錯誤，差不多要領導他到真天主的面前，却也加增了他心中的驕傲。他自信他已經爬到了智慧的絕頂。他曾向天主祈禱

道『我漲着的驕傲，却使我和你隔絕，我的眼睛也因了我的臉子漲大，睜不開了。』

這時候，他已開始細讀着聖保祿宗徒的著作，這便漸漸把他的毛病，完全醫好了。除了使他對於新近獲得的真理，信仰更爲堅定外，聖保祿的著述，還使他發見其他的真理，足以完成和闡明已知的真理的。最後他見到基利斯督的真面目了，知道他是天主子，是真天主，也是真人了。從聖保祿的言論，奧斯定得到他第一次永遠忘不了的謙遜的教訓。

從此以後，奧斯定便專心一志去尋求真理了。他用他的頭腦，心灵的全力，去冥思苦索，對於哲學上的探討，有了心得，便欣然色喜，偶而失敗，便嗒然若喪。好像這不是思想的問題，簡直是命運和生命的

問題。他渴求真理這樣懇摯，應得基利斯督自己去滿足他的心意了。

第十五章

維多利奴的表樣

末了，那罪惡和錯誤的戰場——奧斯定的靈魂——自行着手收拾，要把塵污垢濁一掃而空了。他和吾主的爭持，漸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那全能天主，照這被征服的人說來，已經設下了遍地的羅網，把他四面包圍起來，除了飛向天上，沒有躲避的餘地了。

可是幾粒舊種子，依舊在他心中滋長着。他已認識了真理，也已願意信從了，却還不能完全實行，依着真理做。

不但虧了勃洛登，他心目中已有了天主的影像，還因着聖保祿的啟迪，能更進一步，認明白人生只有一條道路，這條路就是基利斯

督然而此刻他還沒有勇氣走進這扇狹隘的大門。他已經捨棄了名利的貪心，可是還該掃除一個最後的障礙，一個罪惡的，似乎不能擺脫的牽累，就是少不來女人的確聖保祿並不禁止婚姻，可是他以為婚姻似乎是順從肉慾，屈伏於人類本性的私情之下，在一個一心事奉基利斯督，專務神修的人，是不相宜的。在奧斯定一方面，也怕成了家以後，要有許多煩惱阻礙。但是無論如何，他不想有一個正式的妻子來受累，只要一個滿足他私慾的婦人就是了。然而他知道這種辦法，正是基利斯督信徒們所視為最壞的事，非但不該有這樣的行為，而且不該有這樣的存心。因此，他前進到這最後的一步，便猶豫起來，歸化一層，就此耽擱下了。婚姻是純善生活和自由的障礙；不正式的結合，是可恥的，不道德的；但是基利斯督還在喚着他，他怎樣做才是

呢？

在這猶豫不決，進退兩難的緊要關頭，又沒有一個可以請教的人，他的新柏拉圖派的朋友們，只會高談闊論，却不能指導他，該怎樣行事。他們果然已經把他領導到天主跟前，却不大認識耶穌，而且藐視他，和他的福音。盎博羅削常常很忙碌，尤其是此刻多事的時候，總沒有工夫和他談話。至於他的幾個最密切的朋友，大概是他的門生，他們事事要請教老師，當然不能解決老師的疑難。那麼，他的一片隱衷，向誰陳訴呢？

忽然奧斯定心中，得到一個啟發。這當然是全能天主親自默啟他的，那時候，有一位年高望重的羅馬司鐸辛普利濟（Simplicianus）辛氏在羅馬專教純正教理多年，名望很大，一身盡着奉事天主的職

務。盎博羅削曾選定他做自己的神師，和指導人，又知道辛普利濟德高學博，所以臨死的時候，委他繼任做密良主教。

奧斯定於是去謁見辛普利濟，他並不和他辨論聖經或是婚姻問題，却牢牢實實辦了一個告解，這是他基利斯督信徒生活中第一次的告解，告得又完全又明白。他把他道德上，意念上的錯誤，和他努力，避免的情形，一齊說明。辛普利濟慈父一般耐心聽着他，又因奧斯定已經讀過新柏拉圖派的著作，表示滿意，因為這一派的學說，對於天主教理，比較其他任何學派，更爲接近。說起這些著作，辛普利濟就講把這書譯成拉丁文的維多利奴的故事。辛普利濟說自己是維多利奴的知友，他眼見他三十年前在羅馬歸化了天主教。奧斯定聽了這一段故事，心中很感動。維多利奴的往事，對於他目前進退兩難的緊要

關頭，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維多利奴的名字，奧斯定是很熟悉的。不但他在維多利奴的譯文中，讀過了勃洛登和包斐立的著作，而且奧斯定的生世，也和他有些相像。維氏也曾做了多年的文學教授，先在非洲，後到羅馬。關於文法和修詞學的著述也很不少。奧斯定嗜書好讀，也許在加笱日或是在羅馬讀過他的幾種著作。蓋伊武馬立伍維多利奴亞弗羅 (Caus-
Marius Victorinus Afro) 是在第三世紀的末葉在非洲生長的。到了三
○四年上，公斯當定 (Constantinus) 皇帝在位時候，他到羅馬求取名利。這些情景也和奧斯定的境遇相仿。他到了羅馬，便時來運至，不多幾年後，便聲名洋溢，成了羅馬的第一名師，和演說家，他活着的時候，羅馬人就給他造像紀功。那時雖然風俗腐敗，這種榮譽，對於一個文人，

却是非常破例的。這時候維多利奴是一個外教人，在他的傾向於埃及的神秘學說裏，他反對天主教義，便是在他修詞學的著作中，也夾着許多惡意的攻擊，指摘瑪利亞的童貞和基利斯督的復活。因爲想用哲學的武器來攻擊天主教義，他才細細研讀聖經，可是這事的結果，大出維多利奴意料之外。他孜孜研讀的目的，本在毀滅聖經不料這一番的研究，反把他異教的謬理掃除乾淨。我們該記着這時候他不是一個沒有學問，易受感觸的青年，却是一個年紀已在五十以外，飽經世故，又正享着盛名的人，而且凡是他的朋友們，崇拜他和愛護他的人們，都是外教人。

維多利奴把這一次的奇變，告訴辛普利濟說：『你可知道我現在是一個基利斯督信徒了。』辛普利濟說：『除非我親眼看見你在

基利斯督的聖堂裏，我總不相信有這一回事。」維多利奴便大笑道：「那麼，一定要到聖堂，才算是信徒嗎？」

但是那聰明的司鐸，聽了這位詭辯家的答語，還不滿意。信教不只是到到堂裏，就算完事，却該正式承認自己和同教的昆季們，同歸於一棧，同是基利斯督所救贖的人類，到堂瞻禮，不過是公然表現信友們心中的信仰罷了。但是這位著名的教授，怕他的朋友們譏嘲，或者更壞的，他們要和他爲難，然而聖寵已經降臨到他心中了，不久他就看出他的畏怯是懦弱，當他奉事邪神的時候，他從不會怕難爲情，現在奉事基利斯督，倒要怕起來嗎？果然後來有一天他對辛普利濟說道：「我們到堂裏去吧，因爲我要做一個基利斯督信友。」於是開始學習聖教要理。一經學熟，便報名准備在復活瞻禮前一天晚上

受洗。這歸化的消息，一經傳出，全羅馬的人，頓起了極大的感觸。信友們都欣幸非常，外教人却失聲嗟吁，驚訝不已。那時候，凡是願意受洗的人，依據習慣，該在大堂中顯要的地方，當眾宣讀他的信誓，但是司鐸們因為維多利奴的身份高貴，特許他閉門宣示他的信仰。他却依依，說道：『我曾當眾說過很多虛偽的和無謂的說話，此刻我承認真天主，還要躲躲藏藏麼？』說罷便當眾大聲宣告他歸化這新信仰的經過，在場的人，個個驚羨非凡，十分感動。

從此以後，他竭盡才能，專為基利斯督教理解釋辯護，終身做着耶穌的勇兵了。

奧斯定聽了這一段歸化的故事，心中頓起了無限感觸，一時熱忱勃發，竟想立即效法維多利奴了。他們兩人相似的地方很多，所以

這個感觸，更爲深切。他們倆都是非洲人，都做着文學教授，而且都是熱心名利，一樣是由新柏拉圖派著作的引導，而趨向於天主教義的。此刻在奧斯定一方面，那完全歸化，和領洗的最後一件事，還沒有到成熟的時期。他懷着這個志願，却還沒有打定主意。

這時候奧斯定的兩重性。就是兩種矛盾的願欲，依舊劇烈地衝突着。那順從私慾的本性，是本有的；注意靈魂，渴求真道的志願，是新的。此刻他還不能把這兩種本性聯合起來，因而獲得平安。他依舊生活在這兩者之間，不過此刻靈魂一方面，比較重視罷了。只因他給習慣的鎖鏈拖累着，所以他不能棄舊更新。這拉住他的鎖鏈，便是女色。他自己也曾說過：『因爲意志的乖戾，便造成了好色心，順從了這好色心，便造成了習慣，不克制這習慣，便造成了需要。』他把自己比

做一個半睡半醒的人，明知道醒了比睡着好得多，而且起身做事是何等緊要，可是他不管好歹，儘着昏昏沉沉地睡去，順從他再入睡鄉的願欲。

維多利奴的表樣已經給這瞌睡的奧斯定一個最先的，有力的推動了，再推一次，他就要睜開眼睛看見那基利斯督的曙光了。

第十六章

聖安當的師表

那是候，奧斯定信任的人一個也沒有，便是那兩個最忠實的友伴，愛立比和南勃利地，也不能使奧斯定完全信任。他們的年齡都比他小，也不像他那麼熱情老練，他們當然不能窺測他紛繁的心緒，和精神上的突變，所以他精神上所受的痛苦，比他左右所能想像的還

厲害得多。只有他的母親，或者能從她兒子痛苦的神情中，看出他心中的深愛。奧斯定的精神好像正月天氣，這時候殘冬將盡，春日未和，萬物還不能回復生氣；便是一日之間，也許忽而漫天濃霧，像深秋的光景，忽而陽光炎烈，變了初夏的模樣，忽而朔風怒號，忽而細雨緜緜，然而河畔籬邊，已見嫩芽怒發，得了雨水的浸潤，漸漸長成青翠的綠葉了。

果然到了七月裏，一天奧斯定燕居無事的時候，有一位朝中的顯宦前來拜會。這人叫龐迪濟（Pontianus）也是非洲人。這時候，南勃利地應奧斯定的朋友，文法教授萬賴公度的邀請，前去襄助，所以只有愛立比和奧斯定兩人在家。這個來客，無意中看見一張打牌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書，就動了好奇心，拿起來觀看。這是一冊聖保祿的書

信。我們知道，那時候奧斯定爲了要精研他的新柏拉圖派哲學起見，所以正在研讀着這宗徒的言論。

龐迪濟是一個熱心的信友，見了這本書，就覺得很高興。他相信這本書是修詞學教授們在上課時用來做一種教本的。還以爲保祿書信中，有幾篇最有精采的信札，很可以使上流人物信服聖道。奧斯定對龐迪濟說，他很佩服聖保祿的著作。於是兩人談得很爲融洽，那位來客便漸漸談到聖安當 (Anthony the Great) 的行實和著作上去了。那大安當是埃及的隱修士，於三五六年前去世，那時正是奧斯定出世後第二年。奧斯定對於羅馬文學家，不論有名無名，可算得沒有一個不熟悉，可是這一位著名隱修院長的名字，却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是因爲安當院長死了以後，雖則亞大納削就給他立傳，却沒有譯

成拉丁文，奧斯定這時還沒有精通希臘文，也就知道了。

這時候奧斯定才從龐迪濟口中知道安當是於二五一年在科麥（Coma）誕生的。他是個富家子弟，二十歲上就失了怙恃，便把全部家產，分施貧乏，把他的獨姊妹安置在一個貞女院中。獨自離家到城外附近地方，去度一種苦行的生活。但是不久他覺得居在近城，不能棄絕世俗上的來往，割斷親友們的私愛，因此又出外遠行，到了曠野，在璧斯賓（Mount Pispin）山上，深林中住下。龐迪濟又講安當怎樣和邪魔不住地奮鬥，克制私慾的誘惑，至少有十年之久。這非洲青年所受肉慾的誘惑，又多又厲害。邪魔使他熱血沸騰着，夜裡還使極美麗，極淫蕩的女子來勾引他。但是安當常想着地獄的永火，和淫人在地獄中的受苦和醜惡，總是竭力抗拒斥責，克勝邪魔。這些誘惑，使他

能平安過日，不論睡着，醒着，或是在祈禱休息的時候，總不得安寧，但是他總能堅忍着，克制種種的誘惑，他睡在一張粗糙的蓆子上，或隨地躺去，每天只吃些麵包，喝一點水，每次守齋有四天之久。後來，來訪問他的人，一天多似一天了，有的是來求教的，有的是來求治病的。因為要避去煩囂，所以他又遷居到更遠的地方，在戴白依（Thebaid）隱居了多年。他吃的餅乾，每隔六個月充補一次，硬得得石塊一樣。在聖教遭難期內，安當渴願致命，很勇敢地走到亞力山大去安慰信友們，後來在三三八年上，又去過一次，幫助亞大納削抵抗埃里亞人，但是他那隱居的小茅屋，雖然在很遠很荒僻的地方，竟成了東方各處信友們朝覲的聖地，直到他活到一百零五歲上去世的時候。

這位英雄般的隱修聖人，在荒野中和魔鬼短兵相接，奮鬥了七

十多年的故事，對於奧斯定實在是個意外的啟發。他極端欽敬，這位英雄，能在荒野中過了七十多年，和魔鬼激戰，却又常保着勝利。就某幾點講，安當和奧斯定恰是相反，因為安當沒有學問，對於文學和哲學都是門外漢。奧斯定却一生卷不釋手，而且著作等身。但是安當苦於受肉慾和驕傲的誘惑，却和奧斯定一般，不過安當却能克勝這些誘惑罷了。那麼，既然彼此一樣，又都是非州人，安當能做的，奧斯定爲什麼不能做呢？

龐迪濟又說起隱修生活，非但不可能，而且還不是稀有的。便在密良城中，也有一所盎博羅削創立的貞女們的女修院，可是在埃及和泊來斯定（Palestine）兩處，安當和薛白斯保祿的門徒，簡直多得不計其數。有幾處地方竟成了修士們的殖民地了。還有在荒野地

方住在山洞裏，或茅屋中的隱修士。也是一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安當的表樣，竟影響到一般高官厚祿，享着世界上榮華富貴的人們。他於是又講起數年前在德來物（Treves）地方，當羅馬皇帝出獵的時候，會和三個大臣到城外一個花園中去散步。內中有兩個大臣信步行來，不覺走到了一處修士們住着的茅屋面前。當他們走進去休息的時候，這兩個朋友隨手取過一本安當傳來誦讀一過。其中的一個，讀了十分感動，便立刻決定要在那裏隱修，還勸他的同伴一同住下修道。這時候龐迪濟和那另一位大臣找他們好久找不到，後來在這荒野地方找着了，豈知他們倆已決意棄俗精修，無論如何，定要在那裏住下，不肯回去。龐迪濟雖則很羨慕他們，却没有那效法他們的勇氣。這種感化突如其來，奧斯定聽了，已是稱奇不置，然而還有使他驚奇

的事，在後面呢！原來這兩個大臣，不但皇帝素來倚重，眼前就要大用，而且都是年少英俊，剋日就要成婚，他們倆的未婚妻，一聽得這個消息，都說難得，有這樣好志願，便也同進了女修院。

龐迪濟講這個故事，講得酣暢淋漓，使奧斯定聽了，頓起了無限感慨。他去了以後，奧斯定心中思潮起落，羞愧交併，和愛立比默默相對。

第十七章

小孩子的命令

這一席話，龐迪濟無意中把奧斯定逼迫到了危崖絕壁上，假使他要自救，惟有冲然高舉，飛向雲霄。

奧斯定聽了龐迪濟這些話，好比身上的衣服給他剝個精光，使

他赤裸裸地站着，暴露他全身的缺點。這時候，他才看清楚他自己的本來面目了，醜陋污穢，渾身是瘡癩的斑痕；他憎惡着自己，可是不能逃出他自己的軀殼；他咀咒着自己，可是缺乏那改過遷善的勇氣。他深悔從前不應陷入摩尼的羅網，又讓婦女們消磨自己的志氣。從前他也許可以用不能一定確實獲得真理的觀念，來寬慰自己的良心。但是現在他心裏明白了。『摩尼是個騙子，全能天主在喚我，耶穌是唯一的道路，保祿是我的導師。』在這個時候以前，奧斯定明悟中的歸化，已經是完全的了，他相信基利斯督信友們的教訓，願意做一個信友，在意願中，和思想中，已經是一個信友了。

那麼該做的事，還有甚麼呢？他必須度着信友的生活，在他日常生活中，該實行他此刻已經確認的信仰，棄絕那些此刻依舊束縛着

他的好色的習慣，效法聖安當克制肉慾，來解放自己，不做女人的奴隸。所以奧斯定胸中所有劇烈的激戰，不是真理和錯誤之戰，不是天主和撒殫之戰，也不是信仰和懷疑之戰，却是貞潔和邪淫之戰，是純潔的志願和淫樂的嗜好之戰，是精神和色慾之戰。

龐迪濟盛稱安當克制淫慾，這便是奧斯定所以羞愧得無地自容的緣由。奧斯定從前因為要求得真知，徬徨焦慮，果然也會受了不少痛苦，但是此刻他已經洞見真理，灼知真道，却又因肉慾衝動，不能遏止，不能早早歸化，他心中確有說不出的難受。龐迪濟去了以後，奧斯定便倒身投入愛立比懷中，他臉上一副不自然的神情，表示他心中正忐忑不安，衝突得很是劇烈。他喊着道：『怎樣才醫治好我們的毛病呢？你不是聽見了嗎？沒有學問的人，竟起來硬把天堂奪去，我們』

有了這許多學問，却在情慾中沈迷着。我們學着他們，是可恥的，可是不能學着，還要可恥咧！』

愛立比聽了，默不作聲，心中却十分驚奇。他看見奧斯定和平日大不相同；額上汗瀋淋漓，臉色緋紅，閃爍的眼光，和粗獷的喉音，都足以顯出他心中的奮興。不等他的朋友回答，奧斯定就起身走開，急急忙忙向着花園裏走去，想借那幽寂的地方，來排解他的煩悶。愛立比却在他的後面跟着他，到了園中，並肩坐下。但是奧斯定對他自己的憤恨，還不能平息。他一會兒搔頭抓髮，搖擺着他手中帶着的書本，一會兒兩手緊抱着雙膝；有時微微歎氣，有時渾身打顫，却是一言不發。他對他自己發怒，想起那無情的病症，怎樣消磨了他的精神，便覺得十分恐懼。他責備他自己太懦弱，打能打破那桎梏他精神的鎖鏈。他

很想把那鎖鏈打開，便是傷膚裂體也不顧。但是便在那時候，惡的幻像，和那過去淫樂的回憶，依舊攻擊着他。因此，他對於發奮改過倒怕起來。只怕以後不能度着那守貞的生活。他說「我要終止一切」他怪着那節制人身各部的精神，却不能管轄自己。後來他終究確實決定了，却又不能克服那束縛着他，那可恥的情慾。在他的腦海中，他看見那些發願守貞的人們，還看見他們是快樂的，他們所得到的神慰神樂，萬萬不是縱情聲色的人所能有。那麼，一個人怎能爲了暫時些微的快樂，拋棄那永遠的神樂，安和，清醒的洪福，失去了基利斯督永久的友誼呢？

以上，便是那時候奧斯定心中過去的「我」和現在的「我」，很劇烈衝突的情形；一方面，他想改過遷善，一方面，對於過去罪惡的

回憶，却又依戀不捨。他受那厭惡心的攻擊，十分厲害，以致一陣淚潮，竟朦蔽了他的見地。爲要使自己在孤獨沈靜中得到一點寬慰起見，奧斯定便離開了愛立比，走到一棵大無花果樹下坐着，那辛酸的熱淚，便立刻傾筐倒篋地流出來，流了滿面。他痛哭了一回，那痛苦的心神，才覺着安定了些，漸漸恢復了原狀。

這時候，一輪紅日，漸漸西沉，夏季的暑熱，籠罩着園中，一些微風也沒有。奧斯定在嗚咽啜泣中，提高了嗓子，向天主喊道：『噢！主啊，你對於我的義怒，幾時才息止呢？』

一會兒，他又大聲喊道：『幾時我才得救呢？我的桎梏幾時才能擺脫呢？許是明天吧？還是後天呢？還是常常要說着明天，永遠不會有今天呢？爲什麼不是此刻就做起呢？爲什麼不立刻就做呢？不從此擺

脫，棄舊更新呢？」

忽然當他悲傷的思潮，從他痛苦的心頭，湧上來的時候，他聽到一個孩子的聲音，（是男孩子或女孩子他不知道，）在鄰近一間屋裏說話。

『拿起來讀。』這個甜蜜，年輕的聲音說，『拿起來讀。』

他凝神靜聽，推想這句話，是不是兒童遊戲裏的話，想了一想，決定不是，於是奧斯定的面色，陡的變了。這密良小孩子的聲音，不先不後，恰在那個時候給他聽到，這還不是天主的聲音嗎？奧斯定於是忍住了眼淚，拔起腳來，急急忙忙走到先前他和愛立比同坐的地方，拿起了他遺忘在那裏的一冊聖保祿的書信。他記起龐迪濟給他講過的故事來了。怎樣安當一天聽得人唱着聖經上的一節聖咏，受了感

動。便毫不遲疑地，完全改變了生活的方法。他拿起書來，隨手翻開。最先和他的淚眼接觸的，便是聖保祿給羅馬人函牘中的幾句話：「不是在鼓譟和沈醉裏，不是在放蕩和淫佚裏，不是在爭勝和妒忌裏，却該把你們放在我主耶穌基利斯督身上，不顧慮到肉身的需要。」

他不再往下讀了，這一節簡短的詩句，正適合着他個人的情景；真是神奇，他所需要的，便都在這裏了。他立刻覺着一綫堅定的光明，光照他，把所有疑雲盡行驅散，精神上便得到了安慰。這便是結果了，這便是勝利了！就在這個時候，那控制着奧斯定十六年的肉慾，看來似乎不能克服的，一霎時間竟頓然消滅了。這最後的障礙，已排除了，異性伴侶的婦女，已擯棄斷絕了。現在他得到解脫了，他能自由呼吸着，再沒有甚麼東西使他和基利斯督隔絕了。

把手指夾着書頁，來做那救贖他的一段書的標識，奧斯定便把他的故事，層層節節，對愛立比傾吐無餘；尤其是對於他怎樣苦心焦慮，以求達到這個最高的一步，和那仇敵最後的擊敗，講得格外詳細。愛立比從他手中，取過書來，要在書中尋求可有適合他自己情景的話。他念了一會，便念到一節說：『信仰薄弱的人，該接受他。』

『這一節是爲我的，』愛立比說。

他本來是性喜貞潔的，愛立比便立誓要跟着，還要幫助着他的朋友和老師，走他現在切實擇定的道路。從前在錯誤中，做過他的同伴，他現在又應允和他一起趨向真主。他一生謹守這個允諾，始終不渝。

爲了急急要使莫尼加分享他們的快樂起見，這兩個朋友，就趕

到她跟前，告訴她一切。這聖婦以前，曾把自己許多的眼淚，作她兒子的眼淚的代價，此刻却又哭將起來。不過此刻是勝利和快樂的淚了。夢是應驗了，她的兒子，終究站在她身邊，在同一的『信仰的準繩』上了。她讚頌吾主，在她受了許多苦難之後，到底應允了她的祈求，賞賜她這個福樂。奧斯定對他的母親說，他從此以後，要棄絕一切世俗和肉情的束縛。爲他個人，爲他們全體，新生活正開始了。那孩子的命令，已經服從了，天主的訓諭，還該始終尊重着。肉身是克服了，精神也就獲得自由，好甘心情願做基利斯督的奴僕。快樂的時期近了，眼淚不必再流了。奧斯定的明悟早已是基利斯督的，現在他的心，也是基利斯督的了。他生活的各方面，也該是基利斯督的。

第十八章

棄俗精修

奧斯定現在既已立了新志願，必須實行遷改，不容反悔了。據他自己說，天主已經濾清了他的心，把所有不潔的血，完全瀝出，因而使他脫離了三重欲望的羈絆，就是他十餘年來所受困而不能自拔的羈絆——好名的欲望，求利的欲望，和肉情的欲望。如今名利肉情的欲望，都消滅了；他只願意天主所要的，在他以後的四十四年中，奧斯定從沒有溫過他的舊夢，即使有時他回想到過去的錯誤，這也不過是痛悔自責，哭那已往的罪過，對那解救他的天地大君，高聲唱着謝恩歌。

他所決計要實行捨棄的，第一是他的講座，他不願再賣他自己

了，也不願賣給青年們那些差不多都是用以表示不良的情緒，或是爲這不良情緒辯護的語言和學術。可是爲要免去外界無聊的評論，和不需要的稱許和勸告起見，奧斯定不願彰明昭著地立即辭退，却依舊繼續上完那餘下二十天的課程。因爲這時候到假期，只有二十天了，到那時候，他可以悄悄告退，不必向當局陳述辭職的真理由。他可以推說身體不康健；這個理由，也是真實的，因爲他的身體，本來不大堅實，又加有些不服水土；教授的生活，又是容易減損健康的事實上，他有時候也有氣急毛病，總有一天要告退的。後來，他只對盎博羅削說過，這回辭職的真正動機。

其次他必須和他的新夫人脫離關係，和他的未婚妻解除婚約。這些事情，有他的朋友愛立比和他的母親莫尼加代爲料理，倒也不

十分困難。

這些事情發生以後，消息傳到奧斯定最要好的朋友和弟子們的耳中，奧斯定家中便有人提議一家大小都該離開城市，遷居到一處幽靜的地方，暫時住着，度那合於哲理的，和近乎隱修的生活。他不能立即受洗；他需要自省，和預備工夫，他也急急要避開城市中的煩囂，好避免一切不相干，或是討厭的舊相識，不致再繫懷往日的情景，或是受任何的誘惑。

奧斯定的知交中，最覺得憂悶的，要算是萬賴公度了。這不是爲了奧斯定在理想上，和實驗上，做成了一個基利斯督信徒，却因爲他自己已有了妻子，雖然她也是一個基利斯督信徒，但是既然有了一個妻子，他就不能加入奧斯定和其他朋友們所組織的會社了。可是

那慷慨交深的萬賴公度，雖然不能和奧斯定等共同度着那修道的生活，却把他所有在加雪西公（Cassiacum）的一所鄉下房屋，贈給那班未來的隱修士們。這座房屋，是在風景清幽的地方，在白里安宅（Brianza）區內，要算是最好的勝境了。奧斯定永遠深深感激他這慷慨的贈與，不住爲他祈禱，使他得享永福。因爲，不久，在三八八年前，可憐的萬賴公度就病重死了，可是他在臨死的時候，還趕得及做成了一個信友。

奧斯定最要好的朋友中，沒有跟着他去度那鄉野隱退生活的。還有一個，這就是南勃利地了，他尋求真理，還比奧斯定先得。在奧斯定沒有覺悟以前，他已覺察到星象學說的誕妄，和摩尼教義根本上的謬誤了。此刻他又得到新柏拉圖學說的啟迪，依着自己的意思，做

了一個基利斯督信徒。可是他還中着摩尼教的餘毒，執迷着一端謬誤的道理——他不相信耶穌的人性，像馬西翁（Marcion）暨其他一般異端派人一樣，堅持着認耶穌的肉身，不過是一種虛幻的外表。總之，他不承認有天主投胎降世這回事。奧斯定曾和南勃利地在往來函牘中，辯論了許久，到底見了功效。因為後來南勃利地終於歸化了正教，全家做了信友。

其他一班人，都切願和奧斯定一齊離開密良——莫尼加和所有同住着的親屬，以及那幾個最忠實的弟子們。最後，假期到了，在月底的那一天，可愛的清晨，奧斯定便和他的同伴們，帶着快樂的情緒，向那在加雪西公的隱居的地方出發了。

第十九章

白里安宅的學府

萬賴公度的別墅，並非一個真正的別墅，不過比鄉間普通的住屋，高大精緻些罷了。這座房屋是個莊子，慣常用來堆儲雜物，並不用作住宅。這莊院裏沒有花園，只有一方草地在屋面前展開着。草場上有一株老栗樹，枝幹縱橫，樹葉濃密。每逢着天朗氣清的日子，這班非洲朋友，就在這清涼的樹蔭下，援古證今，高談雄辯，討論哲學上的難題。

這個小團體，一共有九人——奧斯定和他的兒子愛達多，他的弟弟那維求，他的兩個表弟羅摘古（Rusticus）和拉顛第亞（Lasidianus），他的同鄉和弟子屈立才典（Trigetius），羅曼尼奴斯的兒子黎桑濟，

(Licentius) 那離不開的愛立比，和那溫良賢淑的莫尼加，她當然負着管理家政，和主持中饋的責任。也許他們還僱了一個本地童子，幫助莫尼加做粗重工作，因為單靠着一個婦人，無論怎樣能幹，總怕做不來這樣一份人家許多的事務。這個家庭裏，雖然賺錢的人一個也沒有，要吃飯的，却一共有近十個。傳奧斯定行實的人，以為他們的生活費，大概是由羅曼尼奴斯供給的，尤其是因為羅曼尼奴斯這時候打發他的兒子黎桑濟去跟着奧斯定求學，總得給予資助。但是，這層我却不信。羅曼尼奴斯縱然慷慨，諒必不能獨力長久維持他們全體的生活，大概他擔負他兒子名下所需的費用，供給得寬裕些罷了。奧斯定教書將近兩年，多少總有一點積蓄。莫尼加也可以從塔加斯特的田產上，收得一注小進款。此外，奧斯定在那裏替萬賴公度代管佃戶，

萬氏也必分給他一點菓菜園裏的收穫，作爲酬報。我們從奧斯定的著作中，得悉萬賴公度曾委托他代表監視田裏的收穫，那些佃戶們對他當然很恭維，諒必不時有些餽贈。

讀者不要把加雪西公的莊舍，錯認做一個修院。住在那屋裏邊的人們，大抵是活潑的青年；他們隔離塵世，來度那愉快的鄉村生活，又可以常聚在一起，都覺着快樂。他們談笑一堂，放懷暢論，簡直不知道罪惡。那裏，差不多是一個同鄉會，和哲學家的集會罷了。他們的目的，是在尋求真理的光明，和奧妙。這個集合，有些像宗教會社，又有些像學院。我說學院，是指着柏拉圖派的學校，因爲這班朋友，差不多個都是一心崇拜那蘇格拉底神奇的大弟子的。但是這個學院却和那奧斯定先前開辦過的學院不同；這不過是一個許多人同居的大

家庭，彼此和睦相親，不用繁文虛禮罷了。

在這個團體中最有恆心的，要算是愛立比了。他身材矮小，奧斯定每每取笑他，却又非常器重他，愛他和親兄弟一般。黎桑濟却有些心不定，又多幻想。他極愛做詩，那時候正專心寫着一篇記事詩，幾乎把別的事情都荒廢了。因此，有時候奧斯定不得不糾正他，教他記着哲學的價值，遠在只做神話詩以上。屈立才典年紀比較長一點，很有些觀察力，而且很好學。莫尼加除了一手好烹飪外，還深通哲學，不時得到她兒子熱烈的讚美。其餘的人，大概都是些不重要的角色罷了。奧斯定自己既做着他們的領導人，又做着他們的教師，可是有時遇了機會，也和他們開開頑笑；雖然做着教師，却也不怕請教他的弟子們，和他那明智的母親。

到了加雪西公後，起先的幾天，完全是奧斯定休息調養的時期；等到他的身體回復了康健以後，第一，就研讀聖經。他從前只讀過若望和那引導他歸化的聖保祿書信。現在他開始研讀聖咏，心中便覺非常愉快。

的確，加雪西公的奧斯定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不是一個在桎梏下掙扎受苦的奴隸了。他此刻心神安定，過那教讀的生活；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在一起，覺得欣慰，和天主接近，更覺得心地光明。他可以和愛立比說說笑話，開頑笑似地，誥誡那詩迷黎桑濟；講講故事，讀詩，猜猜謎。總之，他臉上重新有了笑容了。他在白里安宅隱居的情景，竟和他以前在密良公園中，心神不定的態度，大不相同。因此，那班信口雌黃的批評家，便據爲口實，說那懺悔錄中的自述，是不確的。這

班人也許是見多識廣的，可是對於心理學，却一定不會研究過。奧斯定隱退以後回復安和，心怡神樂，正是他所說不虛的證據，足見他撥開雲霧，重覩青天，經過一場惡戰之後，終於獲得勝利，一心歸向天主，到死不貳咧。

奧斯定一生渴求快樂，而且早已明白真正的快樂只能向智慧，真理中去尋求，才能得到。他畢竟明白看見這種智慧，便是真理，便是天主自己，所以認識天主，便是快樂。他自從決意棄舊更新以後，便實行棄絕所有阻碍他和天主接近的一切事情，因而實現了他所求的快樂。那麼，爲什麼他不應該表現他心中的喜悅呢？而且他喜形於外，又沒有什麼可加指摘的舉動呢？他猶豫多年，憂深苦劇，一朝解脫，自必歡喜踴躍，有什麼可怪呢？假使他不是這樣，那麼他所說的話，倒有

些可疑了。假使他在加雪西公的時候，依舊和在密良一般，憂傷悲戚，那麼他那懺悔錄中自述的真偽，連我也要懷疑起來了。在他白里安宅隱居時代所著的自語 (Soliloquies) 中，我們可以見到他的靈魂歸向天主，悠久真摯，足見他愛主的熱烈，和信德的堅深了。

奧斯定在十月中旬，就向密良當局函辭教授職務，說他在精神上和健康上，都不能繼續供職。同時他又寫了一封信給盎博羅削。這信寫得很長，信裏詳細陳述一切事情的經過，還承認自己的錯誤，表示他願意領洗的決心。他又問該讀些甚麼書，好預備領這切願着的聖事。我們不知道學校當局怎樣回覆，却知道盎博羅削在覆信中，教他研讀先知依撒依亞經。奧斯定聽從了這個勸告，但是對那預報默西亞降生的經文，却不能領畧他的神味。奧斯定不明白經中的奧義，

因此讀不多時，便又回到聖咏上去，和他所愛讀的聖保祿書信了。

奧斯定和他的朋友們，是在十月底遷居到加雪西公去的。他們必須於翌年三月初回到密良，因為凡是要在復活節領洗的人，必須在封齋開始的時候報名。我們從懺悔錄中得知當這班非洲人動身晋省的時候，龍巴第（Lombardy）地方還沒有解凍，所以奧斯定在萬賴公度的莊舍裏，住了四個月。在這四個月中，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是消磨在著作方面的。Contra Academicos，De Vita beata 和 De ordine 三部便在這個時期內脫稿。

這樣，可知在加雪西公隱退的時期裏，奧斯定的確沒有虛度光陰。不但他在精神上除舊更新，成爲一個純潔的，熱烈的，愛慕天主的人，便是他的文藝創作力，也因此恢復。這便是他信從了天主教義後

得益的一端。奧斯定在三十二歲以前，只著了一本 *De Pulchro et Aplo* 在三八〇至三八六年的六年中，據我們所知道的，連一頁也不會寫得。現在他却是一個很短的時期裏，很迅捷地接連寫成了四種短篇作品，一共有八冊。

奧斯定回到密良的時候，他的心神更穩定了，信仰也更堅固了，他抵抗誘惑和謬理的力量，也更大了，他一心準備著領受那滌淨的神恩，便是他從兒童時代所切望的聖洗，可是現在他才值得去領受，現在才能完全了解。

第二十章

「如麋鹿之希泉」

加雪西公的隱士們，必須在三月裏，早早回到密良，因為我們知

道，凡是願意領洗的人，必須在封齋開始時報名，這一年上（三八七年）的聖灰瞻禮，是在三月十日那一天。爲要表示虔誠起見，愛立比決定這回長途往返，都要赤腳走着。不管那路上還是冰膠雪凍。這班人到了密良，除了黎桑濟和屈立才典自去尋覓住處外，其餘的人，依舊到那從前住過的老屋裏，暫廬。在那裏花園裏的無花果樹，還沒有萌芽。

那時候，新教友都是在望復活瞻禮到復活瞻禮早晨的夜間受洗的。在封齋期內，保守教友，都該學畢一切必要的教理，才可以領受三件聖事，因爲在那時候，領洗，堅振，和初領聖體三件聖事，是在同時連續着領受的。在三四兩月裏，奧斯定每日到聖堂裏去，——大概就是盜博羅削大堂——恭與各種典禮，來堅固他的信德。他聽了信友們唱

聖歌的聲音，覺着無限欣慰，便不由得喜極流淚。他和他的朋友們到堂裏來，不但是爲了要參與宗教典禮，也爲了要聽訓誨，學習各樣要理。每天有司鐸們給他們詳細講解聖經上重要各節，還疏解天主教和信經的意義。

在閒着的時候，奧斯定依舊繼續他哲學的著述。他在封齋期中開始寫着那「靈魂不死」(De Immortalitate animae) 論。在這篇論著中，他依着勃洛登的步驟，把曾在自語中討論過的問題，再作進一步的研究。這篇著作，不能算是論說，只好算是他在腦海中推究多年，那不死問題的三段證法的筆錄。這本書不是他的傑作，而且也沒有做完。看來他執筆的時候，也不像在鄉間時候，那麼有興緻。

但是他沒有失去他著述的志願。不久他又編成了一本文法，和

幾篇討論音樂的文章。他原來的計畫是要寫成七篇論文，討論七種學術，就是辯論學，修詞學，幾何學，數學，哲學，文法和音樂。可是現在他的文集中，只剩下論音樂的論文了。

轉瞬間，聖主日到了。奧斯定除了科學和哲學外，還該顧慮到別的事情咧。依着那時候的習慣，他在四月二十二日，就是建定聖體瞻禮的那一天上，當眾高聲朗誦信經。這一天是保守教友們，可以洗澡吃肉的最後一天，以後的兩天內，就該嚴守齋戒了。聖瞻禮七晚上，奧斯定又到聖堂裏去，盎博羅削主教便給他念末次驅除魔鬼的經文，把手按在他的頭上，使他的靈魂此後永遠不再受魔鬼的束縛。奧斯定於是和他的同伴們跪在這位主教跟前，面向東方，三次鄭重許願服從聖律。盎博羅削於是向他臉上噓了一口氣，在他的額角上，嘴唇

上，和胸口畫了十字。這些禮儀完畢後，便開始舉行復活前日的夜禱，先念聖經，後唱聖咏第四十一節『主余靈企慕爾如麋鹿之希泉云云。』這節聖咏，恰合那時候的情景，倒像奧斯定自己特撰的呢。

夜禱完畢後，天快亮了，奧斯定和他的同伴們走到聖水盆前，脫去了衣服，面向東方，三次宣誓棄絕魔鬼，他的素行和虛榮，隨後主教給他擦了聖油，把他捺在聖水盆裏浸了三次，才對他發了三個問題：『你相信全能天主聖父，天主聖子耶穌基督，和天主聖神嗎？』每一次發問，奧斯定總答道：『我確實相信。』

於是，盎博羅削便用天主聖三的名義給他付洗了。他浸在聖水盆裏的時候，有一位司鐸，把和着巴爾撒末香的聖油，給他擦在肢體上。當主教把白布蓋在奧斯定頭頂上的時候，又把手按在他的頭上，

在他額角上畫了十字。這就是堅振的禮節。這位大主教，還依着那時只在密良地方通行的風俗，彎着身子，去洗奧斯定這一班人的腳，差不多要跪下來，像僕人跪在主人面前一樣。這許是這兩位聖人最後一次的對面，也許他們倆都覺得有些神秘的意義咧。這班新領洗的，於是每人執着一枝聖燭，穿着白衣，排了隊，緩步徐行，回到堂裏，嘴裏唱着「天主受享榮福於天」這一遍經。接着復活瞻禮的大禮彌撒開始了。彌撒中，他們便第一次恭領了聖體聖血；領聖體後，奧斯定又喝了一杯和着蜜的牛乳。這是依着聖經上「湧着乳蜜」的話，表示他此刻已有了天堂的名分。

這時候紅日東升，光照着這三八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那一天的耶穌復活節的良辰。在這個可紀念的黎明的光明中，奧斯定已加入

基利斯督的軍隊了。他起先做着兵卒，後來做了軍官，要始終奉事耶穌到死才止。他兒童時代的志願，畢竟滿足了。

他那富於情感而受擾多時的靈魂，就是他的母親給他畫過十字印號，魔鬼却白費了種種心力，想把這印號消滅的靈魂，終於回復安穩，得到安慰了。他快樂極了，便不由得流下淚來。可是更快樂的，還要算着他的母親莫尼加咧。她親自見着她的兒子領受了三件聖事。啊！他畢竟和她站在一起啊！奧斯定的兒子愛達多和愛立比，也和奧斯定同時受洗。

到了五月裏，奧斯定就想離開密良。他既然已經辭去了教授的職務，自然可以自由回轉家鄉何必再住在密良呢？他生長在非洲，是一個非洲人，所以他願意住在非洲替非洲人服務。他打算在塔加斯

特創立一個同志會。這不是像在加雪西公的一半是宗教，一半是學術性質的會社，却是一個純粹基利斯督的修會。他辦這件事情，很得厄富德 (Evodius) 的贊助。厄富德也是塔加斯特人，歸化比奧斯定早，此刻很得皇朝的信任，在朝中供着要職。

而且，這時候，密良的空氣，忽然緊張起來了，因為麥克西謨皇帝正預備着二次進攻意大利，把槐朗登和太后儒斯第娜逐出。因此盎博羅削一過了復活節，便趕到脫來物去了。他負着的使命，是要勸止麥克西謨不動干戈，希望和平不受擾亂。奧斯定不等他回來，就率領着他的母親和他的兒子，兄弟，表弟兄們，和厄富德，愛立比等，離開了密良，前往奧思底亞 (Ostia) 從此和這見着他憂愁失望，和棄舊更新的都市，永別長辭了。

第二十一章

莫尼加之死

他們到了奧思底亞，就候船到加笪日去。船還沒有候到以前，期却就臨頭了。

好像事前已得到了警告一般，奧斯定常常跟着他的母親，不離左右。莫尼加對於她親生的三個兒女，都很愛護；每次他們缺失了對於天主的本分，犯罪失落了天主，總要把他們找回來，拖到天主面前，好像再給他們生育出世一般。可是她在這三個兒女中，最愛護的，要算是奧斯定了。便是在他失了信德，身負重罪，逆命背叛的時候，她依舊全心愛着。她抛下了她惟一的女兒，起先跟他到加笪日；後來又追蹤他到了密良，像做牧童的一般，不顧一切，定要尋着了他的亡羊，才

肯罷休。她是一個仁慈的母親，她不愛惜她自己，和她的眼淚；她不像聖經上記載着的，在家等候敗子回頭的那個父親，却越山過海，不辭長途跋涉，去尋覓這個兒子，直到眼見了他領過聖洗之後，才消滅了愁容。

爲着要在長途的旅行後休息一下，安心等候再行起見，奧斯定和他的同伴們，便在奧思底亞鐵白爾河的河邊上，租了一所小屋子住下。這地方相近鐵白爾河的海口，河水的顏色，比較別處更黃一點，潮流也更大一點。這座房屋有幾扇窗，可以望得到一個花園。在六月裏一天的晚上，莫尼加和奧斯定正倚着窗口，近看着下面那些快要結實的果樹，遠望着那萬里無雲，明淨浩闊的地中海的天空。這時候夕陽西墮，萬籟無聲，偶然聽得到鐵白爾河中一推一拉的漿聲，打破

這夏夜的沉寂。那花園裏鮮紅欲滴的罌粟花和風呂草，使這些征人們記起他們南方伊甸 (Eden) 樂園似的田野，和故鄉鬱熱凝重的空氣，可是這樣春天溫和，而且充滿着芬芳的大氣，尤其足以使這兩個基利督信友懷想着那眼前雖然看不見，却熱烈期望着的天堂。

在這樣和平的環境中，母子倆低聲交談着，他們只談些關於永遠的事情。現在這母子倆不但是血脈相連，便是精神上，也已合成了一體。母子間舊時的障礙，都已盡除了，奧斯定覺得只有和母親是完全合一的。他一生和他的母親心神相契，從沒有像此刻這樣密切。

奧斯定說這世界的確是很奇妙的，他的各部份都極美妙，給予人類許多的樂趣，像光明，和諧，康健等，是純正的。還有那不很純正的，像五官的感覺等。但是把這些和那創造萬有，唯一的主宰比較起來

好算得什麼呢？造物主無窮的美妙，我們簡直不能懂得啊！到了天堂上，我們此刻在世時所研求的，才明白了。我們此刻只能約畧知道一點，到那時候，我們將永遠分享着天主本身的明智。因為在天堂上，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却只有那無窮盡的，有福的，現在。他又說道：『我們現在這樣談論着，渴望着這全知的天主，我們確乎已把我們這無遠弗屆的心絃，和天主接觸；我們和天主交接，心神飛向天上，便什麼都不覺得了，要好一會才回復知覺。』

在這一剎那間，這兩位聖人，便和天主結合了。這就是新柏拉圖派所說的「出神」，我們的神學家，却稱爲「純全契合」，「暫有和永有的配合」。這一霎時間，超性的出神，在莫尼加看來，似乎是一個終期的預告。她在世的使命，已完成了，儘可以自由飛上天堂，永享真福，此

刻不過教她稍爲領畧些那永福的滋味罷了。

『兒啊！』莫尼加說：『我在個人方面，對於這世的生活，甚麼也不繫戀了。我在這世界上所期望着的，都已實現了，我不知道再活着該做些什麼；在這世界上，還有甚麼終向。以前一件事使我願意延着這殘生，就是在我未死以前，能夠看見你做一個基利斯督信友。這件事，天主已給我做到了，而且做得更充分；因此，現在我能夠看見你輕棄世俗的快樂，專心奉事天主。我活着還要做什麼呢？』

多年後，奧斯定寫着這一次的事情，已記不得他怎樣回答她母親這樣悲痛的說話了。但是做兒子的心裏，總會知道母親說這種話的時候，心裏所有的痛苦吧。莫尼加這些話，決不是隨口說出的。這位忠實的僕人，工作完了，便覺得安息的時候近了。在這一次的談話和

出神，五六天以後，她忽然患了寒熱病，就此一病不起。一天，她病重了，昏迷過去。她的兒子們趕快到了她的床前。一會兒，莫尼加的知覺恢復了，躺在床上，向她的四周注視着，好像她方才看見過什麼，此刻忽然不見了，所以找尋着。

她問道：『我方才在那裏呀？』可是一看見她兒子面上現着憂慮的神情，便又改口道：『把你的母親葬在這裏。』

奧斯定勉強鎮定着，忍住了眼淚。那維裘却想安慰她，喊着說，她不可以死在這離開家鄉這樣遠的地方，而且死在家裏，也可以少受些痛苦。莫尼加瞅了他一眼，止住了他，回過臉來對奧斯定道：『你聽見了我說嗎？這個軀殼，隨便葬在什麼地方，切勿爲了這件事情，使你們不安。我只要求你們，不論到甚麼地方，總要在天主臺前記憶着我』

罷了。」

莫尼加說這幾句話，已是上氣不接下氣，她說完了，也就不開口了。這正是她臨終的時候了。奧斯定還說得她以前怎樣留心處置着她身後的殯葬問題，要在她一生忠誠事奉的丈夫傍邊，埋她的骸骨；可是此刻她一心向慕天主，舉喪營葬的事却全不想起了。她不但想照非洲人的風俗，要在屍身上塗抹香油，便是墳墓前一塊小石碑，也不要。有人怪她在這遠離家鄉的地方做長眠的處所，怎會不覺着害怕，她便答道：『到處不離開天主，將來世界末日到了，天主要復活我，不怕找不到的。』

這樣，莫尼加在心神超拔，只慕天堂，別無留戀的情緒中死了，享年五十六歲。她死的那一天，是她病後第九日。

奧斯定把她的眼睛閉合上，請在場的人不要哭泣。他自己也竭力抑制着從他心坎中湧上來的悲哀。莫尼加的孫兒愛達多却忍不住大聲哭着，但是隨即被其他的人們哄止住。基利斯督信徒們不應該爲他們的亡人哭泣，他們不是死，却是到真生活中去誕生；他們並不死亡，不過是睡眠着，要直到復活的一天才醒來。

奧斯定的悲哀，抑住了，却又湧起來，好幾次幾乎失聲大哭。他問着自己道：『我何以要覺得這樣的悲痛呢？』他記起他母親一生的行爲，他的慈愛，和她流過的眼淚。他想到往年她爲了他受過許多痛苦，便覺得十分悲痛，又想到近年來她對他還有笑容，叫他是好兒子，說他從來沒有對她說過一句難受，或是埋怨的話，才覺得寬慰了一點。他想起那天同倚在窗口上時，甜蜜的談話；在他的明悟中，溫着兩

星期前的母子倆出神時候無上的愉快，還覺得有些餘味。然而便是這樣的回憶，也不能使他忘却悲哀，獲得安慰。

厄富德開始唱經了，唱那第一百節的聖咏，在場的人們都和應着。一會兒，人們都來了，擠了一屋；屋子裏便充滿了祈禱的聲音。但是奧斯定的悲痛，依舊沒有退去。他一面設法勸慰他人，自己在外表上似乎是很鎮定，一面却依舊竭力抑制着從他心頭湧起來的悲哀，和眼眶中將要湧出來的眼淚。

到了舉殯行葬的時候，棺柩先抬到聖堂裏，隨後就抬到墓地埋葬。奧斯定還能勉強抑制着悲痛的情緒，不至發洩出來。他在爲亡靈祈禱的時候，也爲他自己祈禱，求天主扶佑他忍受這使他碎心的悲哀。當着這樣哀深痛極的時候，做兒子的，依着肉情，當然要放聲大哭，

發舒他心中的抑鬱；但是他那對於基多的信仰，却禁止着他不該如此；因為他確實知道他的母親新得着福樂，正該慶賀，怎該哭泣呢？爲要排解他的悲哀起見，奧斯定便去洗了一個澡，洗罷了，才能睡着。一會兒，他一覺醒來，覺得昨天的哀痛，稍殺了一點，便想起盎博羅削詩歌中所說睡覺的益處。可是漸漸他又想到他的母親了，想起她的德行，和她對他的慈愛來了。這樣的一個母親，此刻沒有了，想到這裏，便不由得一陣心酸，不能自遏。他再也不能看見她了，再也不能和她談話，再也不能把他的嘴唇緊貼在她的面頰上了。最後兒子的肉情，竟勝過了信友的觀念，一陣心酸，再也按捺不住，眼淚就像泉水般從他眼眶中湧出來。他哭得直到他眼眶中一滴眼淚也哭不出了才罷休。爲他的母親哭，爲他自己哭。奧斯定寫着道：『現在讓判斷我的人

們，隨意判斷我吧！假使他們以爲我，爲了我的母親，爲這樣一個母親哭，是罪過的，請他不要嘲笑我。假使他們是愛德很大的，我還請他們爲我的罪哭，求基利斯督赦宥我。」

幾年前，作者曾在一天晴明的冬天上，到過奧斯底亞去游覽。我在古代遺蹟的中間，徘徊了好幾小時，在那敗垣頽壁中，來回往返，不時在一個大理石的石級上，或是在一堆磚石上，坐着休息。不多幾個石柱子，依舊一處一處，在蔚藍的天空中矗立着。但是我對於那些矮小房屋的遺址，却比那崇樓傑閣，更爲注意。這些小屋如今還存留着牆壁和磚地，可以看見。在這裏邊，像我一樣的人，住過說笑過，嘗着愛的快樂，和失意的悲哀的，不知有多少。至今我回憶到那天孤獨淒涼的遊覽，我還幻想着——確也希望着——也許我站過的地方，便是當年

莫尼加逝世升天和奧斯定悲傷哀痛的所在咧。

第二十二章

羅馬的學者

聖教會紀念着聖婦莫尼加去世的日子，是五月四日。但是莫尼加必然是在一個更晚的日子死的，因為這班非洲人不能在五月初以前，離開密良。況且從密良到奧斯底亞，也有好幾天的路程，即使他們在五月裏到了奧斯底亞，莫尼加也不會一到就害病的，所以莫尼加的死，不會在六月以前，也許還在六月以後。

奧斯定死了母親以後，並不前往加笪日，却又回到羅馬，整整住了一年。這是爲了什麼緣故呢？大概人以爲在那年這一季中，沒有開往非洲的船，所以不能前去。但是依我看來，這却不然，要是莫尼加是

在十月裏死的，那才有些相像，因為夏季中的幾個月份，當然是行船最好的時期。有幾個作家以為那時麥克西謨和戴奧道綏正交戰着，海上不安穩，所以奧斯定為慎重起見，決計不領着他的兒子和他的朋友們動身前往。可是這一次的戰事，注重在陸戰，阿特利亞的克 (Adriatic) 和東方海面上，兩方面的海軍，很少接觸，非洲轄境沿海一帶的口岸，並沒有封鎖。我們也不能認奧斯定這次中止前行，是為不願意離開他母親長眠的地方，因為莫尼加安葬之後，他就動身到了羅馬，並沒有在奧斯底亞淹留着。

我以為他第二次到羅馬去的真正理由，是屬於宗教方面的。奧斯定是個新教友，對於公教要理和規律，還不十分明白，所以他覺着必須再去研究純正的神學，攻讀聖經，好得到更明白的認識，同時對

於聖教規律，也該學得更豐富的經驗。他很明白他將來的使命，是在衛護信道要做個宗徒兼著作家。也許他也會料到將來要做一個神長，和一個主教。那麼，除了羅馬外，還有什麼地方，能使他這樣充分預備將來肩任這樣的使命呢？

在羅馬還有宗徒們的聖墓，各國人民來朝拜這聖地，都虔誠敬着。那裏還有古代的地穴，和許多致命聖人的遺跡和紀念物。像奧斯定這樣一個新歸正的信友，怎能忘了朝拜那幾個創教人的遺骸，表示感謝，敬仰他們的神勇，聖德呢？再則，全世界的主教，著作家，和博學士們，都聚集在羅馬，奧斯定到了羅馬，要借些書讀，研究些天主教理，和世界宇宙的學問，不是很便利嗎？在這幾個月裏，奧斯定想必是多麼痛苦啊！他既要勇敢地應付新生活的一切困難，精神上却依舊

爲他已死的母親哀傷着，又要苦心焦慮，打算他自己的將來。

在三八三年，第一次到羅馬的時候，他是一個摩尼教人，在摩尼教人家中作客，因此所有那些使朝聖信眾注意的事物，他概沒有見到。那時候，羅馬已不是帝國的首都，却做了聖教會的中心，他既沒有和教宗達馬素一世，日羅尼莫 (Damascus I, Jérôme) 見過面，也不和別的公教信友們來往。

可是我相信在三八八年上，他却有機會認識了新教宗薛利修 (Siricius)。薛利修在三八四年十二月七日繼續達馬素任教宗，他正是奧斯定理中的一位教宗，他堅決擁護羅馬宗座的職權，竭力爭求信仰的一致，又是一個神秘生活，和修院生活的贊助人。他首先頒佈嚴定聖教會全部事務興革取捨的主權，屬於教宗的通諭，又擬定

修院戒律。那寫給盎博羅削教區討論婚配守貞的著名公牘，也是他的手筆。這些都使奧斯定十分欽佩。薛利修又極力攻斥各派的異端，嚴禁司鐸們准許摩尼教人領聖體。

這最後的一點，便是奧斯定在羅馬奉了教宗薛利修的命，撰著公教的規例（*Customs of the Catholic Church*）和摩尼教的規例（*Customs of the Manicheans*）兩部作品中理論的根據。這兩部作品中的措詞，顯而易見是公家的口吻，所以大概人相信這是應着羅馬公教中人的請托寫着的。那麼，除了聖教會的元首本人外，還有誰會囑托這公教的新健將去做這樣的工作呢？在這兩部著作中，可以看出這兩位聖人的意見，顯然是一致的了。他們倆攻斥的目標，一樣都是對着摩尼派的。我們知道發令把摩尼教人逐出羅馬的人，便是這位教宗薛

利修。奧斯定曾經做過摩尼教的「聽者」，到處有研究他們的著述，和認識他們主教們的機會。如今要找人擔任這指迷正誤的任務，還有誰比他更能勝任愉快呢？便是薛利修。教宗沒有派過他做這件事，他一定也很願意，把這唯一的、普及的、聖教會的道理教訓，和那一半像佛教，一半像祆教的異端派道理，比較一下，好教人不至和他先前一般，一個不小心，便落了他們的陷阱。

雖然他不過是新近進了這正教的祖屋，奧斯定敏捷的，和熱烈的天才，已經使他完全了解正教的精神和要義了。所以在他的論文公教的規例中，他能寫出那一段著名的文字。這一段話，便是現在的教宗們，和神職班中的人們，也該牢牢記着。因為這一段話，既不容刪改，也不容增損。他對着聖教會發言道：『你必定實行率直地訓誨兒

童，堅決地對於青年們，却溫和地對於老人們，不但依着身軀的年齡，却也依着各個的精神。你使婦人們服從丈夫，不是爲了要滿足性慾，却是爲了要生育子女，還要通力合作，求家庭幸福的增進，你把丈夫們放在妻子們的前面，不是叫他們凌壓女性，却是叫他們用真親愛的定律來約束女性。你使子女們服從父母，盡着事奉的本分，做父母的，管束子女，也該出以慈愛。你用宗教的束縛，使昆季團結，竟比嫡親弟兄還有力。你該教訓僕役們對主人們忠實，你教主人們寬待奴僕，你使一個地方的人民和別地方人民聯合，國家和國家聯合，總之全人類互相聯合，這樣不但陶鑄社會，還做一個大同的團結；你教君上安撫臣下，教臣下服從君上，你必不憚煩地指示出誰該享榮譽，誰該受尊敬，誰該戒懼，誰該撫慰，誰該訓誡，誰該規勸，誰該教誨，誰該懲責。

同時又必明白指示不是人人該受一律的待遇，却是人人都該受人敬愛，誰也不該受不公義的待遇。」

在這兩部書裏，我們可以看出奧斯定——也許這是第一次——用簡潔有力量的文辭，闡發出這個原則：就是人類一切的活動，所有生活的各方面，概不得避免聖教會的約束；聖教會是人類一切思言行為的最高判斷者。因為聖教會是受難被釘，救贖世人，我主耶穌基督的直接承繼人，有從繼承得來的完全主權，他那管理人靈的統治權，不論對誰，總也不能放棄。管理全人類的超性教育，便是他當盡的職責。

在他另一短篇論文中——這是奧斯定反對摩尼教許多著作中最初的作品——他主要的目的，是在說明摩尼教人謗毀古經怎樣的

謬妄無稽。他對於這篇論文的佈局，採用比喻和描寫的文法。這種方法，他在密良時候，常常去聽盎博羅削講經，聽得很熟了。

可是他並不拋棄哲學，當他在羅馬的時候，還寫了一篇短論，題目是 *(De Quantitate animae)*。這篇論文的第三節寫得最長，包括着奧斯定派神秘學的大綱。他的學理，是說人類從我們和草木共有的植物生活，直進到使我們和天主給合的默存生活。這中間共分着七級：第一級，是生魂就是像植物一般有生氣，第二級是覺魂，就是各種動物都有的感覺能力。第三級是實驗生活，或稱藝術，包括着我們一切的活動，從簡易的農事，到高深的詩文，這只是人類有的。第四級是功德；這是只屬於愛重靈魂過於肉身，輕棄世物，專務神工的人們的。第五級是神形純潔，亘久不變的生活；這種人心神安定，神樂洋洋。第六

級是絕慾斬情，心神完全變化，入於永光之境。最後的一級，不能算是一種等級，却是常能保持着高深的造詣，深思默想，一心契合天主，常和天主對晤。因着這種學理，就產生了這一派在中古時代很盛行的神秘學家。這時候奧斯定已經完全脫離了唯物主義的色彩，得到了極豐富的純神觀念，却該歸功於新柏拉圖學派，最初的誘導咧。

這些作品，是在宗徒們聖墓所在的地方寫成的。這已經暗示着奧斯定將來偉大不朽的功業是怎樣了。他將來要衛護聖教，斥異端，訓示受造的人類，怎樣可以獲得和造物主在一起的永福。

第二十三章

創立修會

在三八八年夏季將完的時候，奧斯定離開羅馬，永不再來了。他

到了奧斯底亞，又到他母親墳前，末次痛哭了一番，便趁船到了加笪日，這個非洲人此番回轉家鄉，就住下直到老死。他同愛立比和他的兒子愛達多一起回來，在加笪日寄寓在他朋友依諾增德 (Innocentius) 家裏，這個朋友是本地地方的一個律師，也是個信友，這時候正害着瘡，又因醫生們割治得不曾完畢，痛得很厲害。醫生們說第二天還免不了要開刀，當晚薩多利 (Saturnus) 主教，熱勞蘇 (Celosus) 司鐸，和幾個五六品修士們，和病人同跪着，很熱心地祈禱，求天主賞賜一個特恩，不必再割。奧斯定雖然和主人很要好，却覺得不能同他一齊祈禱，但是他心中却很謙遜地默祝着說：『我主，倘使你的這幾個忠僕們這樣的祈求你還不聽，那麼，怎樣祈禱才聽呢？』到了第二天，醫生們帶了器械要再行開割的時候，忽然看見那瘡在夜裏已收口了，

好不奇怪。

在加笥日奧斯定遇到了他的老學生歐祿奇 (Enlucus) 歐祿奇此刻也做着教師了，便把一個奇夢告訴他。據奧斯定自己說，他在密良的時候，歐祿奇正給他的學生們講着薛舍羅的修詞學書。一天晚上，他預備明天的課程，遇到了一節書不能明白，他心裏很是着急，躺在床上睡不着，一會兒，他睡着了，便夢見他的老師——奧斯定——來教他，給他講這一節書。這一回事，奧斯定完全不知道。他遠在海外，那一天夜裏，正做着截然不同的夢，而且也全不知道他的老學生在想些甚麼咧。

奧斯定在加笥日並沒有多耽擱，這時候他歸心如箭，急急要回到家鄉，好實踐他沒有在密良領洗以前所立的誓願，就是要把所有

的財物，完全施捨給貧人，還要創立一個修院。所以這一年，在年終的時候，他就回到塔加斯特。從他初次到加笊日來，求名求利，到如今已有十三年了。他回來的時候，已換了一個人；他覺得環境中的一切，也都變了樣。他父親的老宅空關着，他的母親已不在世上了。從前做過他妻子的那個婦人也已不知去向，他小時候的朋友們，有的已分散，有的已衰老了。這些都使他起了無限的感慨。但是他這番回來，心目中却帶着基利斯督同來，精神上常覺得非常愉快。這一點已很夠補償一切的損失了。

在這樣頹喪的環境下，他開始度着他的新生活。他辭退修辭學教授的講席，是效法着維多利奴的表樣。以前他效法安當，却只效法了一部份——擯絕色慾——現在他捨棄家產，潛心修道，畢竟完全效法

了。

奧斯定不像安當富有財產，他自己也曾說過好幾次，我們對於他的話，當然不容懷疑的。否則，羅曼尼奴斯何必幫助他求學，和自立謀生呢？雖然，他的父親遺下了幾畝田地，奧斯定却不能獨得，他必須和他的弟弟那維求，和那個不知名的妹妹均分。關於那維求的事跡，我們只能從那有福的生活 (De vita beata) 中，得到一點影蹟，那時候，他在莫尼加的病榻前侍立着，以後，我們就看不到他的下落了。

那維求是不是也捨棄他應得的一份遺產，我們不知道，可是他一定沒有跟着他的哥哥進了修院，却娶了個妻子，生了一個兒子，叫巴特利西，和幾個女兒。她們後來都進了修院。關於他的妹妹，奧斯定在往後的著作中，記着她做了一個女修院的院長。大約她死了。

丈夫，當下便棄家修道的，所以她對於一部份遺產的承繼權，想必就此取消了。她對於奧斯定的計畫當然也不反對。因此我們可以穩妥地推測定奧斯定留着他父親的房屋，大概將來就用這所屋子做隱修士們的住所，也許他在變賣田地的時候，規定着一種契約，使買主每年交付一筆爲數很小的款項，好維持隱修士們的生活。也許愛立比厄、富德和那生性慷慨的羅曼尼、奴斯捐助給這個修會，一部份的經費。

起初，這個塔加斯特的修院裏，只有不多幾個修士。可是現在這樣輝煌發達的奧斯定會便是從這粒小種籽發育出來，經過了幾百年以後，便分出了許多支派。她做成了基利斯督最勇敢的常備軍中的一隊，至今還生存着，活躍着，爲聖教會造就了許多聖人和聖師。

塔加斯特的這所房屋，嚴格地說，不能算是一個修院，只比那在加雪西公的修院像一些罷了。在初成立的時候，當然大家守着一種規則，但是還沒有會章，後來才由奧斯定訂定了幾條主要的規程，却也不會訂得完備，修士們祈禱、讀書、談話，都有規定時刻，一切的財物，都歸公有，大概誦經默想等神業工夫，都是公共舉行的。

這個修院是在三八九年成立的。到了三九一年上，奧斯定就到了希波（Hippo）。所以他度着這種半默靜的生活，不過兩年多些。他到希波，本想小住幾天，可是事實上，他竟在那裡消磨了他的餘年。這時候他需要默想，和自省的時間，還要找空閒去研究當時公教人士該有的修養。好預備將來作長時期的奮鬥。現在，他雖然不能休息，（因為他從來不知道休息，要直到他死了。躺在希波的墳墓裏才休息

一却窺測聖經無底的深淵了。在他早年著作中提出，解答得太急促的難題，此刻却有暇去重加考慮了。以前已經下筆，而沒有做完的文章，此刻却能繼續完篇了。更重要的，便是現在他能利用很多的時間去專務內省和默想工夫，好使他對於神的智慧，就是基利斯督自己的光明，常有更靈敏的感覺。

事實上，在這兩年中，他能完成那在密良時候開始寫着的一篇關於音樂的論文，又寫了一篇駁斥摩尼教的作品（*De Genesi*）一篇題名（*De Magistro*）的對話，和他早年傑作中的一種，真宗教論（*De Vera Religione*）塔加斯特雖是一個小鎮，奧斯定也對人宣佈過願意度着恬靜閑退的生活，却依舊不能免去某種的煩惱，也算得是義務。這些往往攪亂他幽靜默想的功課。假使羅曼尼奴斯或是別的老朋

友像露西亞奴等來叩門請見，他又怎能拒絕他們，不許他們進來呢？這還不算，還有其他一切的人——不論是同鄉人，或是外省人，朋友或是仇敵，信友或是外教人，有事要見他的，也很多啦。他生性是慈善的，又因着愛德功夫，所以有人來求教他，便立即欣然相就，還認是他應盡的義務。塔加斯特人大家都知道奧斯定向和一班大人物來往，他滿肚子才學，此刻已不賣給富貴人，却肯用來爲貧苦遭難的人們出力了。自從他爲了愛慕物爾朋天主聖子的緣故，拋棄了文字生涯以來，他的聲名便傳聞遐邇，此刻確有很多人利用着他這自願的愛德，來踵門請教。他的朋友南勃利地以前因爲離不開年邁的老母，沒有加入這個修會，但是他心中却很想加入，這時候寫給他下列的信：『這樣看來，你爲了你鄉人們的事，真肯耐煩了。你是多麼切願着安

靜的，他們偏不讓你安靜咧。但是請問這樣打攪着你的這班人是誰呢？我想他們一定不知道你最寶貴的是甚麼啦，你常常渴望着的是甚麼啦！我要大聲叫喊着，我要叫他們知道你的愛德全是爲着全能天主啊？你惟一的心願是奉事他，契合他的聖意啊！請你到我的別墅來住着，好讓你有休息的時候好嗎？那麼，你的鄉人們徒然要大聲叫喊，說我把你從他們那裏偷了去，他們抱怨，我不理也罷。你太愛他們了，他們也一樣太熱烈地還愛着你嗎？」

種種環境，使奧斯定不能接受南勃利地的深情厚意，但是他們來往通信，總不間斷。這些可貴的函件，至今我們還保存着幾封。可惜南勃利地天亡了，而且和奧斯定一分手竟成永別。

奧斯定失了這個好朋友，雖則明知道他已得享那彼此渴慕着

的永福，却總不免十分傷感。奧斯定寫着道：「他現在已住在那『和平之域』了。關於這個問題，他生時常常問着我。主啊！我是多麼愚昧的人啊！如今他不必聽我用嘴唇講給他聽了，却用他靈魂的嘴唇，在泉源頭上滿喝着你無窮的聖智，享着永遠的真福了。可是我不能相信，他會喝得酩酊大醉，竟至忘了我，因為你是他的飲料，却還記着我咧。」

更有一次的死亡，使奧斯定尤其覺得心痛的，這便是他的兒子愛達多的死。差不多正在這個時候，愛達多在塔加斯特死了。他大約有十七歲了，在十五歲上，已顯出他的天才，還在許多有學問的學者之上。奧斯定記着道：「他的聰明，真個差不多要使我驚駭：主啊！你早早收了他的靈魂，我想起了他，也更放心些，因為我不必再怕他從

兒童時代一直到長大成人有什麼意外了。：他那罪惡的最後憑證，是除去了，但是同時他這得意的父親的地位，也被剝奪了，和一個稀奇的，啟發的精神，甜蜜的交接，也就此摧毀了。奧斯定只度了人生在世時間的一半，然而他在環境中，所見的空隙有多少啊！

愛達多是他父親所著的對話體答問 (De magistro) 一書中的問難人，這篇文字，脫稿得不多幾時後，這問難人便死了。奧斯定記着道：『主呵！你知道所有我放入他口中一切的思想是他自己的，他却只有十七歲咧。』這部作品是奧斯定遺著中最個別的一種。他說我們聽到人們說話，往往並沒有甚麼新啟發。所有的觀念，我們從事物中都已有了，所以我們從教師們往往學不到甚麼。可是世界上却有過一個空前絕後的大師，他用着內心的光照，把同樣的學問，同樣分

給教誨他人的，和聽人教誨的人們。這位大師除了那永世的神智，基利士督外，還有誰呢？人人靈心中，都有神智——基利士督都可以問着他，可是基利士督只依着問者心意的善惡回答。幾時我和人講話，或是聽着人講話，他便把同樣的真理，印在講者或聽者的悟司中。這種同時的啟迪，也許引人相信有師徒的界限，但是實際上，却只有一個教師，就是天主。聖經上說：『你們只有一個教師，基利士督。』奧斯定就用這簡括的說話，解釋了這深奧的真理。

奧斯定不論討論什麼題目，經過許多崎嶇的途徑之後，總歸結到那一充滿着愛情的智德的光明；『這是光照一切事物的神光，一切事物的來原，也是一切事物的歸束。便是那討論音樂的論文，開始的幾章，講的都是專門學術，可是依奧斯定看來，這也是一種進究神

秘學的楔子，便是在他似乎只講着人體訓練的時候，他也懷着一個目的，在頌揚天主的聖智要他人也能在這最高智慧中，分佔着一點。他準備着和人辯論各種的難題，他的思想却常常集中於天主。奧斯定是天生的一個藝術家 and 詩人，他感覺中最後的轍跡，也都在美妙中吸收了去。他很明白人要趨向天主，對於許多人最好是從美的門徑中走去。他所有的藝術中，最心愛的是歌詠，是音樂。他爲了要聽那在塔加斯特園苑中夜鳴鵲甜蜜的歌聲，因而打斷了他最深沉的默想，也不覺得羞愧。他從小就研究音樂，後來在密良大堂裏聽信友們合唱着盎博羅削手製的聖歌，就覺得十分感動，比聽那大主教的講道感動得還要深。他以前打算寫七篇論文，討論七種藝術，如今傳世的只有那論音樂的一篇，便是這一篇，也似乎不完全。大概哲學家和

科學家，往往愛好音樂，但是對於奧斯定教授音樂的意義，却在運用感覺的和諧，引導人的心靈去找見那無形無像眼看不見的天主；這個無形像的神體，便是一切有形事物的緣由。

奧斯定在塔加斯特寫作的最後作品，是真宗教論 (De Vera Religione) 我們要是把這書概括起來，便該把他的全部神學覆述一遍。這時候，奧斯定已全得了公教的真道，不像以前只學得零碎片段，還和新柏拉圖學說融和着的真理了。此刻却得了生活的真理，經歷過試驗的真理。他竭盡個人全部的腦力來研求探索，他的教師，却只是聖經的啟迪，和內心的光照罷了。此刻他已不是薛舍羅和勃洛登的門徒，却成了聖若望和聖保祿的弟子了。他不但做了這兩位宗徒的弟子，却也做着基利斯督——天主自己——的弟子咧，他的真宗教論不

但是駁斥崇拜偶像和異端派人的作品，也是他個人信仰的大綱，是從他燒紅的心爐中，陶鑄成功的無關於學術的綱要。這是證實他忠於天主教義的約文，也是使這種忠誠，成爲全能的天主聖寵的證據。他如今已不是一個學生和一個新進了。却已能在聖教會中，像教師一般的講話了。他已經穿戴好盔甲，手裏執着武器，好用來抵禦敵人，衛護聖教了。這密良地方微賤的，攻讀要理問答的，保守教友，已成了博學的明師，正走着成聖的道路。

第二十四章

晉陞主教

世界上吸引羣衆最有力的人，要算是隱士了。所以那科麥的大安當，不得不隱匿到更荒僻的曠野中，好避去一班專來找他請謁的

人們。便是那假聖人盧騷 (Rousseau) 躲在蒙毛倫山 (Montmorency) 和別的隱居地方的時候，也因着他的弟子們和一般只是好奇的人們常來訪問，受了擾亂。這幽獨的地位似乎和宇宙的自然性極爲相反，以致羣衆假着欣羨的名目，往往反去破壞他。尤其是聖人們的幽獨總不得完全，因爲即使人們專重這幽獨的地位，不去擾亂他們，却還免不了其他的顧客，——神聖的顯現，和魔鬼的攻擊。奧斯定的幽獨生活，只是近似的，我們與其說他是個隱修士，還不如說他是度着閑退的生活，只要一有人來，他所享着僅有的一點自由，就被剝奪了。他聽人傳說外間正議論紛紛，要他做個主教，因爲他的名望，不多幾時，已傳遍全非洲了。這個消息，他人聽了，諒必喜悅歡迎，奧斯定聽了，却萬分惶恐，可是這種恐懼，不是從畏怯中得來；這是因爲他以爲自己

不過是新領洗的信友，不配當着這樣尊崇的，基利斯督的職位，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擔負這樣重大的責任。他在初涉世的時候，求名的心很是熱切，此刻却逃名惟恐不及了。從前他在密良也夢想過做首席法官，也許竟想做省長，現在呢？他整個的志願，只在沈靜幽獨中奉事那唯一的真主，爲他的僕人們服務；與其命令他人，還不如受人命令。此刻他在塔加斯特爲了他的鄉人們央求着的許多事情，不得不時常出門，自己也很覺得他爲了他們，是多麼耐煩，多麼甘心奔走，但是他因着謙遜的緣故，也變得很乖覺，往往在因公出外的時候，要是知道某處還缺着主教，總要避去這地方，不從那裏經過。

恰好那時候在三九〇年的年終或是三九一年的年頭上，希波地方來了一位大員，是個基利斯督信徒，也很富有。他聽說奧斯定怎

樣棄邪歸正，怎樣有才學有德行，便十分景仰。這位大員大概年紀老了，厭倦了政治生活，一天，便把他的心事，對着幾個熟識的信友們和盤托出，說他只要能和奧斯定會晤面談，聽聽他的教益，自信便能有放棄一切，謝却世事，來度着更純全，爲做信友更適稱的，生活的勇氣。當下便有一個本地信友，到塔加斯特的修院裏去對奧斯定報告一切。這時候，奧斯定正想着到希波去找一個相當地方，把他的修院遷移過去，得了這個消息，便毫不遲疑，丟開了一切事情，不等二次邀請，立即動身前往。他爲責任心所驅使，心想：「我不去，他便找不到別人，怕不能得救了。」他到了希波，便去訪問那位大員，設法勸他實踐他的宿願，可是他不久便看出這位富翁，恰和聖經上所說的那一位富人一般無二，他說得很好聽，可是到了實行的時候，雖然還不變他的

初志，却總不肯走上，那最後的一步。這個老頭兒，原說着只要見了奧斯定，便能決定他的主意，此刻奧斯定當真爲他不辭跋涉來了，和他見過面，說過話了，他却依舊遲疑莫決。奧斯定從經驗上很明白一個人要改變他精神上的習慣，實在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並不灰心，便在希波住下了，希望着。他在這裏，並不冒着險，因爲這地方已有一位很好的主教了。他當然每逢主日和其他的瞻禮日，和信友們一般，到聖堂裏參與典禮，所以在某一個主日上，也聽得過希波的槐萊里（Vitalis）主教對信眾宣示他的心願，要委任一位司鐸來幫助他，因爲他此刻年紀老了，不勝繁劇，而且他本來是在希臘生長的，說拉丁話不很流利。那時候不但司鐸們，便是主教們，也都由人民公舉的，所以希波的信友們，一聽得主教表示他的心願，便拉住了奧斯定，把他抬到

槐萊里主教面前，喊着道：『看啊！這便是司鐸奧斯定！這便是司鐸！』

這不幸的犧牲者，起先未嘗不想逃走，從那些捕捉他的人們手中掙脫跑開，但是一會兒羣眾都已蜂擁前來，他的事情委實已經決定了，他知道要想逃，已辦不到，便不由得掉下淚來。那幾個在他近身的人，見了他這樣，便以為這件事褻瀆了他的身份，就忙去安慰他，說他們誰都知道他的價值，叫他擔任職位較小的司鐸，確乎是委屈他的，但是眼前只好請他姑且擔任着，而且從司鐸到主教，相差只一級了。槐萊里很知道奧斯定的生平，自然很願意批准信友們的選舉。這樣，奧斯定便在三九一年，在他三十七歲上，做了基利斯督的司祭。希波的教會當局於是撥派了一所屋宇，做奧斯定修會的修士們來到希波後的住處。便在這一年上，希波地方，在巴西斯大堂 (Basilica Patris)

的園囿中，成立了第二奧斯定修院。這修院中，除了初成立時加入的會士，像愛立比、厄富德等外，這時候，又接連着加入了許多新入會的修士，如賽凡魯 (Severus)、伯勞富多 (Profuturus)、福多那 (Fortunatus)、包齊第 (Possidius)、巴當尼 (Partenius)、山維廉 (Servilius)、陶那多 (Donatus) 等一般人，這幾個後來都做了非洲各教區的主教。

作者曾說過槐萊里主教要個助理的一個理由，便是因着他沒有講拉丁話的口才。因此，奧斯定就職之後，槐萊里便請他代替自己講道。奧斯定要求稍緩幾天實行，好搜集材料預備開講，但是從這一年復活節前的聖主日起，他已經開始宣講了，直講到老死，沒有間斷過。這種司鐸代替主教講道的辦法，是違反定律的，因為那時候只有主教們可以講道。槐萊里破了這條聖律，非洲的主教們，很有幾個責

難他。但是槐萊里知道在東方教會中，司鐸們也准講道，他關心着信眾的利益，也就不去計較同僚們的非議了。

可是奧斯定只擔任講道却不滿意。那時候希波地方那麻醉人心的摩尼教派的謬道，也和在別地方一般流行着。摩尼教中也派了一個教士到希波來建堂開教，信從着他的人，却很不少。一般基利斯督信徒們知道奧斯定熟悉這異端派的內容，和他們的基本教理，便敦請他擇定時日，和富篤那 (Fortunatus) 公開辯論。奧斯定當然一說就答應了，富篤那却有些畏縮，經過了再三的敦促，才勉強答應下來。因為他多年前，已在加笊日認識過奧斯定，知道他能言善辯，又通曉摩尼教各種的教義，很怕和他較量上下，見個高低。可是他也怕失却了他信徒們的信仰，終究不得不答應下來。這辯論會便在三九二年

八月中舉行，這兩位雄辯家，整整辯駁了兩天。各教各派的人，都結隊前來，幾個評判員，帶着速記到場，記錄下這兩位健將的言論。恰如多數人的預料，富篤那辯得一敗塗地，依着當時的記錄說：「他既不能駁倒公教的道理，又不能證實他自己的教理。」末了，他竟不能替自己解圍，只得說關於他不能辯明白的那幾點，他必須去請教本派中某幾個，比他更博學的主教。這樣搪塞着，他便六神無主地逃出了希波，永遠不敢再來了。這一次辯論的結果，便是許多受他迷惑的人們，回歸了真教。

下一年，三九三年上，希波地方，開了一個公會議。非洲各屬的主教們差不多到齊了，奧斯定雖然依舊是個尋常的司鐸，却被選充着發言人，可以發表他所有對於信德上，和信道上各問題的意見。他作

了一次可稱羨的演講，講得非常流利，顯着他學問的淹博。這篇講辭，當場由書記們速記下來，在奧斯定文集中，佔着重要的位置。

那時候，在非洲的信友們中，盛行着一種使奧斯定難受的風俗，就是每逢聖人們和致命者的瞻禮日子，信眾便在聖堂中或是公墓上舉行宴會。起先他們不過對着那些榮譽的死者，供獻些簡單的東西罷了；可是這種習慣，却漸漸墮落到實行宴飲起來。在宴會的時候，大多數與會的人們喝得過度了，往往要發起在墳場中舉行跳舞，唱着粗鄙的歌曲。這種惡風俗，是異教主義的遺毒，外教人進了新宗教，便把他帶了過來，民眾却又不論貧富，都喜歡守舊，不思改革。奧斯定見了這種情形，認信友們守着這陋俗是可恥的，便在講道中竭力詆斥，他講得很慷慨激昂，往往使聽眾感動得至於涕泣，他自己也就忍

不住掉下淚來。可是他們積習難除，明知這是有害無益的陋俗，一時却不能澈底覺悟，所以一到了這種瞻禮的日子，一班下流社會，却不管犯着禁令，又到墳場上去飲酒作樂起來，說：『這是我們的老例，做了有甚麼害處呢？』他們愈加放肆了，但是奧斯定却堅持着他的主張，不稍放鬆。希波地方這種不良的惡俗，終究給他革除了。爲了這件事情，他又寫了一封長篇的公函給非洲的總主教兼任加笏日主教歐萊利斯（Aurelius）於是非洲全境內，這外教人的禮儀，便逐漸取締着，幾乎完全絕跡。

到了三九四年上，愛立比被選做了塔加斯特的主教，奧斯定便不得不和他最親密的老友分手。對於奧斯定自己，要發生同樣的事情，也是很容易的。他隨時會被召去主持非洲各區中，這處別處的教

務，而且這種提議，也似乎確曾有過。因爲槐萊里主教，很怕失了他的臂助，曾經打發他到過一個不容易找到的地方，住了幾時。但是這位老主教知道奧斯定早晚要被人奪去，也明白沒有了他，是不行的。所以他寫信給總主教歐萊利斯，要求把奧斯定擢升主教職位，委任他做自己的副主教，好使將來不致再發生調任問題。歐總主教自從回到羅馬以來，早就知道了奧斯定的爲人，當下便一口應允了。因此，在三九六年上半年很早的時候，奧斯定便由紐米第亞總主教米加里斯（Megalius）主禮祝聖，成了主教。希波的信眾，於是不再害怕着失去這個爲聖教會在非洲的權威，努力復興的人物了。等到槐萊里在這一年年終的時候死了，奧斯定便經信眾一致擁戴，繼任了主教的職位。從此以後，奧斯定所有一切外表的行動，可以說是他職位上分內的

行爲了。他以後的事業是確定了，不會再有戲劇般的境遇了。他將來要和聖教正宗的敵人們作公開的辯論，還要參加聖教會的公會議，但是他所有餘年中大部份的光陰，都要消磨在希波一處，訓誨他所牧的羊羣，思索着神學上許多最精微奧妙的疑問，執筆撰寫着從他才智不竭的泉源流出來的作品，和那無數的函牘，援助貧困，保護柔弱，夜裏在他臥室中，有加無已地熱誠祈禱。

在這一點上，奧斯定真正的行實，成了那專用悟司來活動的行實了。在他以後的三十四年的餘年中，他的人性，果然沒有湮滅，却已給思想，著述，神工，三者所籠罩了，就是說，他已成了一個思想家，著作家，和神秘學者，現在，他是一個和異端謬道的健將們努力奮鬥的拳術家，是一個考驗，回復古代學理和覆核新學理的哲學家；現在他是

一隻鷹，教人怎樣才能仰觀天主的光榮，不致給光耀眩瞎了眼，怎樣可以在「默想的羽翼」上，窺測天堂的高度。他常常是一個教師，也可以說是個專門教授，可是現在他不是一個文學教授了，却是那神聖的思想，信仰，和怎樣才能達到精神純潔，好和天主合一的學術的教授。

奧斯定在這往後的三十多年中，總是講着，寫着。他遺留給我們的作品，總計有一百多種。有的是不過幾頁的短篇，有的却很長，像天主的領域一書，竟寫滿了一厚本。這許多作品彙集起來，可以做成功一部公教思想的萬有文庫。替中古時代增添了不少光輝。至於十七世紀中陽森派異端（Jansenist heresy）的興起，不過是因援引失當，才發生出不良的信仰，或是乖謬的解釋罷了。這些著作，也負着增堅聖

教會信德道理，和信友們對於聖教會信德的使命，直到如今也是如此。只要世界上還剩着基利斯督的信徒，也必在一切愛慕天主的人們的心坎中，深深嵌着。

第二十五章

攻斥異端

假使你和近世名爲受過教育，其實却是無知無識的人們講那古代矢集於聖教會，頑攻強詆，擾亂了幾百年的異端謬道，即使他是一個信友，也必然要說：『這是熱心人，和聖教史的教授們考據的學問，是修院生研究的資料，這些陳舊的東西，何必去理會他呢？』唉，這種見解，完全是錯誤了。因爲邪說謬道，形式上雖然比真理花樣來得多，但是實際上却不是層出不窮的，不過老曲子新唱，翻些新花樣罷了。

比方從前打倒過的邪學說假道理，幾百年前，誰都知道他是不對的，可是到了近代，却又漸漸復活了。提倡這種新學說新道理的人，不過把古時候的假學說，假道理，改頭換面，添上些新解說，便當作一種新發明的真道理，新學說，來欺騙世人。偏有許多一知半解，或是不暇推究，只管盲從的人，去相信着他，還替他辯護；因此，種種邪說，至今還流行着。所以假使我們把古代的異端謬道，依着近代的說法，翻譯出來，那麼，一般素來蔑視着他的人們見了，一定要覺得很有趣味。這樣看來，這種考古的學識，便是對於我們中間見最真確的人們，也是很有用的。

假使我先給你們說奧斯定怎樣消磨了他半世的光陰，和摩尼派，陶那多派（Donatists）和貝拉齊派（Pelagians）人爭辯齟齬，你們

便立刻要想：『誰耐煩念這些廢話！』就把下面幾頁，跳過不看了。可是我要是加上一句說，事實上，他努力奮鬥，是爲要駁斥那自稱獲得神智派 (Theosophists) 和誓反教派 (Protestants) 浪漫主義派 (Romanicists) 你們便要打起精神，留意細讀下去，覺得我所講的，是你們熟悉的事情了。假使在某幾種範圍內，你們把摩尼當做勃拉伐斯基 (Mme. Blavatsky) 把陶那多當做路德 (Luther) 把貝拉齊當做盧梭！你們便看得出奧斯定的筆誅口伐，並不是已往時代的遺聞陳迹，却委實說得是時事新聞咧。

當然，這種比擬，不是絲毫沒有差別的，不過表示他們局部的類似罷了。上述各派的謬理，彼此大致相同，不是完全符合的。因着歷史上，地理上，和種族上的不同，所以他們的異端謬說，在問題上，和形式

上，也就換了樣。可是假使我們把彼此兩種謬說的內容，根本細究一下，便見得相類的地方極多，便在不很留意歷史上環境的人們看來，這些類似，也是很可詫異的。

作者在以前講述奧斯定誤入摩尼派異端的陷阱的時候，曾說過摩尼教義，不過是一種從古代波斯祆教的兩元論發生出來的哲學和宗教的混合物。摩尼教派的外觀，是混雜着中國的佛教教義和西方的天主教教義，恰像那自命獲有神智派人一樣，在亞洲有了勃拉伐斯基夫人，就變成了佛教徒，在歐洲有了司坦納 (Steiner) 就變成了天主教徒。摩尼教和那自命獲有神智派的教義一樣都有使他的信徒們泯滅了悔過心的狡獪伎倆，把作惡的直接責任免除。摩尼教人把這個責任，卸在看不見的黑暗之神身上那自命獲有神智派

人說人作惡，是受着前生的影響。薩拉米那 (Salamina) 的愛比發尼 (Epiphanius) 曾給摩尼教派下了一個定義，說他是「多頭的異端。」這個名稱也不妨奉贈給勃拉伐斯基和她的門徒們所造成的那亞細亞的混合物。至於摩尼教義中的兩元論，我們也可以在近代別的異端派的謬理中見到。比方勒南 (Renan) 他把宗教看作光明的和理想的原理，對那黑暗的，或是物質和生氣的原理，漸進的勝利。

奧斯定駁斥摩尼教派的謬妄，不但是他智能上和職分上，一件絕對必要的事情，便是在良心上，他也不能不駁斥。不但他自己曾經攢過摩尼的圈套，給他迷惑了九年，他還替摩尼教出力宣傳，勸化過羅曼尼奴斯、愛立比和盎諾拉德等一班人跟着他信仰，和他一樣的墮入了陷阱。他對於摩尼教派的著述和慣例的學識，那使他傷心的

出力宣傳，和他的自拔自救，都給他加上了一個必須治療這智能上創傷的責任。他在三八八^年上領洗以後，便立即着手做着這種工作。那時候，他就開始寫着他那摩尼教的慣例一書，後來又寫了十幾種相同的作品，有的是長篇，有的是短篇。那最後在四〇五年上寫成的一種，是寫給一個羅馬人名叫賽公第奴（Secundinus）的覆書；他曾經寫給奧斯定一封很迫切的信，勸他重新加入這派異端。在三九四年上，奧斯定會著論駁斥那亞迭孟都（Adimantus）或稱亞大斯（Adias）是摩尼的一個最著名的弟子。到了三九七年，他又駁斥那摩尼自己撰著的一本書，書名叫做「立會函牘」（Episth of the Ford ation）我們在前面也曾說起過奧斯定在四〇〇年上，著了一部書痛駁那會任摩尼教主，却不能解除奧斯定那時候對於他錯誤的信仰，所

有的疑惑，因此給他造成了覺悟的起點的福斯多。這個米蘭物（Milano）人，後來被流放到一個荒島上，便著了一部鉅大的作品，包括着摩尼教人所有對於古經，盡量的批評，算做報復。奧斯定把這書細細研究以後，便從頭到尾，逐章駁斥。他滔滔雄辯，竟寫成了一部足有十三冊的巨帙。我們前面說過，他三九二年上兩天的雄辯，便駁倒了那摩尼教的健將富篤那，逼得他連夜遁逃。到了三九八年，却又得了一個更大的勝利。一個名叫費立斯（Felix）的摩尼教的教士，和奧斯定整整辯駁了一天之後，就自認理屈，甘心降服，當場聲明棄邪歸正，信奉了聖教。奧斯定的衝鋒陷陣，不只是舌劍唇槍，使敵人望風奔潰，他詞鋒銳利，也無異於猛烈的炸彈，一經爆發，便要把敵人們殺傷大半。他雖則沒有把摩尼教義根本剷除，却已給他幾個重大的創傷，經

過了幾番打擊，便弄得一敗塗地，就此萎靡無力，一蹶不振了。那時候摩尼教派正當蓬蓬勃勃，欣欣向榮的旺盛時代，一朝受挫於奧斯定之手，便變得花殘葉落，寂無生氣了。這種舌戰的生活，奧斯定繼續了十七年之久，奧斯定派思想因此樹立了基礎，便能卓然獨立，自成一派，更加發揚探討，就有蒸蒸日上之勢。因着迭次的辯難，却給他造成了精益求精的機會，關於純神性，惡的原始，和詮解聖經的原則等，奧斯定派的理論，都因此得到了不少的進益，成了有方式和堅強有力的學理。

可是在三九二年以後，另一派的異端，也嘗着這希波健將的打擊了。這一派便是陶那多派異端。這陶那多派，與其說他是一個異端派，還不如說他是個危險的，和叛服不常的，分裂出的支派。自從三三

年以後，這一派就常常出頭和非洲的聖教爲難。他的來原很複雜，而且不很明白，可說得是無關緊要；因爲這一派的分裂，不是爲了意見的歧異，他的歷史，却是屬於嫉妒、怨恨，和政治方面的。換一句說，陶那多派，不是一種純粹簡單的教理，却是一部份的非洲信友，從正派的公教信友社會中分裂出來，自成一派的團體。他們推說公教派信眾當着第奧克來濟（Diocletian）教難時代，表現着畏縮不穩，和不忠信的態度，對於君主的權威，太諂媚了；總之，公教派人變得下賤極了，聖事要是由他們行使，就要失掉一切的價值和功效啦。據陶那多派人說，他們自己創立的教會，是沒有錯誤的，是聖人們組織成功的。至於公教教會不遵着當初英武的原則，所有的份子都變得腐敗了，他不是新日露撒冷，却正已變成了被擯棄者的巴比倫咧。

這樣看來，作者把陶那多派和路德派相提並論，却也不是沒有理由，這是一望而知的。路德的抗命，起初執着神學方面種種的起因，和假托，可是誓反教派用以宣傳的主要武器，却是把不忠信，腐敗等名詞，來向羅馬教會攻擊，至今也是如此。依陶那多派和路德派的意思，公教教會因為他的神長們犯了罪惡，或是有了弱點，便不配代表那真實的，祖傳的，天主教會，因此他們必須和這染污了的中樞分離，創立新宗教來替代他。這兩個支派相似的地方還不止這一層。陶那多派在他自命合理的教義的幌子後面，很容易看出那些國家主義，和平民專政的野心的內幕，這便是他成功的原因。在誓反教派中，也見得到同樣的運動。陶那多派本來是非洲一屬反抗君上形權，秘密的革命運動，後來變成了反抗羅馬神權的異派，恰像誓反教派迎合

着德國新萌芽的國家主義派的心理，倡言宗教革命，煽動他們起來反抗外族的統治；他的目的，依舊是對着羅馬。當那公斯當定（Constantine）王朝的末年，陶那多派中一般狂徒，鄉民，和工人們會結隊遊行，闖入官署，襲擊喊着讚頌天主的人們，侵入富家的宅屋，任意搜劫。他們自命爲純潔的人，其實借着宗教的美名，去做那盜賊的勾當，凡是留心社會主義史的人們，總該記得那著稱的「鄉人戰爭」這回的戰事，便是路德運動的一個結果，使德國人民在一五二四，和一五二五年兩年上，遭了大難。至於路德派起初就用阿謏王侯的手段，去求他們的援助，陶那多派却始終不贊成和攬着政權的人妥洽接近。但是便是這一點，也不能認爲這兩派根本的差別；因爲陶那多派人雖然大聲宣示他們宗旨純潔，不容妥洽的態度，却也曾一再設法，去

求皇族政府的保護，他們仇視的決心，一半正是因為沒有求得的緣故，而且他們嘴裏說得好聽，心裏却不見得純正，便在教難時期，也是這樣，那叟笄（Cirta）事件，便是很明顯的證據。所以作者把這兩個反羅馬的叛逆，相提並論，的確不能說是武斷咧。

奧斯定在三九二年做着司鐸的時候，已經覺着陶那多派的舉動，有些咄咄逼人，那時候便寫了二十首詩來發表他的感慨，後來他覺得應付這件事情，必須用一種比詩更有力的武器，因此，就造成了奧斯定三十年的戰爭，這戰爭的開始，就是他在三九三年上寫給西尼東（Sinitum）的麥克西米（Maximinus）的一封信，直到四二〇年，駁斥了高登西烏（Gaudentius）時才終止。他反對陶那多的作品，如今還遺留着十二種以上。因着四一一年六月初，在加笄日召集，由馬賽利

奴 (Marcellinus) 民政長官主席的反陶那多大會，奧斯定的勝利，更如錦上添花，圓滿如意。在這次大會中，奧斯定是個中心人物，會議的結果，便是陶那多派最後的失敗；接着就在這年六月二十五日，由政府當局頒佈正式禁令，取締這一派異端。

那時候，異派中人，見了奧斯定好像背上着了芒刺，弄得坐臥不安。陶那多派的一個主教，竟說奧斯定誘惑人靈，是個騙子，是一隻獵食的狼，要救羣羊，必須把這狼殺死，還聲言誰能把這狼殺死，所犯的罪，必然完全獲赦。陶那多派的信徒，聽了這話，個個躍躍欲試，便有一班暴徒，等奧斯定出了門，就一路分頭埋伏，要乘機狙擊，奧斯定沒有喪了生命，全虧了天主上智奇妙的安排，默默地護佑，才不會遭他們的毒手。據包齊第講，一次奧斯定和幾個手下同事們出門，恰巧那

做嚮導的認錯了路，由別一路途到達了目的地，後來才知道因着這個錯誤，竟避過了仇人們給他們設下的陷阱。

奧斯定在一切著作中，總是不憚煩勞，一再申述公教教會的至聖；他的幾個份子的失德，總不能消滅這至聖的性質，也不能因此使我們懷疑。他詳論當初陶那多派用以攻擊公教主教們的口實是怎樣絕端地柔弱無能，聲言聖事的功效，與施行聖事者純潔的程度無關；陶那多派的教會，對於他的份子的罪惡不但放任不問，竟還加以贊許，決不能混冒着自命為諸聖的，和純全的教會。但是陶那多派便在四一一年取締禁斥之後，他們的奸惡，狂暴，益發不堪聞問了。奧斯定雖則心裏不願意，却也不得不實行依照朝廷的禁令，用嚴厲手段對付他們。對於這一層，他還記得盎博羅削和薛廉西教宗的主張，固

然沒有明白宣告該用強迫手段，使他們畏懼歸化，但是他也會明白宣示，說那班假借宗教名義，來擾亂治安，破壞國家和聖教會的秩序的人，理該依法懲治。然而他還有一種保留，就是在懲治之先，也該經過偵查的手續。

到了四一二年，在他戰敗了陶那多派以後，奧斯定精神的劍戟，便改變方向，對那第三異端派進攻。這個就是貝拉齊派。貝拉齊是個修士，和亞培拉 (Abelard) 和勒南 (Renan) 一般，也是一個勃列打南 (Brittany) 人。他在第五世紀開始的時候，到羅馬往下，在四一〇年上，因着他一個得力弟子賽萊濟 (Celestius) 的襄助，貝拉齊便在雪錫蘭 (Sicily) 和非洲一帶，傳佈他的教理。在四一六年前，加笏日和米蘭物兩處，先後舉行的兩次公會議席上，這新產生的異端，曾遭指斥。四

一七年，教宗依諾增德一世（Innocent I）又親頒通諭，把貝拉齊申斥。

作者在上面講，貝拉齊派教理，曾提起過盧梭。因為事實上貝拉齊的道理，不過是把古代歷史的原理，放在天主教義的幕後罷了。同時，他的謬理，也是那一「不平等論」作者所主持的基本論辨的前提。貝拉齊派以為人憑着自己的意願，便樣樣都能做到，他可以修德立功，自救己靈，不必有天主聖寵的扶助。他又說基利斯督降世，並不是從原罪中救我們出來，就不是從死亡中救出我們，不過給我們立個表樣，教我們度着更高尚的生活罷了。原罪並不存在。亞當犯罪，不過關着他個人，他的子孫們，是不受影響的。人在產生的時候，是純潔有德的，像亞當在沒有犯罪時候一樣，所以領洗不是必要的，祈禱也是

一樣，聖經能救我們的靈魂，可是我們要是守好道德的定律，也一樣能救得靈魂。

顯然，這種道理，竟把天主教義中，所有的神秘觀念完全取消了，還把他的幾樣基本要理，像救贖，原罪，聖洗，和祈禱的功効，加以否認，把他減縮到成爲一種世俗的，或是冷淡的信仰，他的根據是對於耶穌只有一種名義上的崇敬，可是人類天然^{est}是無罪的。作者在上面已經說過，奧斯定在四一二年，就開始攻斥這根本變更天主教義的異端，那時候他寫了一部書名叫功罪論^{De Peccatorum Meritis}，直到四三〇年去世時候，才停止。在這個時期內，他正寫着一種作品，駁斥那專講異端道理的愛克拉農人（Eclanum）儒畧（Julian）在他的本性^{natura}和聖寵（De natura et Gratia）一書，和別的作品裏，這種辯難，使奧斯定

神學的才智，獲得精研深造的機會，闡發出一種關於聖寵和「命運前定」的著名學說。這種學說，根據於絕端悲觀主義，似乎把全人類貶降下做被罰的眾生，在這芸芸眾生中，因着莫可究詰的理由，天主只救那些他所喜歡拯救的人。這種學說，在十七世紀中，被人曲解改削了，便發生了陽森派的異端。

貝拉齊派謬理中，最使奧斯定煩惱痛恨的，便是那「人類本來清潔，沒有原罪。」的一端，他從痛苦和犯罪的經驗中，很明白人類怎樣受各樣私慾徧情的逼迫，尤其是受肉情的迫逐，便是在幼稚時代也不免。貝拉齊和賽萊濟不慌不忙地講「人天生是有德的，他自己的意志足夠保持他純潔無罪的地位，無需任何超性的扶佑，」這些話在奧斯定聽來，簡直是傻話，在聖教會看來，也是如此。說這種傻話

的人，顯然全不知道人的靈魂是怎樣。這也是雜亂無章的，反基利斯督的謬理。當然這是因着奧斯定急乎要把這異端謬理，斬草除根的緣故，所以他駁斥他們，竟至擁護起那些幾乎屬於那反對方面的極端道理來了。因此，儒畧就說：『難道奧斯定以前相信着的那摩尼教中悲觀的兩元論又復活了嗎？』這却不然，因為奧斯定認人救自己靈魂，自己原也有份，雖然他以爲人的力量，能做到的很少，而且總要依賴着天主的聖寵，但是總該做去，才能得救。

可是一件是確定的，就是各派異端，對於闡發奧斯定派道理，却也有些影響。比方陶那多派的帝公年（Ticonius）給了他把兩個領域——天主的，和撒殫（魔魁）的——放在反對方面的觀念，又給了他詮解聖經的規律。聖保祿宗徒說，異端謬道，也是少不得的；他們不但

使聖教真道少不得有明晰的定義，因此逐漸確定了各端信德道理，而且也是活信德的一種標記。真宗教最壞的敵人，不是異端，卻是冷淡萎靡，首鼠兩端。沒有異端左道的教會，要變得毫無生氣，只成了一個虔誠頂禮，和法治的機關。但是異端左道不過在攻斥，戰勝，征服時候，是有用的，所以奧斯定，一個當代最英武的戰將，他所有幾個最精微的思想，和一部份的光榮，也未始不是從那異端派得來的呢。

第二十六章

一封寫給天主的函牘

大概人欣賞那幾座著名的大堂，往往喜歡看他們的外表，或是從遠處看來，却不很喜歡賞覽那裏面廣闊的耳堂，和幽暗的地穴，對於奧斯定諒來也是如此。但是凡是讀過他任何一種著作的人，我們

可以說得他讀的，必然是懺悔錄在世界文學書庫中，這懺悔錄該和別種名著一般，有他的位置。他和師主篇神聖喜劇兩部書，是基利斯督信徒作品中傳佈得最廣的書。在歐西各國，懺悔錄一書，已經轉輾繙譯了，註釋了，再版了，不知有幾次。這一部作品，便是一般自安於不知的，和無信仰的人們，也覺得有購讀的必要，在中古時代，也許人們更喜歡讀那天主的城，因為那些住在黑影中的人們，也愛那光明的，思想的豐碑，和愛那有光輝的石碑一般，可是，如今，懺悔錄是盛行了。我們都成了他人行事的考察家，有時候確乎有些吹毛求疵，和不恭敬的態度，注意心理的分析，似乎比較研究歷史的哲理，來得有趣味。我們的心情，已變得趨重於心理的了。

奧斯定比我們富有，因為他是古代形上學大家中最後的一個，

却又是近世心理學家中最先的一個。在他的別幾種作品中，他只做着一個摧毀異端派城堡的鼓手，或者做着一個「獨具隻眼」的建築家，可是在懺錄錄中，有推想，又有自省，有神學，又有自傳，有天主，又有一己。如今的讀者們，大概只爲了這最後的一層，才去研讀他，尤其是讀到了第九章以後，他們要咬緊牙關，做着醜臉。他們在找尋一個肢解的靈魂，却反覺得他們自己被運到了祈禱的高峯上。

有一種誤解，把奧斯定和近世的人們隔離着。這便是許多人常用的這「自訟」(懺悔)兩個字，在一般人看來，對於奧斯定和對於我們，却有了兩樣的意義。奧斯定寫這部書的時候，他的本意，並不要寫他的回憶，他的自傳，可是許多人要學他的表樣，却這樣做着。奧斯定心中，對於「自訟」這兩個字，確確實實是作承認他的罪惡講，

但是他尤其注重在講述天主的仁慈，聖寵，和聖智。他依照聖經上「我明認你的光榮，證實你的權力。所以我實在是一種屬於祭獻性質的東西」這句話裏，「明認」兩字的意義，作他「自認」兩字的解釋。他在懺悔錄第五卷中寫着道：「請爾納我自認罪惡的祭獻。」所以這懺悔錄不僅是一部自傳，尤其是一種向慕天主的記述，一部連續不絕地對天主表示愛慕的宣言書。他在這書中敘述他的往事，只說了那些必不可少的事情。他講這些事情，只因他們包含着聖寵權能的證據，足證天主主要光照一個盲人，和滌淨一個不潔的人，所做的一切，是多麼有深意的確，「自認」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自揚，一種是自抑，可是從自抑是自揚的證實，自揚的同系，在功效上有相因的關係看來，這自抑的形式好像也是自揚的一部份咧。

這樣，奧斯定所稱自訟的意義，是明白了，那麼，他究竟對着誰自訟他的罪惡呢？一定不是對着天主，因為天主是無所不知的，徒然多說一遍。那麼，這是對着人吧？但是他在沒有領洗的時候早就對盎博羅削和辛潑利濟行過告解，把他在以前所有的罪過告明了。他一定也是爲了信眾全體，才寫着這一本書；他不怕害羞，把他一生最秘密的隱衷赤裸裸地寫出來，便是以前曾經沾污過他的癩疥瘡疤也不瞞過；可是這並非爲了要滿足讀者們的好奇心起見，或者是要賣弄他的虛榮，却是存心要給後人們一個榜樣，希望他的昆季們爲他祈禱。

奧斯定自己也曾把他的真緣由在他的改意 (Retractiones) 一書中講明白。他說，「我的十三冊的懺悔錄是在頌揚一個公義和仁

慈一般無二的天主，對於我的福樂是這樣，對於所有和我有關的一切事情，也是這樣；他們把人的心高舉起來，向着天主。」這樣看來，奧斯定寫這懺悔錄和其他一切的作品，都抱着一樣的目的，就是歸向天主罷了。假使他能不提起自己，他當然竭力避免，但是他的個人事件，既然成了聖寵擋案中的新案卷，他就不得不把他已往事件中重要的情節，講個明白。原來他的這種著述，除了爲光榮全能天主以外，沒有別種目的，却是和誇張自負絕對相反。他的終身友伴包齊第告訴我們說：「奧斯定寫這懺悔錄的動機，是因他願意人們都知道他的本來面目，誰也不去尊重他，過於他所自知的，他還願因此使人知道真謙遜的性質，不是在宣傳欺騙；對於他所有因着脫離了桎梏而得到的福樂，不該自負自讚，却該讚頌天主，還要因着他昆季們的祈

禱，再得到新福樂。」他並不是像哀拉斯麻 (Erasmus) 所想像的，因為受陶那多派人的謗毀，才寫了這部書來剖白，實在却反因為寫了這部書，才給了那謗毀他的敵人們，一件攻擊的武器。

在奧斯定時代，這種目的不在自傳的著作，是從來不會有過的。古人們除非爲了自讚，或自白起見，都不願意寫述他們個人的行爲。那道貌岸然的亞利司刀德 (Aristotle) 曾宣稱「完人必不道及一己，或道及他人。」後人們雖則不常守着亞氏的箴言，可是古人中有自述生平行事的，便是像芝諾芬 (Xenophon) 和凱撒 (Caesar)。在用着第三者的口吻來述他自己行爲的時候，總是旨在自頌；也有像薛舍羅，目的是在自辨。然而他們總是只講着表面的事情，從沒有述及個人心神上的情景的。奧斯定的懺悔錄却可以稱得是一部靈心的歷

史。在奧斯定以前，寫過這樣著作的，只有馬爾古奧來利烏斯 (Marcus Aurelius) 一個，可是他的和天主自己交接 (Conmings With God Himself) 一書，和懺悔錄比較起來，就談不到「自訟」這兩個字了。奧來利烏斯的作品，並不是連續的敘事，不過是一張認定的職分的清單，加上些回憶和訓言的片段，和他從讀過的書中選取的摘錄。在馬爾古的作品裏，我們但覺得一個淡泊自安者的沾沾自喜，在奧斯定的書中，却有那獲救的靈魂的熱情熾愛，明認自己的罪過來加倍讚頌天主。

在這部懺悔錄中，奧斯定把他內心的情緒，盡量表現出來。他所有的恐懼，和渴求真理的熱情，加上肉情的回顧，出神的餘味，衷懷的困苦，悟司的反抗，都是一個輝耀的和熾熱的心神，所發出的強有力

的萌芽；他講述他一生事蹟，我們讀了覺得眼花撩亂，却是明白曉暢，而又神奇靈異。在這一部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害着重症的靈魂，因着那最高神醫的憐憫，漸漸獲得了痊癒，仁慈的天主，終於把這個靈魂從肉慾的污泥坑中，拯救出來，再用天神的筵席款待他，給他醉着那永光的醇酒。

這不是一部傳記，所以不能把他分門別類。這是一種情感的吐露，是一篇演辭，是講解事理的講師，是在我們面前深思默忖的哲學家，是誨人的神學家，是沈醉在他自己所喚起的純潔美妙中，失去了一切受苦感覺的詩人，是力求表白那些不能言傳的事理的神秘者。

如果我們一定要把他分門別類，這懺悔錄是屬於書啟，或是函牘一類的。奧斯定在筆述的時候，總覺着有個對手，他必然知道給誰

說話。在他的論辯中，他是對着他的敵人講；在答問中，對着那問客講，在函牘中，對着他的朋友們講；在講道中，對他屬下的信眾講。他所有的著作中，每一種都有一個題目，和一篇演辭。那麼，這懺悔錄可不是對天主自訟嗎？這不是一封長篇的書信嗎？不是一個奴僕，寫給他的主人，一個被救贖的罪人，寫給那救贖他的天主，一個愚夫，寫給那全智的大師，一個受恩者，寫給那恩人的一封精審，剴切，出色當行的稟牘嗎？他對着天主，訴說他的心事，對天主，求他啟迪，對天主，記起他往時受過的洪恩殊寵，對天主托付他未來的安全，好像這封信是寫給他一個有權力的朋友，所以他提出種種請求，要求他接受，這個朋友——天主——是他所愛着在萬有之上的。假使我們留神細察一下，便看得出奧斯定在這部作品中，只揀着幾個和他得到光照有關的人才

提起他們的名字，除此以外，我們只看見奧斯定和天主——在地下世界的奧斯定對着天主說話。這時候，天上的天主，似乎默默地聽着他，但是借着聖寵的光照，已和他說過話了。這部書是一封書信，在未寫以前，早已得到了覆信了，這是一首乞丐的感恩詩，在那位富翁——天主——給他吃飽了以後，才做了呈上的。

在這懺悔錄中，奧斯定把他幾件日常生活的衣服脫了下來，也竟可以說得把他使勁扯下，庶幾在他個人和天主的中間，甚麼也不能留着。雖然他不時現着聖經詮註家，神學家，或是哲學家的態度，尤其是末後的幾章，但是這部書仍不失為他內心生活的鏡鑑，在天主面前，他個人良心的審查。在奧斯定看來，這基利斯督信徒一個名稱的意義，並不是說有甚麼東西加在一個人身上，却是做人的解釋，

和必要的完成品——是一個而又一樣的東西。奧斯定以爲人離開了天主，不能真正生活着，不能成爲一己，所以人如果真要存在，必須站在天主面前，站得越近越好，和天主做伴，也竟可以說和天主密切接近，這便是做人的本份。奧斯定除了在辯論教理和行使主教職務以外，至少有一次切願獨自和天主在一起，獨自和天主說話，覺着他在天主身上生活着。

對於無所不知的天主，甚麼都可以說得，便是人們所不能眼見的一切，和我們靈魂上可恥的貧乏，也不妨說個暢快，這靈魂上的窘乏，就是得到了最大的恩賜，依然是窮得很厲害的。

許多拒絕歸化的人們，以爲他們所稱爲「新人」的地位，歸化後便立刻可以得到的，這真是愚昧的期望。所以他們見了他，人歸化

之後，依舊看不出澈底的改革，便否認歸化的真性質，以爲歸化了才能得新生活是騙人的。這世界聞名的歸化者奧斯定的榜樣，諒必足夠啟發他們的愚蒙了。便是最澈底的歸化，也並不，而且不能，壓抑一個人生就的本性——那舊人格。歸化這件事，不過革新，改善，和提高這個人本性罷了，却並不把他毀滅。那些傾向着罪惡的能力，可以使他轉換過來，棄惡向善，可是不論這能力，是屬於精神上或是屬於悟司上，總是一樣的留着。以前自安於錯誤的智能，歸化後便爲真理自効了，可是這時候的智能，却依舊和以前一樣，也許比以前更爲活潑有力了，然而總是一樣的智能。靈魂改變了方向，却並不改變他的本性。一個性情偏向於忿怒，峻刻，純粹理論，激烈辯難的他，依舊保持着他向來的本性，不過其中却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此刻他用他的偏情

來增加天主的光榮，不替魔鬼効勞了。本來當着修詞學教授，愛好哲學的奧斯定，便在歸化以後，也依舊是個哲學家，是個修詞學家，但是他那博學的舌辯，和哲學上的才能，此刻不是用來爲摩尼教効勞，或是爲名利盡力，却用來衛護基利斯督啦！

便是種種惡性根，歸化後，也並不立刻全除。這惡性根果然是抑制住，約束住了，減少，削弱了，可是他們依舊潛伏着，遇到了機會，便要發作，不過在形式上，有些不同罷了，便在有聖德的人，也是免不了的。一個人在歸化後，他氣質變化的深淺，可以就下列的事實來測驗他：以前，這些惡性根是放任着的，歸化後，却有了戒懼心了；以前，不把他們認做惡習的，現在却完全看出了他們的污濁了；以前有時候還公然自鳴得意的，現在想來，要覺得十分羞愧了。

在這一點上，奧斯定又做了一個定論的證人。他寫那懺悔錄大約是在三九七年，或是三九八年，差不多在他歸化後十二年。可是在這書第十卷裏，他講罷了已往的事情後，照當時的地位，分析他靈魂上光景中，我們看得出他氣質的變化，雖然是逐步前進着，却還沒有全變。這個罪人，還沒有做成功一個聖人，依舊受着那舊性根中有罪的偏情纏擾；雖然這舊性根此刻已不能控制他了，却也不會毀滅。這層奧斯定自己也承認，他說：『主啊！你真開始變化我了，也知道我的性情，那幾樣是已經變換了。』

做了司鐸，又做主教的奧斯定到了四十四歲上，猶不免受着生活上的誘惑。那在他青年時代就攻擊得很厲害，阻礙他棄邪歸正，阻礙得很久，肉慾的偏情，還在他心中留着，不曾死去。他早已把他們

拋開了，却依舊攻擊着。他說：『那些多時習慣着的愉快的影像』在他醒着的時候，果然很薄弱，可是在睡夢中，却仍在他的腦海中縈繞着，不但帶給他快樂，也竟使他要到順從的地步，給他要實行幹着的幻像。』「食色」是出於天性的，一個人能擯絕女色，却不能擯絕飲食，他可以少吃些，却不能一點也不吃；因此奧斯定便覺着肉情的感覺，常常離不開這滿足這一種需要的行爲，雖然喝比吃少一點。此外，還有耳目的嗜慾。那耳的嗜慾，使他酷愛音樂，便是聖堂裏的琴韻歌聲，他也格外愛好，往往歌咏中的意義，不及那歌唱的悅耳，足以深深地打動他的心。他的兩隻眼睛，也太愛着那造化的美妙，以及式樣，和各種藝術的美善。他那聲色的嗜慾，惡的已經驅除了，却又換了一種比較雅潔，却還免不了有罪的形式來攻擊他。還有那些愛看，愛觀

察，愛尋求的本性，爲了求智識，求學問，自問良心，固然不能算不正當，可是往往只爲了尋求快樂，和滿足無謂的好奇心起見，哪！奧斯定在小時候，就愛看狗追兔子，壁虎捉蒼蠅，蜘蛛給了網，來等小飛蟲投入，老了依舊是如此。

有時候，奧斯定還覺着自己的行爲，是爲要滿足人類的兩重願望：要人愛他，又要人怕他；他是因着志得意滿，受了誘惑，雖然他竭力自抑，總有些太願意受人讚美。在奧斯定心中，那三種根本的嗜慾，就是貪樂，好奇，和驕傲，確早已剋止擯棄了，但是還沒有根本剷除，也許是不能剷除淨盡的。在他身上，新人格已誕生了，可是那舊人格，還沒有殺死。這亞當的遺傳性，一半給他束縛住，一半給他提高了，但是依舊存在着，不時還要反抗。在懺悔錄先前的幾卷中，奧斯定似乎說着：

『誰能爲了我過去的快樂安慰我呢？』現在他老了，却問道：『怎樣的責罰，才夠使我配享受那身後的全部福樂呢？』

『主啊！我愛你已經太晚了，你是過去日子的美善却常常是新的！我愛你太晚了！』這便是新生人的失望的吶喊。經過了這多年的力行，祈禱，修德，立功，一心契主以後，他知道自己還沒有到純全的地步，還是個庸庸碌碌負罪的人，他說：我們把自認已罪，和讚頌你的仁慈，來表示着我們的愛情，庶幾在我們的解放，已經開始之後，你可以完全赦宥我們；庶幾我們不再負罪了，才認得在你身邊的福樂。』

奧斯定不自信是個聖人，這便是他真聖德的一個標記。

第二十七章 兩個領域

當一個未西高司 (Visigoth) 的大家族的後嗣，亞拉列克 (Alaric) 在三七〇年上，在但紐勃河 (Danube) 口岸上誕生出世的時候，誰也料不到這孩子後來會不知不覺地啟發着一篇古今來極著稱的鴻文鉅製，——一篇歷史的，和神秘的紀事文，在他的結構中，真可以說得上天下地，人和天主，都包羅着。

義特 (Goths) 種人本來是一種野蠻民族，但是他們進化得很早，在二七五年上，就和羅馬帝國合併，自從第四世紀開始時候，信奉基利斯督的已很多了。亞拉列克本人也是一個基利斯督信徒，但是他所讀的聖經，是烏斐拉 (Ulfila) 的譯本，聖經上的教訓，却沒有毀滅

了他好鬥，和蠻族兇殘的本性。他從小是個軍人，後來他率領着手下的隊伍，幫助戴奧道綏去攻擊歐日尼 (Eugenius) 但是他不同意於所得的報酬，便憤憤脫離了戴奧道綏的管轄。他已經得了「敢戰」的渾名，又在攻破了貝勞保南瑣 (Pelaponesus) 後，把他化爲邱墟，戴奧道綏死後，又把雅典征服，兩件大事中，把他的勇敢表現一下。三九七年，他佔據了愛必魯 (Epirus) 但是這地方土瘠民貧，不能鑿足他的野心，便在四〇一年上又去進窺意大利，圍攻密良城。他先在波倫濟亞 (Pollentia) 給亞加第伍 (Arcadius) 的蠻族大將司的利谷 (Stilicho) 擊敗，後來又在物龍那 (Verona) 敗在他手裏，但是到了四〇八年上，他又到意大利來圍攻羅馬，使不幸的羅馬人輸納了一筆重賂。過了一年，他重到羅馬來，立羅馬郡長潑利斯古亞笏呂 (Priscus Attalus) 做

了皇帝，那時候他想借此好和奧諾利 (Honorius) 講條件；要求滿意，便把潑利斯古廢掉。可是和議的結果，使他十分失望，亞拉列克於是三次進犯了羅馬城，被圍到四一〇年八月四日。就被他攻破了薩拉里 (Salarian) 門。他的兵士們，本來都是各族的無賴亡命，殺人不眨眼的惡魔，一進了城，便大掠三日，把這帝國的首都搜劫一空。在八月七日，或是八日，這班蠻賊，把擄劫得來的贓物，捆載了幾百車，出了羅馬城，向南方進發，打算渡過了大海去征服非洲。這個蠻酋，便是國王也不配做，一時竟做起羅馬大帝國的主人翁來了，但是他作了這個惡孽，罰就緊緊跟着他了。到了喀拉白里亞 (Calabria) 將要坐船開駛到雪錫蘭 (Sicily) 的時候，就突然暴病死了。那些高司族人，於是依着他們的風俗，把步深刀 (Busento) 河流堵塞住，河裏的水車乾了，好把這

三次破壞羅馬城的亞拉列克「敢死者」的屍身葬在河底裏。

羅羅城被蠻族攻陷劫掠的消息傳來，全國人民，都大爲震駭，便是在白冷郡隱修的聖日羅尼莫得了這個惡耗，也覺得十分憂悶。所有城中繁盛的街市，富麗的建築，都成了灰燼；屍首山一般堆積着，要掩埋也是很不容易。富貴人家的宅第，沒一處不被那些蠻賊們侵入，飽掠一番之後，便放火燒燬，婦女們除非是死了得免強暴外，活着的都被姦淫。有幾處教堂，也遭劫掠，亞拉列克雖有命令，也不能禁止。但是最可怕的，是這座城市所受的凌辱，自從降生前三八七年，這羅馬帝國的首都會被高爾（Goth）人攻陷過以後，八百年來，不曾受過蠻族侵掠劫戮。在這幾百年中，果然也會受過恐嚇，但是終究沒有陷落過。羅馬人自信有攻不破的能力，自信這都城有神聖的性質，有亞伊

那 (Aeneas) 神從忒勞伊 (Troy) 帶來，和這個新神伯多祿從日露撒冷帶來的保護，因此羅馬人的驚奇，比他們的恐懼更大，恥辱比驚奇更大。

非洲人也覺得很受這番焚劫慘劇的影響，因為很多人從意大利逃到那裏——貝拉齊也是其中之一——以為那些蠻族人民總不能攻入這羅馬帝國在非洲的轄境，但是不多幾年，事實就證明這是痴望了。奧斯定在講道中，也伸述着那班逃難人民的恐怖。異教人於是向着天主教會發洩他們無力的忿怒，說羅馬在崇拜古代諸神的時侯，不但不會遭難，而且總是到處得勝，可是自從皇帝們喜歡了那些卑賤的教徒，信從着那賊一般的死在十字架上，那茄利里亞的妖言惑眾者的人們之後，便什麼都不對了。戴奧道綏最近頒佈了意在打

倒異教人最後立足地的上諭，便激怒了古代諸神，亞拉列克便是那受侮的耶和 (Jove)。大神用來報復的手，惡運都是天主教人帶來的。

在二五二年上，當着一個名叫田滿屈立奴 (Demetrius) 的，把羅馬帝國遭了十二年瘟疫，歸罪到天主教人的時候，聖西彼廉 (St Cyprian) 早就遇到了同樣的誣陷了。西彼廉在反駁中，曾說天主的義怒，正是因為天主教人受了艱難的緣故。在公斯當定的上諭頒佈前幾年的時候，拉克當濟 (Lactantius) 曾預許過，假使羅馬帝國成了天主教國，黃金時代便要回復的。可是，現在基利斯督信徒們不遭到艱難了，黃金時代却還沒有回來，雖則聖教會的權力一天大一天，附從着的罪惡確也一天多一天，這些反駁，便變得沒了力量，於是異教的餘黨，更振振有詞了。

奧斯定很明白外間這種怨謗的議論，很有些威脅的性質，四一〇年的慘劇又給他們做了口實，便不敢怠慢，立刻起來和他爭辯。有幾個畏怯的希波信友，便叫他不要提起羅馬事件。但是奧斯定不甘緘默，在他的往來函牘中，和在講道的時候，總聲稱着這回的遭難，該歸羅馬人自己負責，却和基利斯督的宗教無關。然而聽到這種意見的人很有限，他的力量不足以遏制那鼓噪着的反基利斯督運動；因此，在四一二年，或是四一三年上，他接受了馬賽利奴民政長官的請求，着手從事於那天主的領域（*De Civitate Dei*）一書的寫作。

貴推（*Goethe*）曾經說過最妙的歌詞，是論事一類的歌詞。據我的意見，那二十二卷的天主的領域一書，要算那散體史詩中，最是堂皇富麗的了。這天主的領域是一種紀事的作品，要是亞拉列克沒有

幹過那件惡事，也許永遠不會有的。羅馬的遭劫，不過是一個引子罷了，從這一幕寫起——這不是僅有的，因為自從有史以來，遭劫的城市，不知有幾千——奧斯定從這件事寫起，他高瞻遠矚的才智，把人神兩界的歷史彙集起來，做成了一個綜合，在這裏邊，我們人類分佔了兩個陣地，在全能天主監視之下，用戰爭來賭着勝負，造成了一種使天主教義輝煌示範了一千年的幻像。

這部「旁搜遠紹，細大不捐」的著作，是一部辯護真教學，一部神學，一部歷史哲學，和一部道德律；從一個城市，被焚劫說起，一直說到被難者肉身的復活爲止；從地球還沒有化成的時候講起，直講到地球毀滅了爲止；這部書是一回戰爭的歷史，却教導和平；這部書講論人事，天主却是第一個主動人。這是一篇紀事詩，同時也是一齣劇

本；奮鬥不是像在希臘的悲劇中一樣，是英雄和命運奮鬥，却是人和魔魁間的奮鬥，人和天主間的奮鬥。這是一部劇本和一部百科全書，包括着考古學的全部，蠻俗的風化，和哲學家的統系；最黑暗的迷信，和國際戰爭；天神們的教會政治，和時間的奇聞。這是一部百科全書，同時也是一部神學的巨著，所有天主教義中一切的信德道理，從原罪起，到肉身的復活止，在這部書中都有明白的定義和解釋。

雖然這部書奧斯定寫了十四年才脫稿——因為他年紀老了，事情又極忙——書中又有些穿插，可是全書的結構，却是勻和一致，令人想見公斯當定時代聖教的風光。這部巨著可以分作兩大部份，第一部份的十卷，包括着羅馬歷代相承的教理和異教神話最完備的論辯。在開始五卷中，奧斯定把羅馬史複述一遍，用意是在表明那些異

教人所信奉的神們，便是現世的幸運，也保不住能給人；以後五卷，依着人們所信奉的情狀，和在哲理上的外表，專論異教道理，說明他怎樣不能給人福樂，便是來世的福樂也不能給。

第二部份的十二卷，才講着正文，專講那兩個仇對着的領域——天上的和地上的。這一部份，還可以分做三集，每集四卷，第一集（卷十一至十四）講這兩個領域的原始；第二集（卷十五至十八）講數千年來，這兩個領域的存在；第三集講他們的終竟，那世上的，或是魔鬼的，是地獄；那天上的，或是神聖的，是天堂。

這部書中的柱意，便是這兩個領域的並立，就是天主的領域，和魔鬼的領域，互相對峙着。他說：『兩種愛，做成了這兩個領域——一種是愛世俗，愛自己的肉身，因此，竟會輕蔑天主的愛，一種是愛天主，想

慕天堂，因此，也竟輕蔑自己肉身的愛。不但如此，世俗和肉身的愛，是爲光榮自己，愛天主，是爲光榮天主。」

那麼，這第一個領域當然是屬於義人的，天主特選的，和那班渴慕基督！一心向着他的人們的領域，第二個領域，是屬於惡人，和不義的人們的了。這第一個領域，不恰是聖教會，但是有時候却恰合着，第二個領域，不恰是異教人的地位，但是往往相同。

天主的領域，是建築在愛情上的，魔魁的領域，却是建築在仇恨上，因爲便是純人的正義，他也做不到。在天主的領域中的居民眼中看來，這魔魁的世界，不過是一所窮人的草棚罷了。因爲真正的生活，快樂的生活，要死了才開始。在天主領域中的居民看來，只有這個天上的世界，是真正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他們可以傾注所能有的愛

情，毫無止境，但是對於他們，在他們身死以後，還有一個第二次的死亡。

奧斯定的思想，執定這最後的基本兩元。他和其他的大思想家一般，只知道有兩個極端。在他的目光中，只看見光明的天堂和烟焰的地獄。奧斯定這種對於善惡兩端的觀念，似乎還沒有忘掉摩尼教義中的兩元論，而且這兩個仇對境界的論題，確是出於陶那多派的帝公紐的擬議。奧斯定在陶那多派中，看得起的，只有帝公紐，他的教理還算純正，所以終於給陶那多派人擯棄。奧斯定在這些染有異端色彩的道理中，竟推究出了公教正道諸傑作中之一。直到世界窮盡的時候，總有惡人存在着，所以惡人是不能毀滅的，但是他們終究要被征服的，要受那永遠的懲罰。天主只有一個，而且是永遠勝利的。戰

鬥是天神和魔鬼間，義人和罪人間的事，雖然這是天主所賦與受造物自由意志的結果——一個神聖的和危險的賦與——但是善惡的分別，不是天主自己創造出來的。從厄娃到如今，人都可以自由選擇，從惡的人們，便是擇善者自然的，和永遠的仇敵。在現世生活中，這兩班人混雜在一起生活着，但是到了來世，要受最終的審判，永遠分開啦。

這一齣愛天主的大戲劇，和古代悲劇一般，可以分作五幕。第一幕，表演的是天主照自己的肖像造人（亞當）。第二幕，表演人要想變得和天主一樣，却反變得退了一步，失掉了本來高貴的人心——就是人類墮落的一幕。第三幕，天主用十誡來教人怎樣可以再做人，但是人的能力，顯見得是十分薄弱，連做個義人也竟夠不上，於是漸漸變得像獸類了。第四幕，表演天主（就是基利斯督）邀人回到聖善的

地位，就是要再變得肖似天主。第五幕表演人類中，有一小部份能拒却魔鬼的誘惑，順從了基利斯督的引導，這班人將來要在永福的境界（天主的領域）中生活着，其餘不受基利斯督邀請的人們，一發變得肖似天主了，也竟一發變得越像獸類，越不像人了，他們將來要在永苦地獄（魔魁的領域）中生活着。這五幕就是表示創世造人，原祖犯罪，頒佈十誡，降生救贖，復活常生。

在現在的世界，這兩個領域的居民，是可以互換的，本來在上界的居民，背了正教，就墮落到下界來了，本來是下界中最微賤的居民，一朝歸化，便得超升到了上界。但是死了以後，各人的事情，便成了定局，不能再行交換了。這便是奧斯定在這部著作中，思想的佈局。

這部書，也像別的純粹天主教義的文藝創作一樣，似乎有革新

的趨向。陳舊的界限是掃除了，不論是羅馬人或蠻族，希臘人或非洲人，靈巧的或是愚蠢的，一般是屬於這兩個領域中的一個的。古代文明，是根據着種族和階級來作區別的；新文明，基利斯督的文明，却只認着義和不義，被選者和被擯者，事奉基利斯督者和事奉撒殫者的區別。從前認定的價值，現在却倒過來了；這天主的領域，是那希臘拉丁大屍體貶斥的墓誌銘，和天主教義的誕生證。奧斯定這部著作，所以成了那聖善的，羅馬帝國的創造人查理曼 (Charlemagne) 大帝的愛讀物，豈是出於偶然呢？

但是喝着這光明偉大的泉源的，却不止沙爾大帝一個咧。吉爾遜 (Gilson) 寫着道：『在這部作品中，人類的理智，敢嘗試着去做一部世界全史的綜合，這是第一次，多虧了天主默啟的光照，才能使字

宙的來原，和隱秘的原由，在書中講得明明白白。』奧斯定用他所有對於天主領域的觀念，創造下歷史的哲理。鮑蘇愛（Bosquet）主教的「一篇「世界史的演辭」也是從這部作品，直接引伸出來，隨意發揮的。近代哲學家，也許有批評這部對於人類歷史懷着神學和理學觀念的著作的，但是他們所提出的假定，比較奧斯定信手拈來的想像，還要說得不明白；因為奧斯定不只用人來解釋人，他的目力，能在義人和惡人間的衝突中，看得出那根深蒂固的歷史的發動力。有人說奧斯定忽畧了進步的觀念。這話却說得沒理由。近代法國某詩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不熱心的；他大約也從沒有讀過奧斯定的書，却說：「文明是在原罪迹象的減縮中包含着。」這句話竟很忠實地把奧斯定著作的精義，概括無餘了。從唯一的主要觀察點，就是從精神一方

面看來，文明的真意義，便在使天主的領域日趨繁榮，使魔魁的領域日就衰落罷了。

奧斯定創造着一種對於人類的新觀念，他以為人類社會，與其說是生者的社會，不如說是死者的社會；這個社會不但包括着過去，也包括着未來，維繫着這個社會的，不是物質，却是精神。

凡是耐心讀着奧斯定這二十二卷大著作的人，必然要覺得許多使他驚奇的言論，使他感覺到快樂。現代一般智識淺陋的人們，所認為新穎的思想，在這非洲大主教的書中早已寫下了。歐根（Eugen）寫着道：『在某幾點上，奧斯定用他有力的，和深奧的主觀寫來，要比較黑智兒（Hegel）司高本哈（Schopenhauer）和我們更為接近咧。』

你們也許在特曼司脫爾（De maistre）的作品中，讀過疾病不是

從自然原因中發生出來，像大概人所相信的；疾病却是罪惡的影響。也許這種思想，給你欽佩這薩物耶（Savoyard）大辯道家創作天才的新理由。英國大文學家撒慕爾白德樓（Samuel Butler）也在他的依累黃（Erewhon）一書中，用他譏刺的口吻，發表這種意見。可是假使你翻開天主的領域一看，便可以在第十二卷中，看到作者寫着說：『在他種種顛倒人類的禍害以外，疾病也是一種因着罪惡得來的懲罰。』

在第十一卷，第二十四章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下列的話：『我們生在天地間，我們也知道我們的生存，我們還愛着這個生存，和這種知覺。在這三件事情中，沒有一個虛假的形態，可以擾惑我們，因為這三件事情，不像在我們身外所有的事物，要憑藉我們感覺的官能

去和他們接觸的一樣，能使我們有錯誤的印象，却完全假借不來，不會有虛偽的幻想，或是幻像的。天地間有我，我知道有我在天地間，我也愛在天地間生存着；這三件事，都是千真萬確的。我得了這千真萬確的真理，便不怕那班士林派人的強辯說：「假使你當真騙了你自己，便怎樣」了。假使我騙了自己，那麼我還是有的。因為一個人既然不會有得，怎會受騙呢？既然如此，便是我受了騙，我還是有的。如果騙我的還是我，那麼我怎會騙我自己呢？」

在這一節言論裏，誰都能認得出那近代哲學家笛卡兒（Descartes）的名言「我思想，所以我實有」。可是笛卡兒的這個「確定不動石」在一千二百多年前，早就給奧斯定發見了。這逐漸把實有沈浸在思想裏，把天主沈浸在人身上的，近代哲學的起點，不過是從剽

竊奧斯定的思想得來；既然是竊得，也就像一切得來不正的東西一樣，害了竊賊，還害了窩家。奧斯定自己是個理想家，可是他的理想，不像笛卡兒和康德（Kant）一般人所發揮的理想一樣，把人看得和天主一般，把宇宙減縮到成爲人類思想的實行。在奧斯定看來，「知」和「實有」果然是一事，是一樣的，可是不在人身上却在天主身上。『噢！天主除了你所知道的以外，沒有一樣東西是實有。』

從每一個觀察點看來，奧斯定的思想，是集中於天主的。人類的歷史，以前認爲遭際，氣候，人的情慾和需求的效果，奧斯定却說明是憑着天主的去留爲轉移；人事的變遷，在我們看來，似乎是宇宙間最重要的事情，我們還愚蠢地因此自鳴得意，實則正如奧斯定所說，不過是在時間開始時始創光明，到將來創始復活者新天堂中間，所發

生的幾幕簡單的，和流血的戲劇罷了。

第二十八章

暮年的苦境

到了四二六年，在他那天主的領域一書，一經脫稿之後，奧斯定便向其他主教們，和屬下信眾，保舉赫拉克利 (Heracius) 做他的幫辦和繼任人；這建議通過了，便把他主教名下繁劇的，和外表的職務，交付給他。同時他又向希波信友們聲請每星期內，至少要給他五天空閒，好處理各方向他陳訴的許多事件；這一層奧斯定在幾年前，已經要求過了，此刻才得如願。此後一年中，奧斯定一口氣剛回過來，又開始寫着一部新書，在這部著作中，他追溯他四十年來所寫成的作品，加以評論。這是他早就想到的一件工作。從三八六年到四二六年，

奧斯定可說得是專務著述，此刻他剛做完那千古不朽的巨著，還覺着必須依着他已經走過的道路，再走一遍，便是他在白里安宅隱居時代，做得還不很精工的文章，也認為有重行審查的必要。他著作等身，總計有二百三十二種，有幾種沒有做完，有幾種已經散失。他以爲一生著作，既然是那麼浩繁，總不免有不妥的地方，或則論斷失當，或則詞句欠工，或竟前後自相矛盾。經過了一番覆核之後，他寫成了兩卷錄存（Retractions）依着他作品先後的次序，修正了九十三種，其中二十六種是在未做主教前脫稿的，七十七種是在已做主教後脫稿的。他本想再寫一卷來完成這部錄存，但是時間不讓他如願。我們不要以爲奧斯定選任一個幫辦，還要求有些空閒工夫，是爲了精神疲憊，想就此擱筆的緣故。因爲在他此後四年的餘生中，他

依舊繼續寫作，並不輟止的。確他是個聖人，但是他那愛好著述的心火，總沒法把他熄滅。然而他不像我們一樣，他著述的動機，並不是爲了求名圖利，他把著述認作一種傳教的主要工具，也有是出於他人的請求，當作一種愛德工夫的。從他在世的時候直到如今，他常做着聖教會的棟樑；我們公教信友們，望着這個棟樑，便覺得有安穩，堅固的快感；異端派人見了他，却免不了滿懷恐懼，不但在非洲一處是如此，便在全世界各處也是如此。他是爲天主用的一個舌頭，和一枝筆，直到去世的時候，他必須說着，寫着。聖人們援助世人，有的憑着秘密祈禱，有的憑着甘心受苦，還有幾個，替人做着那些自己最不願意做的哀矜工夫；奧斯定天賦着一肚子的好文才，使用他的言語，文字，爲億兆人服務。

他現在已有七十二歲了，但是他的眼光却很好，血脈還暢旺，腦筋也很清醒；他偉大的心中，總是愛情洋溢，因此一年又一年，新著作不住地從這希波的修院中，分送出來。在四二七年前，那考據淹博的聖經疏註 (*Speculum de Scriptura*) 出現了，接着那各派異端的源流評論 (*Haeresibus*) 和那 *Tractatus adversus Iudaeos* 也在四二八年相繼問世了。這一年上，一個埃里亞教的主教名叫麥克西米 (*Maximinius*) 的，到了希波，奧斯定的幫辦赫拉克利副主教，便約他公開辯論。到了那一天上，這希波老主教，也免不得要親走一遭，却預先和麥克西米約定，如果他勝了，奧斯定就表示信服，要是敗了，便該承認自己的謬誤。但是結果那埃里亞主教竟食言失信。他胡亂講了整整一天，不等奧斯定駁覆，便一溜煙跑到加笊日去了。奧斯定便把這一回的辯論做

題目，寫了兩種短篇文字，一篇題名和麥克西米辯論 (Collatio cum Maximino) 一篇是駁麥克西米其他好辯的異端派人，奧斯定也不肯放過。那班高爾地方的牛貝拉齊派，繼續反對奧斯定派，關於「前定」和聖寵的道理，在他們看來，似乎也太苛刻，不近人情。因此，奧斯定在四二八年和四二九年間寫了天主聖意的前定 (De Praedestinatione Sanctorum) 和 (De dono perseverantiae) 兩種作品，這兩篇都是寫給亞幾打尼 (Aquitania) 的潑洛斯貝 (Prosper) 和意拉里 (Hilarius) 的。除此以外，那貝拉齊派的健將儒畧還不甘雌伏。奧斯定在四二一年上已做過了六卷的巨著，駁斥他的辯難，但是儒畧也寫了八卷的反駁來做回報，滿紙怒罵，反抗得很是劇烈。當然奧斯定也不肯示弱，便着手再寫一部駁斥的文章，可是他寫到第六卷上，便逝世了，因此，這書沒有

完成。

還有一個最後的風浪，快要打到奧斯定身上來了。在四一〇年中，那班逃避亞拉列克圍攻的羅馬人，以爲非洲是個安樂鄉，不會受蠻族攻掠的。可是到了四二九年，金賽力（Genseric）帶領着八千萬戴（Vandals）人和亞拉尼（Alani）人，在毛來打尼亞（Mauretania）地方登陸，把這地方攻陷了，焚掠一番之後，便向紐米第亞進發。那萬戴人自從四二〇年以來，向來在西班牙南部屯駐着。假使沒有人招引他們，他們大概不會來侵掠非洲的。這個把他們招來的人，便是那駐在加笊日代表朝廷的伯爵鮑尼法削（Boniface）。這人素來和那代她兒子槐朗登三世，管理非洲轄地的伯拉濟地（Placidia）反對着。他不肯到意大利去表白他的態度，因着朝廷派兵討伐，便去招那些在西班牙

的萬戴人來救護。他一看見他招到本國的幫手，是怎樣的可怕！的確，這不是一個幫手，簡直是一個可怕的仇敵，只想屠殺，焚燒，劫掠！便有些懊悔起來，又因接到了奧斯定勸告的書信，便和伯拉濟地講和，併力抵禦那班蠻賊。可是這一着發動得太晚了。金賽力和他手下的蠻民，已做了非洲屬地全境的主人翁了。只有三個城市，還在羅馬人手裏，加笏日，叟笏和希波。鮑尼法削困守着希波城，金賽力緊緊圍攻着，希波被圍了十四個月，終於被焚燬滅。奧斯定在城破的上一個年死了，不曾目擊這回慘劇，但是他總活得夠受了，直到臨死的時候，他所眼見的，也已經夠使他感覺到劇烈尖刻的痛苦了。

那萬戴蠻族都是些外教人，或是埃及教人，甚麼也不知道，尊重，連教堂也要一例焚劫。這簡直不是一回戰爭，只算得八千隻出柙

的猛獸，闖到鬧市裏來；逢人便肆吞噬。包齊第講奧斯定『暮年過這最後幾個月的光陰，真夠使他無限悲傷，萬分心痛。他眼見聖堂裏沒了司鐸，熱心的貞女們，和發願守貞的修士們，走散一空，有幾個還遭難被殺，或是打得半死半活；其他的人們，有的失掉了靈魂的生命，有的失却了肉身的貞潔；也有失去了信德，終身做着這班沒慈悲強盜們的奴隸的。聖堂裏再聽不到那讚頌天主的聖歌，聖咏了，許多地方這神聖的屋宇，已經給火燒燬了，恭敬天主莊嚴的聖祭，已遭禁止了，祭台成爲無用，司鐸們都已走散，聖事再也不施行了。樹林，岩穴，山洞，不能再做安穩的避難處了，有些在那裏躲着的，給敵人捉住了殺死，沒有捉着的，也要餓死。』此外，我們還可以在後來做加笈日主教，

郭未爾代 (Önödvihtens) 六品所講的道理野蠻時代 (De temporebar

barico) 一篇中，看得到更可怕的詳細情形。

那時候，有許多主教到希波來避難，和奧斯定一齊祈禱，掉下淚來。奧斯定必然要默想着這奇怪的定運，使他在青年時代陷入異端，使他四十年來，不住和異端奮鬥，現在又免不來要在這在他屬下的希波，仰賴着差不多都是屬於異端派的，那鮑尼法削手下的兵士們，盡力守護，外面又給那金賽力手下的異端人圍攻着。也許從他在密良嘗試過劇烈的痛苦以後，數十年來，從不曾度過像這幾個月一樣痛苦的日子吧！

一天，當他和他的同伴們坐下吃飯的時候，他忽然喊着道：『請你們聽着，聽我在這不幸的時候，怎樣祈求天主；或者求天主俯賜救拔這個城市，免陷於仇敵，或者如果天主不許這個祈求，那麼求他賜』

給我們有能忍受承行他意旨的勇氣，或者，至少求天主收我靈魂，賜我脫離這個世界。」看來吾主聽了他的祈求，因為不多幾天以後，他得了一個寒熱重症就此一臥不起了。

奧斯定享年七十六歲，他能活到這樣長壽，簡直是個聖蹟。他從小到老，體質總不很健全，容易受病。差不多還在孩提時代，他就第一次害了一場大病，幾乎喪命。他素來有氣急毛病，胃病也時常發作。他初到羅馬的時候，便害了濕氣病；三八六年在密良時候，常覺呼吸急促，消化困難，又害過一次氣管炎，所以氣喘病發作得更厲害了。在加雪西公休假的時候，病痛使他十分難受。他辭去教授職務，雖則借病爲名，却也不會說着假話。他在白里安宅鄉間退休期內，總是很不舒服；他不能高聲講話，也不能多講，幾時他訓責黎桑濟和屈立才典，總

覺得十分吃力。便在寫作的時候，寫得稍久了，也要覺得困乏，他委實怕要因此短壽。他在塔加斯特初度着修院生活的時候，曾寫信給一個朋友，說他體質虛弱，是他修途上的一個大阻礙，後來又寫給另一友人說，他害了痔瘡，坐立不安，又不能行走，這惡病發作起來，痛苦十分難受，這樣磨難加給度着隱修生活的人，尤其是難堪。過了幾年，一次在講道時候，他對着聽眾說他的年紀，的確已經不少了，可是他那多病的身體，更使他衰老得早。然而這個害着氣喘，濕氣，痔瘡，和氣管炎的病夫，天天忙忙碌碌，做着各種事情，四十年來，勞心苦思，神形交瘁，不肯稍自寬假，却竟活到七十六歲。聖德和文字的研求，延長了他的壽命，像聖安當活到一百多歲，豐德南勒 (Fontenelle) 活到一百歲，怕不是人力所做得到的呢！

奧斯定並不怕死，但是即使他願意死，也總不會求死，像一般委實已經成就了許多事業的人們一樣。他總覺着做成的事業還不夠，已開始的工作，還該把他做完。他那駁覆儒畧的答書還沒有寫完；那古新聖經的疏註，還沒有脫稿，有幾段只約畧定得些思想的佈局；那些埃及亞教人，還該勸他們歸化。每當深夜睡醒的時候，在他腦海中盤旋縈繞着的種種計劃，和一切應辦的事情不知有多少。因此，一天當着某姓教友領着一個害病的親族，到他床前來求他祝福，好使他得到痊愈的時候，奧斯定便回答道：『好孩子，當真我有這種權力，我先要醫好我自己啦。』但是那病人堅求着，說他在夢中有人教他到主教這裏來，求主教把手放在他頭上，病會好呢。爲使他滿意起見，奧斯定便舉起他抖着的手，放在那個青年頭上，向天主祈禱了一會，這

位聖人在將死的時候行的祈禱，竟蒙主俯聽了。

去世前十一天，奧斯定覺得他的病勢，一天比一天沈重了，便吩咐除了醫師，和送飯的外，一概不許進他的臥室。他這時候要走進那一生所渴望着的「永福之門」了。所以願意獨自和天主在一起，在祈禱中度着那最後幾天的光陰。醫師們怕他疲乏，不許他看書，他便教人把他自作的幾首痛悔詩，用大字抄在闊大的羊皮紙上，把這張紙掛在他床對面的牆壁上，好讓他刻刻看得見。他默想着這詩中的意義，便不由得淌下淚來。

這樣，在一個黃昏上，當着主教們和他的幾個朋友們，在他狹小的病榻邊跪着祈禱的時候，他的脈搏停止了；他那偉大的靈魂終於脫離了他這敗壞的骨肉的機械，向上飛升，去享見他四十多年來所

渴慕着的天主，享受那永遠的福樂。

這一個第三次誕生的日子，是紀元後四三〇年八月二十八日。當着他的昆季們在他去世的小屋子裏，唱着聖咏聖歌的時候，那些喝醉了躺在希波城牆脚下的萬戴人，等候進城劫掠，等得不耐煩了，正野獸般怒吼着。

據包濟第說：「他沒有立着遺囑，因為這個窮苦的天主的人，沒有甚麼東西可以遺給他人。」他的確遺下了一宗無價的珍寶，可是這宗珍寶，盜賊不能竊奪，萬戴人也不能把他燬滅啦！

第二十九章

偉大人格

世界上有萬世不朽的人，奧斯定便是其中的一個。

他的精神不死，他常常在這個世界上生活着，竟像沒有死過一般。我們把他的一生言行研究一番之後，便覺得似乎已經認識了他，和他談過話，做了他的朋友一般。他去世以後，他的聖骨分給各處聖堂保存，所以歐洲和非洲好幾處地方，敬供着他的遺骸。可是他的靈魂，却享着那可以同時在天堂上和在世界上的奇恩。他在天堂上，住在天主聖容的光明中，在世界上，便用他的神光來光照我們——一種和暖的光明，灼熱的光明，因為他留在世界上，是爲了愛我們的緣故。別的垂名後世的人，是憑着他們的功業，他們的著作。但是這種紀念，是限着國界的，不是一種愛情的紀念。他們大概都是憑着雕像，或是書籍，在我們腦筋中留着個影子，可是我們的心坎裏，却丟開得遠遠了。

我們對於奧斯定，却不是這樣。他在我們面前站着，是實在的，親近的，幾乎可以接觸的，我們對着他，由景仰而生愛慕，如果我們有一天當面遇見了他，我們覺得在口吻他司牧的約指以表敬意之後，還願意親一親他的臉頰，好像他是個久別回來的朋友，更說得是一個死後重生的親父。至少我對於他覺得是這樣。我是全心全意地景仰着他，我把我自己看作聖教會的一份子，固然要恭敬他和恭敬別的聖人們一般，但是依着我個人資格，還要更進一層，竭誠愛慕着他咧。

這便是爲什麼他總不離開我們，也可以說常常在我們身邊活着。這樣的人真少極，奧斯定却是其中的一個。這兩重不死性的理由，並不難懂。的確他是有福的，因爲他是一個天主的賓客，得和天主親炙，分享着他超性的光榮；可是他也有人性，有完全的人格，像我們

一樣，有時候我們看見他在天堂上，容光煥發，煊赫煌輝。可是他也和我們一般，飽經憂患，艱苦備嘗，也會像小孩子一樣啼哭啜泣，像青年們一樣言情談愛，交結朋友，也像我們一樣驕傲，像我們一樣失足，陷入泥污，至今還給我們指示着趨避的方法，向着我們伸出他堅強熱烈的手來援引我們。

聖人們有幾個起先差不多是罪犯，有的始終保守清潔，不失天真，像孩子一般。大概尋常人，雖則不至犯法受刑，却也早就保不住他純潔的天真了。奧斯定是像我們一樣的。在沒有修成聖德以前，他也屬於常人一類，他所犯的罪，是大概人所常犯的——好女色，愛名利。可是他終究能改過遷善，脫離了罪惡，然而他能這樣，也必經過了努力奮鬥，才能做到。我們從他奮鬥的經過，知道他的人性，是怎樣根深蒂

固，便和他更近一步了。因為我們自己——至少是我們中不像專喜歡淫樂的下等動物一樣，度着生活的——我們自己，都是爲了要去掉那精神上給原罪留下的瘡疤，求達到奧斯定已經走到的崇高的境界，才去努力奮鬥的受造物。他成功了，我們却還沒有，可是我們既然知道他起先時候的境況，和我們多麼相仿，便不妨希望着將來也可以像他一樣得到勝利。我們想起了他已經獲得的勝利，便得了安慰，因此，我們愛慕他的心情，也就增加了。再則，我們也知道奧斯定改過以後，他以前的惡性根，還常常纏繞着，或者，至少要過許多時間，才得斬絕；可是這惡性根却不能妨害他的聖德，這一層使我們在修德立功的行程上，增加了勇氣，因此向慕他的心情，也就更爲誠懇了。

他教我們知道改過遷善，並不是剝奪我們所有的慣性，却是變

化我們的氣質把，他們提高改善罷了他的表樣多，麼夠使我們鼓舞興起呵！奧斯定歸化以後，他的肉慾，便變成了渴慕靈魂上福樂的熱戀；他那快樂的願望，變成了在天主聖智中的安息；他本來愛着個人，却變得博愛着眾人；他本來是驕矜自負的，却變得專求肖似天主，和天主結合，做成光榮天主的一個纖微原子，他從罪惡的毒汁中，蒸餾出善功的補劑，爲甚麼我們做不到呢？

把我們和奧斯定相提並論，當然是僭妄的，但是把這位聖人做模範，努力去效法他，却是我們的本分。假使他有幾處和我們相仿，却有許多地方，是我們萬萬不及的，不但因着他聖德高超，也因他才智卓絕，聖德和才學是不相關的，有聖德的人，不妨沒有才學，像若瑟戈伯底諾（Joseph of Copertino）和本篤拉伯爾（Benedict Labre）便證明聖

德和愚蒙可以並立，即使缺乏智慧，也是無妨。在天主眼中，才智和學識並不是罪過，但是只有才學還不夠。可是幾時我們看見一個聖人，有了各樣聖德，還有無涯岸的才智，是個十全十美的人物，那麼我們——至少我們文人——便不由得要安排着一片至誠心，向他表示了敬愛，又向他貢獻仰慕的衷忱。

大概人不過是殘缺不全的廢物，只有人們的幾部份罷了。這種人伊謀遜 (Emerson) 叫他「畫中人」向來抱着悲觀主義的吉格茄 (Kierkegaard) 一次忽然奇怪地樂觀起來，說這樣的人要有兩個才合成一個。依斯本 (Isben) 說得更透切，他說：「我只看見肚皮，一個頭和兩只手，在世界上算不得是個甚麼人。」勒南論理想中的完人，曾寫着道：「純全的人，該同時是個詩人，哲學家，學者，和有德的人，而且該

終身一樣，總而言之，人類一切的德性，都在他一人身上集合，像在人類本體一樣。『奧斯定便是這樣一個完滿，純全，稀有的人，而且還不止如此咧。因為在人類所有一切的德性以外，他還加上了聖德超性的印章。在文藝復興時代的萊奧那陶（Leonardo）的確是個多才多藝的曠代奇才，他一身兼做着科學家，畫家，工程師，詩人，建築師，和雕刻師。我們很可以欽佩他的才能，可是在他種種的德性中，却缺着形上的思想，純全的道德，神秘的感覺，和那人生傑出的表率。

在奧斯定身上，甚麼也不缺着，他是個全人，是個應有盡有的人，一點缺憾也沒有。他不但是一個人，也是一個超人，熟諳着天主事理。這不是因為奧斯定是個詩人，演說家，心理學家，哲學家，神學家，和神秘者，却是因為他能把所有使大多數發生困難，錯誤，衝突的，一切互

相矛盾的心情，集合在他一人身上，却又能調和勻合，研究出一種更高妙的真理。

他先做過一個罪人，後來成了聖人，先是一個教授，後來做了司牧，做了隱修士，却同時又做着執行人，執行着主教職務。他是個詩人，却又是個理論家；專究理學，却又不脫玄幻；崇拜傳授，却又主張革新；他是個修詞家，却又是個演說家，有時候像蘇格拉底（Socrates）把一個字分解出許多意義，有時候却像賓大（Pindar）離開了本題，還滔滔不絕地講去。有時候他痛罵富貴，咀咒財產，好像是個無政府黨，一會兒却又誥誠信友們要尊重各樣的政府，便是最壞的政府，也該服從。他從靈魂上向着天主的鼓舞，去尋求心神的快樂，却又極重視聖教會的權力和需要，甚至宣稱他信仰聖經，是因聖教會命着他這樣，

他信仰聖教會，却不是因聖經給他做了憑證。他是一個認人類是「被擯或是被棄的眾生」的悲觀者，却又很樂觀地講身後的福樂，是人的真宗向，還宣稱如果人知道尋求這和天主一般見解的福樂，這種福樂不是求不到的。他極口伸說要懂得信德道理，少不來要有理智，同時却又認只要有信德，便不難了解信德道理。他在著作中詳細講論人的自主權却又闡發他「前定」和聖寵的道理，來訕笑大多數人。有時候他和律師一般斤斤爭辯，却又忽然出了神，講起那神秘不可思議的事情來了。他爲他的仇人們代禱，又要把異端派人懲責。在他的心情中，忽而遺世絕塵，忽而抒情示志；忽而論理，忽而言仁，却總彼此相輔相成，不會發生衝突。

便在公教信友中，也許只有他一個，能融化一身兼有的各種德

性這些德性，雖則看來似乎是互相矛盾的，可是爲要獲得對於世俗的十足經驗，對於宇宙的充份思想，對於人類的充分鑒別，對於天主的充分救靈，却也是少不得的。偏狹的識見，免不來要有錯誤，做事難見功效。專憑理想的人不過記着些死書，憑空臆度，實行起來，便毫無依據，人情事理不能融會貫通。一個人只憑明悟，竟還不能會悟。心地忠厚的人，往往失於鑒別；只憑直接感覺，也許有時候能神奇變化，洞見精微，但是終究要懷疑不決，或是因着自負的緣故，誤入歧途。要是只重外表，專講形式，只重規律的文字，不免要變得拘泥固執，或是和法列塞我人一般，如果只信任着自己和個人的經驗，結果也要變得像路德一樣。一個人只受着一種信情的宰制，趨向了極端，總是危險的；各種極端的心情，要是能互相合作，便獲益不淺了。

在奧斯定的心情中，却有這種神奇靈異的合作。在他的身上，那矛盾的情緒，便是那最顯見的極端矛盾，並沒有消滅，且不但沒有消滅，却滋長萌芽，發育完備。一株樹沒有皮是不能活的，可是全是皮，也必不能生活。那赤裸蟠曲，藏在地下的樹根，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和那曝露在空氣和日光中的枝葉花朵，完全相反，可是不憑着根部的作用，花葉必然不會繁榮，然而那根部自身，却依舊是幾條枯木咧。

對於聖教會也是一樣，沒有那愛情和默啟的活火，這蔭庇着我們的大聖殿，就永遠不會造成。如果這大聖殿總不造成，那火燄受了狂風的掃蕩，也許就要熄滅。可是假使我們只看重那大廈中的許多環拱，廊柱，讓那原來的火燄熄滅，這聖堂便要只成一種毫無生氣的建築物了。一個人只看見一方面，便不免要有錯誤；重視那少不來的

兩重性，却不難獲得真理。解決得一半，是平凡的，要是推論到了極端到了一切的極端，便達到了融會貫通的境界，這不是折中，却是透達。奧斯定所以能做成聖教會中最是公教化，就是說最普遍的博學聖師，正是因着他精神上有了這許多複雜的心情，却又能把那最歧異的融和集合着的緣故。

在他的明悟中，矛盾的心情，並沒有發生着自相衝突的思想。也不妨礙他外表的調和並立，却從他們的絕對並存，和殊途同歸中，推敲出真理來。奧斯定才智的一個秘密，可以從下列的事實中看出來：他的本性，容留着各樣極端的見解，却不只讓一種極端的見解拘束着他，還逼着他們通力合作，推求出一種透闢的真理。

凡是過於偏向一面的道理，奧斯定總必反對。歐立根倡論一眾

人都要獲救，他却執定「前定」的道理，說不多幾個是天主特選的；貝拉齊差不多完全憑着人的自由意志講，他却詳論着聖寵的奧妙；約維霽 (Jovinian) 生在路德前十一世紀，相信只要信仰，無需功勞，他却宣稱實行愛德工夫的必要；摩尼教人以為惡是攻不破的，他却堅持着這世界在初創時候是好的；陶那多派自誇只有他們是聖善的，他却暢論人類分歸到兩個領域，包羅着義人和罪人，要同住在一起直到世界末日。他一生主張完整的真理，總不喜歡張皇誇大，更不願意斟酌調停。

那「前定」的道理，是奧斯定派理論中，受人攻擊得最厲害的一端。這一端道理，似乎把天主的恩寵和人的自主權放到互相抵觸不能解決的地位上去，破壞了通常哲學上的定理。但是我們該記着

奧斯定是在講論神秘奧妙的事情，而且是高深莫測的神秘事理。假定人人都要得到有效的恩寵，就是救贖的大恩，就要限制着天主的全能了，如果否認人人能獲得應得的賞報，就要限制着人類天賦的自主權了，奧斯定即使不想求得這種神秘事理的解釋，至少總想懂得他的奧妙，便不得不借重各種方式。這種方式，有時候依着我們平常的理解，覺得有些難懂，更壞的是反而因此認出了他的錯誤。但是我們要是記清了他思想的全部程序，不像一般異端派人一樣，把他的任何一節脫略去了，或是張皇誇大了，便看得出他全部的理論，却是一脈貫通，有條不紊，他措詞的奇特，果然含着精微的思想，却也是明白曉暢，扼要準確的。

比方關於「前定」的道理，我們該記得奧斯定確實深覺着人

和天主間相隔着極遼遠的距離。天主造人，人可以和天主重新結合，但是人必須在和天主復合以後，才能完全懂得天主的性體，去探測這懂不來的奧妙。如今無論異端派人怎樣自誇，我們只能認定人不是天主，不能懂得天主的奧妙，在人的心目中看來，似乎受着種種的限制是不公平的，可是在天主眼裏看來，也許是一種更高妙的公義，人的傲惡，已被那全能天主所給與他的第二位聖子耶穌無可比擬的謙遜表樣打倒了。這樣看來，這「前定」的道理，許多人以為是相反天主全善的，未嘗不是天主仁慈更進一層的表證咧。依奧斯定說來，人當孜孜向善的時候，是最可以自由的。他認定真正的自主，不在能任意爲善作惡，却在可以自由去惡從善。他問道：「自由意志，什麼時候，比在不能用以犯罪的時候，還要自由呢？」天主是願意人人向

善的人，在孜孜向善的時候，天主就賜給他聖寵來扶佑他，因此更增進了那依着上面講明的人類自主權，比方仁愛工夫，愛好修成，和嫉恨罪惡的心情，總是一天大似一天。天主越是在感動一個人的心，引導他趨向義德，越是使他有更大的真正自主權。

這樣看來，所有可以用作攻擊奧斯定的依據的，不過是他精思奧旨的結晶罷了，一般人所指斥的，就是奧斯定偉大人格的本體。假使有人斷章取義，只執着他道理的一端，不顧到其餘的理論，因此陷入迷途，這不是奧斯定的過處。凡是高妙卓越的事物，總是含着危險性的。我記得一個英國人曾經說過一句話：「不能妄用的東西，在實用上一定沒有多大價值。」拉斐賴 (Rablais) 採用奧斯定派的方式，*„Dilige et quod vis fac“* 在他戴來默 (Theleire) 修院裏，把「做你們所願

做的「一句話做了院訓。但是我們一看便看出這梅籐 (Mendon) 的院長，把原文竄改過了，竟刪去了那最重要的一個字——愛 (Dilige) 我們讀了他的院訓，好像奧斯定變成了伊壁鳩魯派 (Epicureanism) 學說的，竟也是無政府主義的鼻祖了。奧斯定本來的意思，是說一個人在實修愛天主德行的時候，他可以隨意做去，因為他有了無上的真理，和聖善的愛德，便不會發生錯誤。奧斯定這句話，和我國的老古話「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相仿，却絲毫沒有贊同班納其 (Panurge) 一般人所主張的唯物主義的意思。

比方路德關於信德的能力和，和基利斯督的功勳，是依着奧斯定的意見的，却把他關於愛德功夫，和我們努力救己靈魂的本分一層，所有一切的諄諄誥誡完全忽視了。他覺得自己弄錯了，却說是奧斯

定和聖保祿宗徒誤了他。賈爾文 (Calvin) 和陽森把奧斯定對於「前定」道理全部觀念的原文割裂了，刪削了他對於人類自由意志的論斷，貿貿然倡導謬理，妄稱根據着這聖教正宗聖師的理論。奧斯定固然教訓我們該愛慕天主，蔑棄自己，可是他的本意在教我們聽憑天主仁慈的安排，並非是一味消極，完全不活動的意思；他還教訓我們，祈禱要有善功相輔。怎可以誣他是清靜無爲的祖師呢？

恰如聖保祿宗徒所說過的，異端左道，是免不來的，奧斯定一生攻斥異端，四十多年不曾稍懈，要是異端派中有人利用他來巧立邪說，我們必然可以在這種流弊中，看出他偉大人格的一個新證據。

奧斯定所以成了一個大著作家，和一個大思想家的原因，是在他思想和行爲一致，對於他所發的言論，都有深切的感覺。對於奧斯

定個人，天主不是一個可以確認的意像，却是一個使人欣慰的實有；真理不只是一樣該學習的東西，却是一種急乎要取得的寶藏，是他日用糧的一部，天主教義不只是各樣道理的府庫，却是一個該完全遵循着的人生的標準。他憑着自己去探討各種最玄妙的難題，把講論天主事理做他生活的一部，把純潔的思想，在他的「心爐」中熔化，神遊在理想的境界中，任意翱翔，却總乘着愛火的羽翼。在他睛和的；普接性的下面，常潛伏着一種個性的辯難的轍迹，一個自傳的影子。在描寫基利斯督人神兩性合一的時候，他用着人類靈魂肉身的結合來做個譬喻；闡發天主三位一體的道理，便引靈魂內部的三性 *esse, nosse, velle*，來做個例子。因着他所有個人內心的實驗，和他劇烈的好動，（雖然他也有許多沈默的時候）我們可以稱他是西方第

一個奇人，是第一個近代人物。許多人以為貝屈拉克（Petrarch）當得這種稱號，其實不過是奧斯定的弟子，是他的門徒罷了。

奧斯定固然是個大思想家，大神學家，可是在他身上最重要的德性，却在愛慕天主，還教天主有人愛着。往往在和人辯論得最劇烈，最棘手的時候，假使他忽然想着天主，他的手便瑟瑟抖起來，一時愛主情深，心神超拔，不由得要渾身顫動，抖個不住。在虔誠恭敬天主的時候，他總是小心翼翼，不敢稍有差遲；他卓越的明悟，使他見得到天主的無窮尊貴威嚴，無窮仁慈，無窮美善。別的人須要有聖像，有禮節規程，奧斯定却不必；他有極大的想像力，看精神和形式一般。

他並不把他的思想，做成一種規定的，專門的方式——這是為那班苟且偷安的，和腦筋簡單的人們設下的圈套——也不把他的見解，

做成一種策略的，和正式的模式。凡是他知道是屬於本派，就是自己的道理，從沒有當作基利斯督的道理對人宣講過。他常常講人生重要的幾件事情，和天主教義中神聖的各節，似乎講得果然不多，可是這一些，就包括着無窮奧妙，只消這一些，已值得教人考究，教人愛戴，垂訓萬年了。

我們和奧斯定相隔着一千幾百年，只能遙遙想望他了。我們從遠處看他，因着年代的遞進，覺得他聖德巍巍，從他立入聖品，從他的弟子們，門徒們，和一班詮註批評他著作的人們，知道一些大概情形；他給我們一個感想，就是他是當代智識界的元首，精思奧理的神火，穿着主教制服站立着的一個聖教會的聖師。但是假使我們走近他，讀讀他的講道集，和函牘，便可以在他的偉大人格以外，發見他精神

上的幽獨，和他愁悶的胸懷。

我們不可以受了那班寫信給他或是向他陳訴的人們矇蔽；他不過總是非洲地方一個小城市的主教，是一省裏的一個重要人物罷了。這個人物，我們看來，好像是第五世紀中聖教會裏一顆最有光輝的明星，却在一個四等教區裏度了三十五年的生活，和一班愚昧的，多煩的，和粗俗的民眾奮鬥着，他們也許愛戴着他，却不能了解他。加笈日人很欽佩他，好幾次遇到了困難，便求他想法解決。但是仰慕他的人們，沒有一個想到他在希波情境，比放逐稍爲好一點，該替他設法援救。他和羅馬不很交接。聖日羅尼莫教宗，想不理會他；一般高爾的神學家起來反對他，愛克拉農的儒略很高興把他的作品分裂開來吹毛求疵，加上許多惡意的譏評。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在活着的

時候沒有受着應得的尊敬，倒是許多不如他的人，反受了過分的榮譽和讚頌。老鷹爲雞鴨做犧牲，爲了孔雀的利益關在籠子裏，這裏我們又見了這樣的情境。

這樣一個好動的人，爲依從民衆的意志，被囚在一個小城市裏關了三十多年，從沒有想逃走過，真是極不容易哪。我們覺得希波人把他留住在那裏，諒必完全是出於無心，却無異屈他度着比較隔離的生活。他出身是不屬於司鐸和修士的階級的。在神職班中的人們看來，他已往時代的兩種情境，信仰過摩尼教和做過文學教授，還做着他們反對他的資料，好像一個向着圻人黨 (Freemasonry) 會員的詩人，一朝歸化，做成了司鐸一樣。聖教會歡迎他來歸，有了機會，還要好好利用他的才學，但是在這羊棧裏活得老了的羊，對他總有

些放心不下，似乎料得定這個新朋友要鬧出事來，要像秩序整齊的社會上防好流氓一樣防着他。所以奧斯定始終單獨奮鬥着，往往單槍匹馬在戰場上馳驅衝突，不顧舊時的成法，雖然他事事尊重着那住在羅馬的總司令官的命令，却總不會升級遷擢。這樣，而且還要更大的代價，才買到了卓異的資格。

一切的事情同到齊來，使他的憂悶深了一層。在他環境的人們，不能了解他的思想，却天天來搾取他的腦力，要求他講解援助，教訓衛護。他天天要照料他那小的却是多囉唆的羊群，遇到了事情，又不能和衷共濟，便常覺得心分意亂，神形疲憊。當代的一般名儒碩彥很想和他面談討論，但是大概都是遠在海外，奧斯定四十多年不會一次離開過非洲，便沒有和他們聚首的機會。那麼除了天主，還有誰去

安慰他呢？要不是創造他，用他的精神來作證自己的權力的天主，還有誰能了解他，對於一生好動不息備受困苦的心神表示憐愛呢？因着這種種的環境，他那最自然的藝術的形式，便是自語一種。那懺悔錄實在是他在天主面前熱切的自語啊。

只有年代給了奧斯定應受的愛戴；他偉大的人格要等到死了以後，才認得出，懂得明白，到如今這位偉大人物越顯得光明燦爛了。在基利斯督信友們的心中，和在聖教會裏，他的第二個生命還沒有終止，而且也是不會終止的。

奧斯定的才智，把那詩人方濟各湯姆生

下列夢境中的靈蹟，在我們心裏顯出他的作用來了：

「噢，看不見的世界，我們看見你了，

噢，接觸不到的世界，我們觸着你了，

噢，懂不來的世界，我們理會你了，

了解不來的，我們抓着你了，」

他做着一隻飛上九霄雲外的鷹，同時又做着一條潛游海底的魚，把我提到了銀河星漢的境界，又領我們到萬丈深潭的底下。因着他的智能，我們被引上從幾個眼孔裏，可以約畧看見那最難透澈的神秘奧妙的東西，他愛情熱烈的心，經過這許多年代以後，還達到人的心，使這個心和他自己的心一致跳動着。一霎時間我們忘了這聖寵的聖師，只當他是個仁愛的聖師了。在他的身上，我們認出他，但是個神學的建築師，哲學的鉅子，却也是一個和我們相仿的弟兄，和我們一樣受過苦，犯過罪，是一個梯升過那「永福城」的城牆的

聖奧斯定傳 ... 第二十九章 偉大人格 三〇二

聖人，坐在天主腳下和天主重新結合，直到無窮永世。

聖奧斯定傳終



上海徐家匯光啟社出版 || 光啟雜錄：



173-3	804-3	431	808-2	93-3	111	734	173-2	141-2	808-1
教育通牒	社會律	庇護第十一避靜通牒	教皇良十三勞工通牒	天主教適合人性	慈善事業概畧	八十年江南傳教史	家庭教育簡編	人生觀	今日社會的問題
<hr/>									
62	188	84-3	126	173-4	125	141-3	806-6	806-11	
聖奧斯定傳	死說	康莊	宗教辨惑說之辨惑	教育問答	分辨教會教產教士	人生三大問題	非非基督教	婦女問題雜評	

SECRET

10/1/54

SECRET